

深仇記

高橋竹野



深 仇 記

苗 培 时 著
秦 耘 生 插 图

•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•

787×1092 1/32 6 8/8印张 107千字

1964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,000 定价(5)0.45元



兄弟母往新女烟
討板每到渡日唯
息心肯却親生女
地主修遠利息錢

60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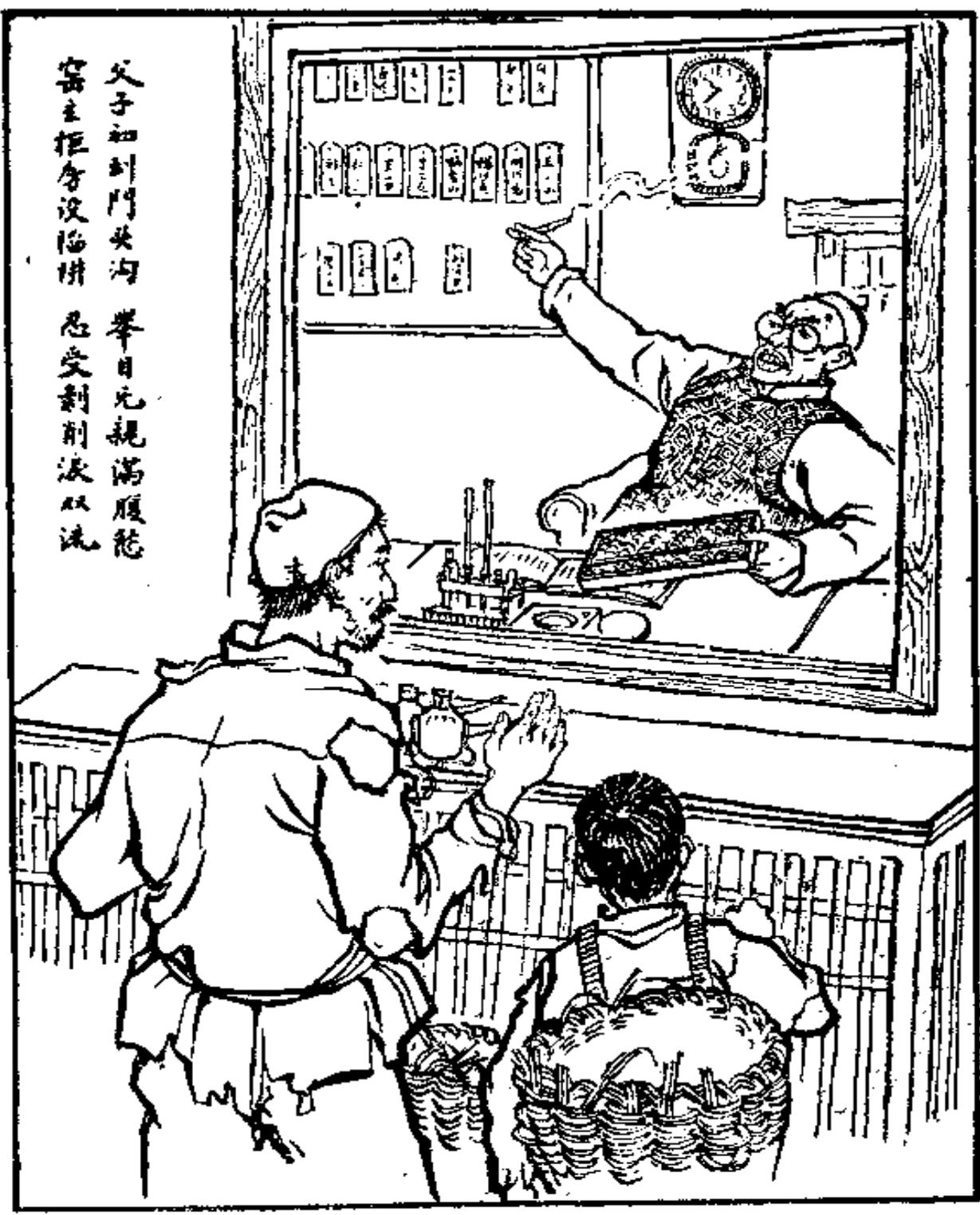


荒山夏夜起風云
洪水滔天雨傾盆
空山牧牛初遇險
掙扎懸崖百丈深

離叔鄉
慈母斷肝腸
啼夫多保重
泣別大路旁



父子初到門外溝 舉目元親滿腹愁
客主拒舍沒臨州 忍受到刑淚双流



汝漢則屢亂屍橫
惡狗吃人兩眼紅
人間恨事千千万
未見活人噴畜生



宝山窮
途遇良
朋級情
感勝年
乞母揮
淚化往
事恨深
仇記心
中





山东好汉
大义凛然
横扫佳寇
血溅龙烟



万众结盟力量无穷
赤心暴动死里求生



白石橫道日寇焚
老父慘死斷信音
姊妹相逢荒山下
哭落殘陽天地昏

日寇黑山虎狼一般
宝山雪耻挥动铁拳



工人气魄大
那天不俱
严刑不
惟宝山公
老翁与故胆
宁为玉碎不
瓦全



过去当牛
又做马今天
翻身做主人
宝山被选成
模范矿山建
设日日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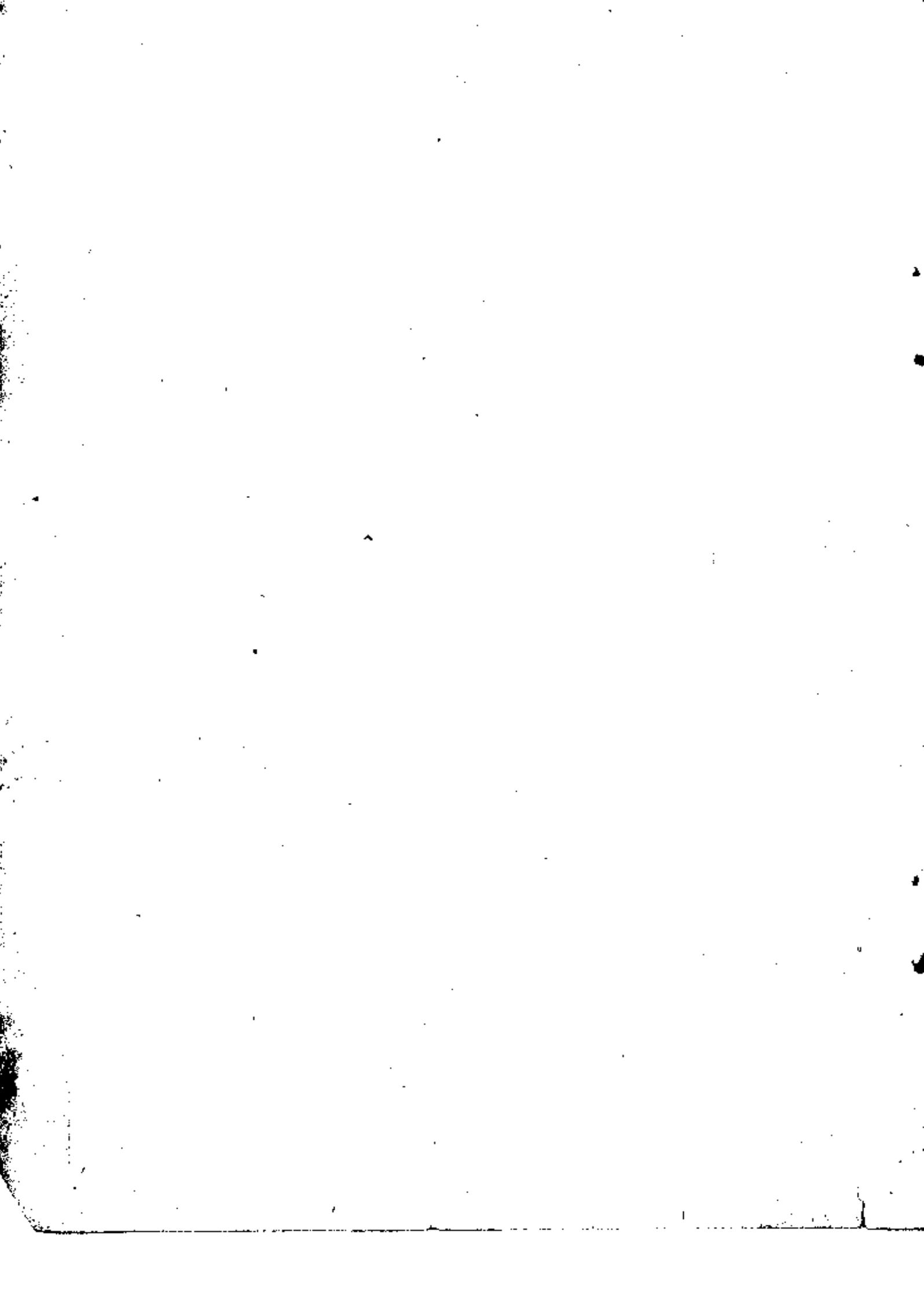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黑心賊圖謀說鬼話
紅臉漢被迫上魚鉤 5
- 第 二 回 大雪飄賣掉掌上珠
北風吼拋却心头肉 14
- 第 三 回 老牧人洞悉豺狼性
小牛倌險遭風雨災 22
- 第 四 回 惡地主惡意昧天良
好兒童好心受欺侮 30
- 第 五 回 存心賴賤胡攪蠻纏
無計求生離鄉背井 39
- 第 六 回 門头沟父子下煤窰
十亩地柜房設陷阱 45

- 第七回 楊得益 窮途逢故友 常有福 末路得良朋53
- 第八回 講友愛 稚子結新交 說家史 慈母忆往事 61
- 第九回 謀活路 被騙走 受欺凌 拚死杀 烟日寇 69
- 第十回 高鬼窟 方成脫 迸魔窟 又作入籠 魚鳥 77
- 第十一回 逞善性 残忍杀 結同盟 联絡众 胞兄弟 86
- 第十二回 鬧暴动 工人洒 遭橫禍 日寇袭 血碧石 94
- 第十三回 染重病 叔侄吃 寻严亲 姐妹拉 草阳残106
- 第十四回 精气尽 惨死山 道路絕 重入地 神廟門116
- 第十五回 灭人性 窖天杀 重友情 冰埋病 人友摯125

第十六回	走投无路 絕路逢生 詭計多端 極端作惡134
第十七回	孙把头逼工 施淫威 楊宝山 雪耻 强盜142
第十八回	訪同乡 受难 築中 营 作奴 隶 被 押 井 陘 矿150
第十九回	显本領 井下 馴恶 畜 寻嫌 隙 人 前 丢 奇 丑158
第二十回	明灯指路 工人 觉醒 全国解放 旭日 升天166
第二十一回	庆翻身 光荣 当模 范 重安 全 下 井 查 隐 患174
第二十二回	老煤 糖亲 身細 勤探 新社 会 母 子 大 团 圓182



第一回 黑心賊圖謀說鬼話 紅臉漢被迫上魚鉤

話說京西門頭溝煤礦，有位老礦工，叫楊寶山。老家住河北省涞源縣燕窩村。他爸爸名叫楊得益，他媽媽郭氏。楊寶山從十歲起，就離開老家，來到門頭溝當礦工，現年四十四歲，計算起來，差不多已經當了三十多年的礦工了。提起他在舊社會所經歷的往事，真是除了血就是淚，除了仇就是恨，就好像踩在刀子山上，跳在滾油鍋里過日子。他在那舊社會遭受的剝削壓榨，殘酷迫害，十天八夜也說不完。他那滿肚子的苦水，吐出來，可以灌滿井，流成河，匯聚成一片汪洋苦海。底下便是楊寶山的家史。正是：

昔時曾受苦中苦，今日方知甜上甜；
階級深仇須牢記，莫將往事當雲烟。

且說楊寶山的家，從祖輩起，就是窮透了底兒的老貧農。他爸爸楊得益，從他爺爺手里，承受了兩間夏天房頂漏雨、冬天四壁透風的破草房。三畝兔子不屙屎，老鷹不尿尿的山坡地。楊得益因為家里窮，年紀都三十五六了，還打着光棍，沒有結婚。這時，有一位走百家門，吃百家飯，專門依

靠說瞎話騙人的媒人，看見楊得益這些年，成年累月的下死力勞動，家里存下了一點糧食，手里攢下了幾個錢，就跑去跟楊得益說：“老益呀，你這麼大歲數了，可該尋個看家的人了。”楊得益說：“該尋是該尋了，可誰家的閨女，願意嫁給咱這窮漢，跟着咱活受一輩子的罪呢。”媒人說：“我在外村，早給你看中一個大閨女，只要你肯出些錢，我保險給你說了來。”在那盛行買賣婚姻的舊社會，楊得益要想尋老婆，又有什麼法，只好滿口答應了媒人提出的條件。

楊寶山的外祖郭家，也是一戶貧農。郭氏長得身強力壯，粗手大腳，也是一位從小就下地勞動的好閨女。那媒人來到郭家，騙郭家說，楊得益和郭氏兩人，是天定良緣，年歲相當。楊家又上無公婆，下無兄弟。家境也很風光：有房有地，有錢有糧。郭氏嫁過去，保險一輩子吃不愁，穿不愁。郭家住的村莊，離燕窩村好幾十里，俗語說：“三里如隔天，彼此相問難”，郭家哪能摸清楊家的底，就相信了媒人的花言巧語，答應將郭氏嫁給楊得益了。

楊得益為了娶郭氏過門，把那兩間破草房，粉刷了粉刷，買了一領新席子鋪土炕，還做了一床新棉被。再加上給媒人送彩禮，煩請鄉親們幫忙辦事，吃酒……就這樣，楊得益把他多少年來積存下來的這一點糧食和錢財，都花了個光光光還不夠。沒法兒，又借了十幾元錢的債，才把郭氏娶過來了。就這十幾元錢的債，到後來，楊得益給那債主家，直直的打了六七年短工，才算還清了。

郭氏和楊得益成親後，她就知道了，楊家的日子，是窮

透了底儿的，哪里像媒人說的吃穿不愁呢？楊得益的年岁，比她大十七八岁，哪里像媒人說的年岁相当呢？郭氏虽說受了媒人的騙，可是穷人們却心連着心！郭氏見楊得益是誠誠实实，忠厚善良的庄稼人，也就安心跟着楊得益过起苦日月来。

楊得益和郭氏結婚后，一連生了几个孩子，日子也就越来越苦。到了楊宝山八岁那年，全家就有楊得益，郭氏，楊宝山的一个姐姐，两个弟弟，两个妹妹等大小八口人了。他家那三亩山坡地，一年打的粮食，只能够全家混个秋飽。每到夏天，日子还好过些；一来楊得益可以趁着秋忙，給別人打打短工，掙上一升三合的粮食，貼补家里吃用；二来全家大小，也可以挖些野菜，捋些树叶，来当飯充飢。一到冬天，日子可就难熬了。他家唯一的活路，就是上山打柴。說起这冬天上山打柴，又艰苦又危險，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活儿。原来临村近处的山，柴少人多，已被大家打个精光。到了冬天，要想打柴，就得到那很远很高的山上去打。那山越高，风越大，气候越冷，哪能不把打柴人冻得手脚麻木？爬悬崖，走峭壁，窜沟跳澗，附树攀藤，万一不慎，蹬滑了石头，泡了坡，就是不粉身碎骨，也得常常被摔断胳膊碰伤大腿啊。楊宝山每次跟楊得益上山打柴，都是天刚过半夜，鸡不叫就走。动身前，郭氏給他們熬点糠菜粥喝，再带上两个糠蛋蛋当午飯。他們吃的不飽，爬山越岭，打上一天柴，还得再担到二三十里远的集市上去卖。每次等到天黑回家来，他們都是累餓得两腿打晃，渾身酸軟，滿眼冒金星啊。

这一年冷得早，旧历十月底，大雪就封了山；山不能上了，柴不能打了，楊得益千愁万苦，也想不出半点謀生的法儿，叹了口气說：“为了活着，也顧不得丢人了。宝山，走！咱爷俩要飯去。”楊宝山摇摇头說：“您去吧，我不去。”楊得益說：“你不怕餓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挨着家門，叫爷爷奶奶的，够多么寒愴。”郭氏也不乐意楊宝山去要飯，便也跟楊得益說：“孩子还这么小，就去要飯，什么时候要到老啊。餓就餓死吧。我可不能讓孩子从小就現这个眼。”郭氏說着就哭了。

楊得益見郭氏不同意他叫楊宝山去要飯，自己便挎起籃子走了。他要了一天，到天色大黑才回来。楊宝山的弟弟和妹妹，已經一天沒吃东西了。他們見楊得益一回来，就围了上去，爭吵着要吃的。楊得益脸色冻得青紫，胡子上挂着冰碴。他把那籃子往地下一放，說：“孩子！爸爸对不起你們，你們投錯了胎了。”他使用两手捂起脸来哭了。楊宝山搖着楊得益的胳膊說：“爸爸！爸爸！您別哭。我可不餓呀。”郭氏拿过那籃子一看，里面只有两小团酸豆腐渣。

那日子实在一天也熬不过去了。楊得益和郭氏商量說：“要想逃活命，只好咬咬牙向地主借点利息錢。”郭氏說：“地主正盼人不死，你借下他的閻王債，将来可怎么还？”楊得益說：“过一时，算一时，救孩子活命要紧哪。”正是：

閻王債是捆人繩，不借全家怎过冬？

只要眼前能活命，哪管将来跳火坑。

却說这燕窝村,虽是个只有三四十戶人家的小山村,却有一家大恶霸地主,姓史名讓。这史家,霸占了全村一半以上的土地,約有三百余亩。他家养了六头骡子,四头牛,六百多只羊,还有两大把儿駱駝。常年雇用长工四五个人,到了夏秋农忙时,全村的穷人,差不多都得給他当短工。史家是家大业大势力大,村长保长都是他家的人。史讓对于村里穷人的压榨剝削,真是敲骨吸髓,吃油喝血。提起他来,人人咬牙,个个切齿。大家因为他不杀穷人不富,一根汗毛也不拔,遂給他起了个外号,叫“一根毛”。

楊得益托人求情,从地主一根毛手里,借了二十元錢的高利債。說明年利五分。每年年終,还清利息一次,还不清的利息,再到本上,滾利折算。他买了些粮食,糠菜,全家算是对付着过了这一冬,沒有餓死。

春暖花开,楊得益正打算給他那三亩薄山坡地多上些粪土,他想:“今年,若遇上个风調雨順的好年景,秋天多打上个石儿八斗的粮食,到了冬天,全家也少受些苦难。”他哪里会想到,一根毛就在这时,却找到他家里来了,不容喘气,就硬逼着他把借的錢,連本带利立刻一起还清。楊得益說:“借时,咱們不是当面鑼,对面鼓,說得清清楚楚,每年年終,还清一次利息嗎?現在連半年都不到,怎么就硬逼着我還債呢?”一根毛冷笑了一声說:“話,虽然是这么說过,可是事情就不一定那么办。去年的老皇历,今年就看不得了。我現在等錢用,当然就要向你收回債款。”楊得益說:“我現在全家連吃飯都顧不住,吃了上頓,沒有下頓,我拿什么还您

的債？”一根毛輕輕地哼了一聲說：“唉，破家值萬貫，只要你想還，那還沒有辦法！”楊得益說：“要真能想出辦法來，誰又願意欠人家的呢？誰不知道，借債是初一，還債是十五，我再分有一點辦法，決不和您支吾一句，立刻就還清您，又何必多饒一面呢？”一根毛說：“你楊得益是個紅臉漢子，這層我知道。既是這麼說，我倒替你想好一個兩全其美的道道，既能讓你還了債，還能讓你痛痛快快地度過眼前的難關，怎樣？”楊得益說：“要是這樣，那敢情好了，恐怕不會有這樣的妙法兒吧。”一根毛微笑着說：“妙法兒有的是，我說出來恐怕你不定點頭。”楊得益毫不猶豫地說：“只要有這樣的妙法兒，我干麼不點頭呢？我楊得益從來不是那拖泥帶水的人！”一根毛把頭一晃說：“殺人的償命，欠債的還錢，這才不愧是個紅臉漢子！我的道道是這麼辦……”楊得益說：“您就干脆說吧。”一根毛說：“你不是有三畝山坡地嗎？要論這三畝地，除了石頭就是瓦塊，本不值幾個錢。要是往常你白送給我，我還嫌它累手呢，可是，我聽人說：你那三畝地，還有那麼一點風水，我倒可以把這地，從中買下二畝多，你看怎麼樣？”

楊得益聽罷，心里恍然大悟：這個老狐狸，原來打的是這個主意。他稍遲疑了一下，說：“你說旁的都可以，那三畝地是我家祖輩傳留下來的產業，不能從我手里把它禍害掉。”一根毛冷笑一聲，說：“你不賣，可以，我也不是非買它不行。那麼，你這紅臉漢子就還錢好了。”楊得益說：“話，已經說盡了，我現在沒有力量還您的債，咱們還是照着從前說

的：每年年終，还清您的利息。”一根毛說：“空口无凭，当初你我也沒立过什么字据。就算有那么一句話，可又有誰听見了呢？反正我現在要的是債，道道都給你出了，你不还債，就得把地給我！”他說到这里，又把口气一緩，接着說：“唉！無論怎么說，我們总是老乡亲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我也不能逼你太甚。既是你家祖产，我也不好强买。但为你着想，那你就押給我算了。”楊得益說：“押給你？你說怎么押法？”一根毛呲了呲牙，一笑，說：“只要你願意押，那好办。你不是借了我二十块錢嗎，把地押給我，算是还了本。利息多少，咱們結算一下，先放着。将来你手头什么时候富余了，能还我就还，不还也就算了。这地呢，押給我以后，还由你种，至于地租，旁人出多少，你也出多少。事情如果这样办了，咱們就一好換两好，你有困难，我还願意帮助你。俗語說：好过的年，歹过的春，今年春天这么长，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不大好过，你要用錢，我还可以再借給你点。”

楊得益听了这番話，蹲在地下一連气地抽着旱烟，心里七上八下，乱乱騰騰，前后左右寻思了一陣。他知道一根毛这个黑心賊，在这方圓左右是个出名的大恶霸，有时也說几句“仁义道德”的話，实际上是一肚子男盜女娼，吃人肉都不吐骨头。現在他既然把話說絕了，再哀求他，也不过是多饒上一面。况且在这种沒有太阳的年头，又能上哪里說理去？人家是地主，有錢有勢，就是你有一百万分的不願意，也得讓人家捏着鼻子牵着走。

一根毛見楊得益在那里悶着头儿一言不发，心里說：即或你是孙悟空能七十二变，料你也变不出什么高着来。遂又装出一副笑脸說：“老益呀，你不吭气，我也知道你答应了。好吧，等晚上，我找个中人来，咱們这事情就一言为定了。你还有什么話？”楊得益把烟袋往地下一摔，猛然站起来說：“好吧！”跟着他又往地下一蹲，拾起烟袋，一时怔在那里，这才是：

满腔憤怒无处訴，两眶热泪自家吞。

晚間，楊得益被逼无奈，将二亩多山坡地押到了一根毛史讓的名下。写了字，画了押，然后一根毛又从腰中掏出了十块銀元，往桌子上一放，說：“这不是，地押給我了，还由老益种着。租子，头一年我情願吃点亏，先按三七，明年咱們就按四六。这十块钱，算是我借給你度春荒，可是，閻王爷也不放白头債。你呢，也沒有什么再可抵押的东西。俗語說：‘一事不求二主’，干脆，索性再写张字，把你这两間破草房，也一起押給我算了。要办，咱們趁着中人在这儿，說办就办。你要含糊的話，这錢还是我的，房子还是你的。不过，真人不說假話，你欠我那利息錢，还是請你早点給我准备一下，省得到时候我来要，你手头不方便，倒显着我逼你了。”說罢，他冲着楊得益嘿嘿的笑了几声。楊得益心里也跟着打了几个冷战。

楊得益左思右想：不借吧，一家大小，春天又怎么能熬得过去？借吧，这明明又是一付毒葯。狠了狠心，把牙一

咬，地都成了人家的，这两間破房又能頂得了什么用？依就依了吧，身子都掉在井里了，耳朵还挂得住嗎？只要眼前活下去，管他将来怎么死！想到这里，把胯骨一拍，說：“押給你，可有个說的，你能答应，我就办！”一根毛說：“你有什么說的？”楊得益說：“房子押給你了，可是我还得住。”一根毛說：“房子本来就是人住的，你不住，別人也得住。現在，你就先住着好了。”于是，当面錢、字两交，楊得益又把房子押給了一根毛。

过了不多日子，一根毛翻脸无情，就攆楊得益搬家，他說，这房子另有用处，他要收房。楊得益質問他，說：“你亲口答应讓我住的，这才几天，就攆我走，你的舌头还有准嗎？我要知道你作事这样短，我宁可餓死，也絕不把房押給你！”一根毛說：“你說我短，我就是短。其实，写字那天，我就有言在先：房子就是人住的，你不住，別人也得住。現在既然別人要住，只好請你搬家了。”楊得益急起来說：“你讓我搬到哪儿去？”一根毛把脸一沉，說：“你爱搬到哪儿，就搬到那儿。我限你明天騰房，你要硬不騰，可別怨我伤了老乡亲的和气，我就派人来把你的东西扔出去！”說罢，轉身便走。楊得益趕着哀求他寬限几天。他把手一摆，說：“少費話！”竟連头也不回，揚長而去。正是：

从来地主昧天良，夺了土地再夺房。
不杀穷人心不死，毒如蛇蝎狠似狼。

第二回 大雪飄卖掉掌上珠 北风吼抛却心头肉

且說：楊得益被地主一根毛，从他那兩間破草房里攆出來，拉家帶口，可往哪里去呢？幸亏村子東頭，有一座破大院，里面有一間破車棚，多少年來，相傳那里曾吊死過人，那時人們都很迷信，誰也不願去住。俗語說得好，富怕鬼，窮怕水，楊得益被地主弄得房無一間，地無一壠，連命都顧不上了，還怕什麼凶不凶，鬼不鬼呢。全家將那間破車棚打扫了打扫，就搬了進去，這才算有了一個安身之處。

往年到了秋天，楊得益總還能從地里弄點糧食，混個秋飽。今年交了地主的租子，所剩無幾，就連秋飽也混不上了。挨過殘秋，進入冬季，日子實在是一天也撐不下去了。楊得益看着跟前的一群孩子，他想：難道大家就在一起餓死？能有活路的，就讓他們逃活命去。這時，正好有人來給楊寶山的二妹妹楊寶星說婆家。哪是說婆家呢？其實就是要買這個六歲的小姑娘，去做童養媳。楊得益前思後想，實在不忍心賣掉自己的親骨肉，便問他的老婆，說：“我想讓我們的寶星，逃活命去，你說說你的心思？”郭氏只說了一句：“你是要賣閨女不是？”就忍不住，痛哭起來。別看這小姑娘

只有六岁，倒很通情达理，了解他爹娘的痛处。她拉着媽媽的手說：“媽媽，我知道您疼我，您爱我，您舍不得我，可我願意走。你們卖了我，能够得点錢，买点粮食吃。将来我长大了，再回来看你們。”郭氏听了这话，一把将她摟在怀里，反而哭的更厉害了。

楊得益卖了二女儿，得了三十元，跟他老婆計劃着，添点棉衣，买些粮食，凑合着好熬过这一冬天。誰知就在他卖掉女儿的第三天，那根毛即聞风而来。一进门就笑容满面，向楊得益拱手笑道：“老益呀，你大喜啦，听说你的闺女有婆家了，你得了不少的彩礼，发了一笔財，你欠我的利息，这回咱们可以清賬了吧？我这个人的脾气就是这样，从来不好使人为难。你没办法时，我决不来找你。过去我帮过你的忙，现在你有办法了，也应该帮帮我的忙了。”說完，哈哈大笑一陣。

楊得益見一根毛忽然而至，心里早是一惊，又听了他这番話，不亚如一副“催命符”。他滿腔怒火，恨不得将一根毛捉将过来，恶狠狠地咬他几口，方解心头之恨。无奈：

既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

只得勉强陪笑說：“我哪里有什么喜事，哪里是聘闺女，又哪里有什么彩礼？我忍心卖掉了亲骨肉，得了一点錢，今年这一冬，我們全家都要依靠这点錢来活命。求您高抬貴手，讓我緩过这口气，来年开了春，如果我再还不了您，我情願給您去当长工頂債。”一根毛不动声色的說：“远水解不了近

渴，来年的事情，来年再说吧。大冬天的，你需用钱，我也需用钱，要不，我还不赶着来你家讨债呢。打开窗户说亮话吧，你现在手里既然有了钱，愿意还，也得还，不愿意还，也得还。好说好道地还了呢，咱们免伤和气，人在人情在；生逼硬扯地还了呢，咱们断了乡情，你也少出不了一个。背着抱着一般大，我劝你还是放明白点好。”他这一番毫不容情、又蛮不讲理的话，杨得益听了，尽力克制着心中的怒火，依然哀求他说：“您看看这一群吃嘴物。”他用手指着杨宝山兄弟姐妹们说：“您不可怜别的，就可怜可怜这一群孩子们吧。您容我拿这点救命钱，养活他们过了这个冬天，我们全家都会对您感恩不尽。”一根毛毫不动情的说：“我可怜他们，谁来可怜我？你欠我钱，就得还我钱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你磨牙。”杨得益也有点火起来说：“我把好话都说尽了，难道您一点情面也不留吗？”一根毛说：“什么情面？我只认钱不认人。今天你不还钱，休想过关！”杨得益气得满脸通红，浑身颤抖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好你个史让，你实在逼人太甚了。你是打算逼死我们这一家子啊。告诉你，就是我们穷人的命，比你们有钱人的命，再不值钱，我也不能把我全家这点活命钱，让你拿走，眼睁睁的让我的孩子们都饿死！”一根毛两只小眼睛一转，嘿嘿的狼笑了两声说：“噢！原来你想赖账？”杨得益说：“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杨得益什么时候赖过人家的账？”一根毛说：“那你还承认欠我的了。你既承认欠我的，”他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两声，说：“今天你就是死了，装进棺材，埋在地里，也得把你抽起来，还清我的账。”

楊得益揚聲說：“不錯，就算我欠你的。不過話也得看怎麼說。”一根毛一晃腦袋問：“你說怎麼說呢？”楊得益說：“不用我說，你心里也明白。我借你的錢，早就還清了。”一根毛瞪大了眼睛，跺着腳兒說：“你敢說還清了，好大的胆子啊。”楊得益說：“我問你，我家的地哪里去了？”一根毛說：“還了你借我那二十塊錢的債啦。”楊得益說：“着啊。那怎麼說還沒還清你呢？”一根毛說：“你裝什麼糊塗，我今天來，管你要的是利息錢。”楊得益說：“利息，利息，這是你們有錢人，黑了心，訛詐我們窮人的花招。再說你押我地時候，你也賣過人情，說過‘不還也就算了’。今天你好意思又來管我要利息錢，難道你黃口白牙說的話，連個屁也不值嗎？”宝山媽見楊得益和一根毛越說越頂，一根毛鼓着嘴，头上的青筋直跳，兩個小眼睛滿屋亂轉。看樣子兩個人再頂下去，一根毛會向楊得益撒狗瘋的。宝山媽恐怕他們真頂起來，楊得益要吃眼前虧，趕忙走上前去，強作笑臉，向一根毛深深的拜了兩拜，說：“求您別跟他一般見識。您看看，我眼前這一大群孩子，一個個餓得瘦的都像一根秫秸了。我挖了心頭肉，賣了閨女，想救全家逃個活命，您就看在這幫孩子的面上，積點陰德吧。”一根毛斜了宝山媽一眼，一擺手說：“去！後邊去！你一個臭婦道人家，我跟你說不着！”回頭他又問楊得益：“你到底打的什麼主意？把錢拿出來給我！不然，我可就不客氣了。”楊得益說：“今兒個，你就是逼死我，我也不能把賣閨女的錢，拿來還你那坑害人的利息！”一根毛冷笑一聲，說：“好哇！”

一根毛猛一步冲到前面，冷不防掀起楊得益家的炕席。因楊得益家四壁皆空，他早已猜到，楊得益那笔卖閨女的錢，若不放在身上，必定藏在炕席底下。他一掀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那笔錢正在炕头靠墙犄角那儿放着。他伸手就抓。楊得益急得紅了眼睛，喊了声：“別动！”正想扑过去用身子挡住，却沒提防一根毛猛然一脚，将他踢了一个大馬爬，摔暈过去，一时动弹不了了。一根毛趁这时，从炕上搶起錢，正要往外走。宝山媽急忙扯住一根毛的衣服，哭着叫道：“你不能这样欺負人哪！”一根毛用力一甩，将宝山媽搥出好几尺远。她站脚不住，一屁股坐在地下。宝山他們一群孩子，見爹媽被一根毛打得这样，都一齐呼爹喊媽的哭叫起来。一根毛用鼻子出着大气說：“哼！天生的賤骨头！給你热飯你不吃，偏他媽的吃冷飯，自找沒趣！看你这‘猪八戒照鏡子——里外不是人’！这回教訓教訓你，以后你就知道我姓史的是吃几碗飯的了。”說着，便大搖大摆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正是：

狼披羊皮充善良，有时伪装好心腸，
休想狼心能改变，豺狼毕竟是豺狼。

結果楊得益卖了閨女，全家也沒有吃上半頓飽飯，日子依然沒有办法，大人、小孩經常餓得癩了肚子藍了眼。楊得益万般无奈，只得又和宝山媽拉起孩子們去要飯。有时一天走遍十里八村，也难要到半口残湯剩飯。大点的孩子，懂得些事，还能稍稍忍飢受冻，听大人一点話，惟有他們那个

最小的四岁的闺女，被餓得整天哭鬧不休。后来就漸漸餓得奄奄待斃了。宝山媽眼望着这骨瘦如柴的小闺女，跟楊得益說：“孩子他爹，这闺女从生下来就没穿过一件衣服，沒吃过一頓飽飯，我看这回她要不行了。咱們眼看着她活活地餓死嗎？难道說老天爷就这样一点眼也不睜！孩子他爹，你想想办法，哪怕咱們就是把她送給人，讓她逃了活命吧！”楊得益听了，半天沒有說話，最后，他自言自語的說：“天哪！我有什么办法！”

次日，楊得益抱着他那个小闺女，走了几个村子，問了几十戶人家，有的还說了几句同情的話，有的連看一眼也不看，只說：“这年头，誰要这种賠錢貨！”就远远的躲开了。楊得益一連送了几天，把三五里左近的村庄几乎都走遍了，也沒有送出去。他实在沒有法儿好想了，才又和宝山媽說：“我看咱們附近，誰也不願意要这个闺女，我們索性把她放在大路边上，看看，她要是命呢，也許有过路的善心人，把她撿去；她要是沒命呢，餓死了，也就不能怨我們爹媽了。”宝山媽只得依着楊得益的主意，用一点破烂棉花，把那小闺女裹了裹。那闺女忽然睜开眼，有气无力的叫了一声“媽”，說：“您帶我到哪儿去呀？我餓！”說完又合上了眼睛。宝山媽將小闺女包好，用力地亲了亲她的脸蛋，两眼泪如泉涌，磨磨道道地說：“我的心肝，你別怨媽心狠，你要怨財主心凶。你留在咱家里是条死路，媽打发你走，是讓你去逃生。你走后，媽再見到你，只能在梦里相逢。”說罢，給那小闺女挽了挽头发，抹了抹脸儿，双手抱給楊得益，說：“你把她帶

走吧。”这时，楊宝山見他爹媽要将小妹妹送走，便一头扎到他媽的怀里說：“媽呀！您可別卖我小妹妹了，她离开您，够多想您哪？她怎么哭，咱們也听不見了。”宝山媽将宝山摟在怀里，两眼直勾勾地連眼泪也哭干了。

楊得益輕輕地将小閨女放在筐子里，背起来，一面往外走，一面說：“孩子他媽，我走了。”

一时，楊得益来到大道的十字路口，将筐子放在地边上，看看閨女依然合着眼睛。他說：“孩子，你睜开眼睛，看看爸爸，等一会你再也見不着爸爸了。”他連說了两声，那閨女的眼睛稍稍地閃了一下，又合上了。楊得益心如刀絞，跺了跺脚，轉身往回走去。走了一程，他忽然停住，又回头奔那筐子跑来，又看了多时，于是就躲在一个洼地的背身处，想要看看到底有什么人，把他的閨女撿去。

太阳快要落山时，有两个像是从山西赶着驢子来的人，經過十字路口，一眼看見地边上那个筐子，其中一人过去看了看，回头对另一人說：“这里边装着一个小孩，眼睛不睜，可还有气儿，看样子，一定是誰家养活不了了，有意扔在这里让人撿的。我看你家里也沒閨女，不如你行点好，就把这閨女抱走，大小也算救了一条人命。”两个人又商量了半晌，那个人就从筐子里抱出那閨女，用老羊皮袍一裹，騎上驢子而去。

楊得益見那人将他的閨女抱走，本想上前問一問人家的姓氏名字，家乡住处，但又怕一問，人家不要了。于是他悄悄地在后面跟着，一直跟了十几里，到了前面站头，看那

人进了客店，停了一刻，他才来到那客店的柜房。悄悄的向那掌柜说明了来由，哀求那掌柜替他查了下店簿，他才知道捡他闺女的那个人姓袁，是保定一个商号的驷夫。他放了心，觉得这个闺女如果能够活下来，将来还会有见面之日。正是：

黄昏日落北风天，洒泪抛儿泣路边，
今日生离同死别，不知相见在何年？

第三回 老牧人洞悉豺狼性 小牛倌险遭风雨灾

話說这一冬天，楊得益卖了二闺女，扔了小闺女，祸事重重，接二连三，不久又饿死了大闺女和小儿子。这时家里只剩他们老两口和楊宝山兄弟两个了。全家苦熬岁月，过了严冬。不在话下。

却說燕窩村里有个老牧人，叫楊深海。是个无家无业的老光棍。那时每逢夏季，村里财主家的牛，都要歇伏、“放山”。“放山”就是把牛赶到山高草厚的地方去放牧，伏天过了，牛儿全都吃得又肥又壮。等到秋收开始，“放山”的牛儿也就下了山，又到地里去做活。财主家为了省钱省力，都不单独雇人去“放山”，村里“放山”的牛，财主家都包給楊深海去放，每一头牛，放一伏天，給他三五斤粮食，如果哪一头牛，放得膘儿稍差了，毛儿不順了，屁股不圓了，腿儿不粗了，財主們不但不給放牛人的米，还要倒罰錢的。

这一年夏天，楊深海又从各財主家包来大小六、七十头牛，觉得一个人到山上很孤单，恐怕照顧不了，想找个小孩来帮忙。这时楊宝山虽然只有八岁，可他由于从小就跟他

爸爸劳动，打草、放牛等杂活，他都能拿得起来。同时，他的胆子还很大。有一次，他和村里的几个小孩子打赌，他曾在半夜里，跑到村头上的五道庙里，拔掉了那阎王爷泥胎嘴上的胡子。从此，楊宝山不怕神鬼，在村里就出了名。

这日，楊深海看見楊宝山从村外挖野菜回来，将他叫住。說：“宝山，有点活儿你願意做嗎？”楊宝山問：“大叔，什么活呀？我做得了嗎？”楊深海說：“和大叔一起到山上放牛去。怎么样？”楊宝山說：“大叔，你今年又包了多少牛？”楊深海說：“可不少，有六、七十头呢。你跟大叔一齐去，将来拿到了米，大叔絕不会讓你吃亏。”楊宝山說：“放牛，我可願意去，等我回家，跟我爸爸媽媽說一声，回头再告訴您。”楊深海說：“行，你去說吧。如果他們答应你去，明天咱們爷儿俩就走。”

楊宝山回到家里，把这事情跟他爹媽一說，楊得益还没有开口，他媽媽便說：“上那么高的山，狼群虎豹还不說，要是遇上个呼雷閃电，大风大雨的天，可怎好？你这么点点个小孩子，去干那种活，我可不放心。”楊宝山說：“那怕什么，还有我深海叔呢。”楊得益說：“深海干这个事，那可是个老行家，宝山跟他到山上去，倒可以学到不少本領呢。当然罗，干什么活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到山上放牛，确实有危險。孩子他媽，依着我說，讓宝山和他深海大叔一起去闖練闖練。将来还能賺点米回来，倒也是一件好事情。”他又向楊宝山追問了一句：“你願意去嗎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願意。”楊得益說：“你不害怕嗎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怕什么，怎么也比挨餓

强啊！”楊得益說：“那你就跟你深海大叔去吧。”宝山媽虽然滿心里还不願意，可是她見楊宝山父子两个，都很高兴，也就沒有再多拦阻，只是千叮万囑，讓楊宝山到山上多加小心。

第二天一早，楊深海揹上一支火枪，背着两张席子。楊宝山背上一口鍋，帶了些火柴，牛儿身上馱了一些粮食和盐，他叔侄两个，赶着牛群，縷縷行行来到了青石山的頂峰上。他們找了一个又背风又开闊的地方，支起了窝鋪，架起了鍋，就算安頓下来了。

天天早晨，他們将牛赶到草厚的地方去放，只是在远处看着，讓牛儿随便的吃着伏草。到了日落，便从四外把牛圈回到一个平坦的山头上。牛群在夜里臥着的时候，大的、有犄角的牛，就自然把头都冲外，一个靠着一个，围成一圈，那些沒有犄角的小牛，都睡到圈里。要是受到野兽的袭击，那些大牛，就一哄而起，齐用犄角抵抗。这样就使野兽不敢前来侵犯。保卫了小牛和牧人的安全。

不料想楊深海和楊宝山在山上，一时粮食吃短了，楊深海想讓楊宝山回村去取吧，来回六、七十里路，怕他累，背不了多少回来。自己回村去取吧，把楊宝山一个人留在山上，又很不放心。他想了一会，拿不定主意，就跟楊宝山商量說：“宝山，咱們要回村去取趟粮食，你看，咱爷俩誰去好啊？”楊宝山說：“还是大叔回去吧，我留在山上看牛。”楊深海說：“我若回去，就是連夜赶回来，也得明天天亮，夜里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大山上，我可不放心。”楊宝山說：“您怕我

把牛丢了？”楊深海說：“这点我倒放心，你不会有錯。”楊宝山說：“那，您不放心什么呢？”楊深海望了望四周的大山，說：“唉，在这荒无人烟，林深树密的大山上，豺狼成群，把你一个小孩子留在这儿，倘或出点什么事，我可怎么对得住你的爹媽呀？”楊宝山說：“哼，別說狼啦，就是豹子来了，我也不怕！您不是說，您要教給我怎样放火枪嗎？狼来了，我就拿枪打它。再說这些老牛，都会帮助我和狼打仗，打不敗那些狼才怪呢。”楊深海說：“說旁的也許是假的，要說老牛能帮助你赶狼，那倒是真的。想我自幼就到山上来放牛，有几次差一点被狼吃掉，也是老牛救的駕。这么說我就回去吧，到村里拿上粮食，我就連夜赶回来。”說着，便从窝鋪架上摘下火枪，告訴楊宝山怎样装药，怎样下捻，怎样瞄准，怎样过火，詳詳細細的指点了一番。然后，又囑咐楊宝山說：“要是狼真来了，第一，不要大哭大叫；第二，你就是会打枪，沒有十分把握，也千万不要随便打枪。狼这种坏东西，最怕火亮，又最疑心，坏主意也最多。你越沉着，越不言語，它越不敢随便动你。你要是一喊叫，它就要向你扑来。你要是一枪能打死它，当然好了，要是打不着，可就糟了，它就要狼性大发，非把你伤害了不行。所以老牧人都清楚狼性。对付狼的办法：要是遇見一只狼呢？白天，根本不用理它，它就会躲着你走；夜里，突然划起一根洋火，狼見火光就吓跑了。要是遇見一群狼呢？这就更要沉着，更不能随便惹它們了。白天，最好是臥在地下不动，有时猛然一抬头，它們就跑了；夜里，也是要划起火来吓跑它們。当然，这些鬼东

西，沒有知道你是一个人时，它們是不敢随便伤害你的。你趁这时，如果能够跑到老牛圈子里，讓老牛給你当护兵，那就甭說是狼了，就是豹子也不能伤害你一根毫毛了。”他講完这些对付狼的办法，趁着太阳刚刚过晌便下山而去。

单說楊宝山一人留在山上，到太阳快落山时，他将牛群从四外圈了回来，自己草草煮了一点粥，吃罢，天色就渐渐黑了下來。白天，他还没有什么感觉，此时天色一黑，他便觉得有点寂寞孤独，不由得害怕起来。往常到这时候，他和楊深海叔侄两个，天南地北，講些深山趣事，說着說着便入睡了。今天他一个人躺在窝鋪里，听着四野虫声，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穩。

半夜，一块烏云滾来，登时遮住半边天，风声由远而近，由小而大。楊宝山正睡得昏昏迷迷，耳听嗚嗚之声，还以为是有什麼狼和豹子来了，便想起楊深海去时，跟他說的那些治狼的办法，赶忙翻了一个身，摘下火枪，摸到了火柴，自己暗暗鼓励自己說：“不怕，我要是怕狼，够多么丢脸！”他刚想到这里，忽見一道白光立閃，好像划破了半拉天，紧跟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劈雷，瓢泼大雨，傾盆而下。但見：

风狂雨大在高山，震耳陣雷动地天，
崖倒石崩山欲裂，霎时沟壑变深渊。

这时狂风暴雨，越下越大，越来越猛，登时山洪暴发，洪水裹着石头，滾滾而下，一陣大风，将楊宝山他們的窝鋪，騰空卷去。眼看一块巨石，飞騰跳跃，从楊宝山的头上掠空而

过。楊宝山被风卷着，被水冲着，他身不自主，倒了下去，好像一个圆球，伴着许多石头，从他们的住处，唏哩嘩啦地被水冲了下来。楊宝山連吓带跌，早已不省人事。眼看着那洪水，就要将他冲下了悬崖。这悬崖削壁凌空，深不見底，一旦下去，哪能还有活命？不想他滾到崖边，可巧有棵枯树根子，救了他的命，一下将他挂住了。

这高山上的气候，真是阴晴不定，变幻无常，等楊宝山苏醒过来时，已经是雨止风收，云消月現。那一輪明月，高挂晴空，好像是被冲洗过的一面大鏡子，照得滿山白花花的。楊宝山睜开眼睛，想了想方才的情景，伸手摸了摸脑袋，知道自己沒有死，真是越想越怕，觉着心里一热，叫了一声“媽呀！”就大哭起来。他哭了一陣之后，突然想到那些牛不知怎样了，心說：“不好，”吓得打起哆嗦，想赶快跑到牛群那里去看，可是，渾身痠痛，刚站起来，又摔倒了。他又緩了一时，才慢慢的爬到牛群那里，一看，那些牛还很安静的臥在那里，他这才放了心。那些牛见他爬到跟前，就都哞哞的叫起来，好像頗通人性，齐声祝賀他平安。这时窝棚已經沒了，火枪鍋碗也都冲得不知去向。楊宝山从老牛身上爬到牛圈里，靠着老牛的肚子躺下，觉得热乎乎的，一合眼，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

次日天将亮，楊宝山还没睡醒，忽听身边有人叫他，睜眼一看，見是楊深海回来了，他掙扎着站起来，扑到楊深海身上，哭着說：“大叔，昨夜差一点我就死了。咱們的东西也都冲沒了。”楊深海撫着他的脑袋，說：“早知道这样，我怎么

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。我拿了粮食连夜赶回来，走到山下，一看河沟里那些被冲下去的石头，就知道山上有了暴风雨。在高山上放牛的人，遇见这种暴风雨，常常要受伤害。我想到你一个人在山上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现在见你平平安安，唉，这也算是咱穷人命大，死里逃生啊！你经过这次风险，以后，再遇见这样的事，就有了经验了。一个好放牛的，像这样的风险，谁不经过三五回呢？就拿我说，平生也遇见过好几次。俗语说得好，‘人在事中练，刀在石上磨’，吃一次亏，就长一点本事。怨我昨天下山时，没有告诉你，高山上气候无常，临睡前，一定要看看天色，要是个阴天，月黑天，人们倒是容易看出来有没有风雨，就怕这明晃晃月亮的大晴天，看着碧空如洗，绝不会刮风下雨的。其实越是这种天气，越要详细看看。凡是月有晕，就要刮风，云遮月，就要有雨，哪怕是针尖大的一块乌云，也会风云突起啊。我们住在高山上的人，就要时时刻刻防备着天气变化，早点搬到安全的地方去睡才行。”杨宝山把杨深海教导他的这些话，句句记在心里。经过这一次风险，他又学会了不少的劳动本领。

杨宝山苦里生，苦里长，苦熬岁月，眨眼又过了两年，他已经十岁了。这期间他又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，不再详述。

再说大地主一根毛虫让，这一天，忽然又迈着方步，来到杨宝山家的破车棚里，一进门便满脸堆笑，热呼呼地招呼

楊得益說：“老益呀，你在家，我找你来，有点事情，想跟你商量商量。”楊得益見一根毛突然降臨，心里不由得一驚，暗說：“夜猫子进宅，好事不来。”想到那从前被一根毛夺地夺房的仇恨，比一把尖刀插在胸口上还痛。可是，在人家的天下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得連忙强装笑脸說：“看，什么香风，把您这财主吹到我这破屋来了。您有什么事？只管說吧。”一根毛咂了一下嘴說：“倒也沒有什么大事。”他用眼睛斜了一下站在旁边的楊宝山說：“我找你来，想讓大侄子到我家去帮帮忙。”楊得益說：“您是說讓宝山……”一根毛脸色一变，說：“怎么？你不乐意嗎？”楊得益說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您賞他飯吃，求之不得呀。可他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能干什么呢？再說，他天天上山爬坡，打点柴柴草草的，我家里也离不开他。”一根毛說：“他到我家里帮帮忙，其实也沒有大不了的。我是看着你家里三天吃不上一頓树叶粥，把孩子都餓成一根柴啦。咱們乡里乡亲，我看着这孩子可怜，他到我家里，能做点什么，就做点什么，就是什么也不做，我也管得起他兩頓窝头，不比在你家里喝西北风好嗎？我这一片好心好意，你要明白。”他冷冷的用两只眼睛瞪着楊得益，逼着他非答应不可。正是：

蜜語甜言甚好听，装腔做势假开明，
千方剝削心用苦，百計坑人算术精。

第四回 恶地主恶意味天良 好儿童好心受欺侮

話說一根毛逼着楊得益，一定要楊宝山到他家去干活，說了一些假仁假义的話。楊得益听了，心里哪能不明白，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东边落，一根毛也不会大发慈心，可怜到穷苦人家的身上啊。今天一根毛却放下大地主的架子，亲身来到楊得益家的破車棚里，亲口叫楊宝山到他家去帮忙，其实他心里，早就打好了一套如意算盘了。

按說楊宝山这时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，可因为他生长在寒苦的人家，从四五岁就开始劳动了。别看他人小，几年来在家里家外，风里雨里的劳动锻炼，使得他学会了不少的庄稼活儿。他干起那打柴锄草，拦牛放羊，点瓜种豆，选堰修沟等等庄稼活儿来，有些大人，还不如他干得巧妙利索呢。老乡亲们常常在背后夸奖他說：“楊家宝山那孩子，干活不惜力，很有出息。将来长大了，一定是个好样的受苦人。”一根毛家和楊得益家住得相隔不远，他也经常看見楊宝山跟着楊得益干活，或是帮助别人家干活，心說：“这个小崽子，倒有两手呐。”

前几天，他家的一条大犍牛上山吃草，泡了坡，将后腿

摔伤了。这条牛身肥力壮，可以独个儿拉着一顿犁飞跑。是一根毛的心头肉。现在摔伤了，需要有个人单独地照顾它，喂它，管理它。可要雇个长工，就得又出钱又出饭。一根毛有点舍不得。可是若把这条牛拉到集市上卖了呢，价钱上就得大打折扣，一根毛更是觉得吃了大亏。他想来想去就想到杨宝山的身上了。心说：对，就这么办。他想妥了，立刻就亲自到杨得益家来了。

一根毛想叫杨宝山到他家去干活，杨得益听了，料他来意不善，很不乐意。一根毛哼了一声问：“到底怎样？老益，去，还是不去？你痛快一点说。”杨得益心里想：你这个笑面虎，明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哪有什么好意！可他怎敢一口拒绝呢。只得勉强说：“既然财主喜欢他，就让他去试试吧。”一根毛说：“那你答应了？”杨得益长嘘了一口气说：“干活的人，哪里也是干活儿。不过我当大人的知道：他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，能干得了什么？恐怕他干不好，反而耽擱了您的活儿呀！”一根毛呲牙一笑，说：“你放心吧！大侄子到了我家，就跟在你家一样。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里，又不是天南海北的，你可以亲眼看见，我会照顾他的。”杨得益说：“财主，我家的困难，瞒不了你。宝山在家里，可以天天打些柴草，帮助家用。他去您家干活，要是光带个嘴出去，我家可就连个柴草也都沒有烧的了。”一根毛眼珠一转说：“你是说让我给他开点工钱？”杨得益说：“他给旁人帮忙，人家都给他点工钱的。您也给他几个。”一根毛说：“别家给他多少钱？”杨得益说：“有的多，有的少，也不一定。”一根毛说：“到

底多少？你說个数儿啊！”楊得益說：“一般的，每天最少都給他两个大銅子。”一根毛說：“两个大銅子，他干得了什么？”一根毛迟疑了一会，咬了咬牙，拍了一下大腿，說：“好吧，就依着你，我每天也开他两个大銅子的工錢。可得把話說在头里，若干不好，可別說我到时候賴賬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楊宝山光着两只脚丫子到一根毛家来上工。临离开家时，楊得益囑咐他說：“孩子，不管怎样吧，你到了财主家去干活，一天总能混上两个飽儿呀。干活儿要細心，要有眼里見。再分有法，我絕不讓你到一根毛家去。”楊宝山一个小孩子家，哪里晓得一根毛奸詐阴險的人性，还覺得到他家去干活，能吃上飽飯，又能賺点工錢給家里，心里倒有点乐滋滋的呢。

一根毛見楊宝山来了，搭拉着臉子說：“我家的飯，可不是白給人吃的。”楊宝山說：“你求我爸爸讓我給你干活来的，我干嗎白吃你的飯？你要是沒有活儿，我还回我們家去。”一根毛瞪了楊宝山一眼，說：“你嘴硬！到了我这里，不論誰，都得服从我的家規，就是我的亲儿子，亲閨女，要是干不好活儿，也休想吃飯。”楊宝山还天真地想：干不好活不讓吃飯，干嗎干不好呢？便問：“掌柜的，我若干好了，就讓我往飽里吃了罢？”一根毛說：“哼，讓你吃！”楊宝山說：“掌柜，我干什么活儿呀？”一根毛說：“上山放牛。”楊宝山說：“那我可乐意。”一根毛說：“前几天，我有条牛把后腿摔了，你天天起早，赶它到老山上草厚的地方，去吃那带露水珠儿的新鮮草。晚上回来，我要看牛肚子。牛吃飽了便罢，若是肚子不

圓，你可小心點。你除了放牛，還得要每天給我割三十斤青草背回來。聽見了嗎？”楊寶山說：“聽見了。”

一根毛領楊寶山到牛圈里，把那條拐牛交給他說：“這條牛算交給你。以後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我可要唯你是問！”楊寶山一看那條牛，瘦骨稜稜，連走路都打晃了。一根毛這時一低頭，忽然看見楊寶山還光着兩隻腳鴨子，說：“我去找一雙破鞋來給你穿。山上到處都是石頭，你光着腳怎上山呀！”楊寶山說：“不，我才不穿你的破鞋呢！”說着，他就拉起牛，往燕窩村後的大山上走了。

開始幾天，楊寶山從山上放牛回來，一根毛都是斜着眼睛，看着那牛的肚子，用手掂一掂楊寶山割回來的青草，倒還沒有說什麼。一天兩頓飯呢，別管稀的稠的，酸的臭的，倒也讓他吃飽。過了些日子，那牛後腿的傷漸漸的養好了，屁股上的肉，漸漸的長肥了，渾身的毛兒，漸漸的長順了，發光了，可一根毛也漸漸的對楊寶山折磨開了。今天挑鼻子，明天挑眼睛。不是說牛肚子沒吃圓，就是說青草沒割夠。每逢遇見這時，楊寶山就得餓肚子，就要受罰吃半頓飯。一根毛說：“叫你吃飽了，你就油多懶得動了。”楊寶山說：“我把牛給你放得這麼肥，你不讓我吃飯，我不干了。”一根毛說：“不干？說得容易。你在我家吃了這麼多日子飯，不能白吃，回家跟你爸爸說去，叫他交清了飯錢，你就滾！否則只有主辭活，不准活辭主！”

日子越往前過，一根毛越變着法兒支使楊寶山。楊寶山放牛割草一回來，不容他放下鞭子和鐮刀，就又給他派下

怎么也做不完的活儿了。什么担水扫院，推碾倒磨，起棚垫圈，拦羊喂猪，放下这宗就是那项，休想坐下来喘口气休息一忽儿。无论杨宝山怎样累死累活，马不停蹄的干，只要他一端起饭碗来，一根毛就指鸡骂狗，歪鼻子斜眼地骂个不休。什么白吃饭啦，饿死鬼啦，整天价挺尸，不怕撑断肠子啦。杨宝山听了这些恶言恶语，心里非常刺痛。他想：莫非我爸爸把我卖给他家了？要不他怎么对我这样恶？回到家里问杨得益，杨得益说：“一根毛本来就是这样恶嘛。他骂只管让他骂，你听了只当耳旁风，他骂得嘴累了，就不骂了。”杨宝山说：“我又没有卖给他，为什么甘心受他骂呢？我不干了不行？”杨得益说：“孩子，忍着点吧，人家财大势大，得罪不起人家。既跳进了茅厕坑，嫌臭也没法儿啦！”杨得益明明知道孩子活受罪，可还得劝说孩子去苦熬。杨宝山说：“爸爸！您告诉我，为什么我给他干了活，他还欺侮我呢？”杨得益说：“他是老财嘛！”杨宝山说：“老财就该欺侮人吗？”杨得益被问住了，只得摇摇头不知怎样回答。

说来说去，杨宝山还得到一根毛家去继续受苦。日久天长，只见他：

天天放牛上山岗，雨打风吹泪两行，
牛儿吃得肥又壮，牧童骨瘦脸焦黄。

时光似水，说话间杨宝山在一根毛家已经受苦半年多了。按理一根毛早就应该给杨宝山的工钱了，可他却装着糊涂不吭声。杨宝山问他：“掌柜，我那工钱呢？”一根毛说：

“噢！过两天再说罢！这两天手里不方便。”楊宝山說：“您若手里不方便，給我兌換点粮食也成。”一根毛說：“粮食？我可沒有富余的。”他又躊躇了一下說：“好吧，等过几天，我給你算清了，咱們再说。”

又过了些日子，楊宝山又来問，一根毛还是这几句話。一連問了好多次，一根毛总是这样应付。楊宝山心想：一根毛故意撒賴。他急起来，說：“錢，你老是不方便；粮食，你手里又沒有富余。可你又总是說算清了給我，一直算到現在，還沒有算清，我看你是想賴呀！”这一下可捅到一根毛的痛处了。一根毛把眉毛一豎，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，头上青筋暴跳，罵道：“好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家的飽飯撐得你炸尸啦！你紅口白牙敢罵我賴賬，我家大业大，身上扯掉半根汗毛，也比你粗十万八千倍，我賴你什么呀！”別看楊宝山年岁小，心里可有数儿。他順着一根毛的話，堵着他的嘴說：“我爸爸說啦，我家里这两天揭不开鍋，你既是不賴我們的，过几天再算工錢也行，那你就先借給我們半斗谷子吃吧。”这下又把一根毛頂住了。一根毛“啊，啊……”了几声，眼珠一轉，找了个轍說：“好！我就先給三升谷子，算是你借我的。将来咱再算总賬。”楊宝山說：“只要給我，你怎說都行。不过，以后我的工錢，請你一个月一算。我家里还指着这点粮食下鍋呢！要不，你就是再橫，我也不干了。”一根毛不耐煩地說：“別罗嗦，往后就依着你。看你还有什么說的？”

秋天，农忙的季节到了。那条牛的伤也养好了。一根

毛家里的活忙做不过来，他就不再讓楊宝山上山放牛割草了，也像使用一个大长工一样，分配楊宝山做着各样又繁又重的庄稼活計。这天，楊宝山正在地里割谷子，看見村里像炸了馬蜂窝，男女老少，呼爹喊娘，往村外四散奔逃。原来，不知从哪里冲来了一股国民党的匪軍，进了燕窝村，見人就抓，見錢就搶，見粮食就收，見东西就拿，見牲口就拉……人們怕受危害，見匪軍来了，紛紛逃走。楊宝山担心家里人，他看大家往村外跑，就偷偷地溜进了村子。这时匪軍正在村里追鸡杀狗，翻箱倒柜，搜人烧房，乱夺乱搶。他回到家里一看，家里的人也都躲出去了。于是他又溜着村边，往村外走，路过一根毛的大場院，一眼看見正在压場的三条大黑驢子，也撒在那里没人管了。他乘匪軍沒留神，把驢子赶出了村，等村边上的匪軍看見他，拉开枪栓，推上子弹，吆喝他站住，把驢子放下，就要放枪时，他往上一窜，翻身騎到那光屁股的驢子身上，两腿一加劲，赶着三头驢子，往山上飞跑了。国民党匪軍見他跑了，从背后开了枪，枪弹嘶叫着从他的头上掠过去。他把身子俯下，更加一把劲，眨眼間，就把三条大黑驢赶到深山大沟里藏好了。

誰晓得国民党匪軍在村里一住就是三天。楊宝山和驢子藏在大山里，那大山里有的是泉水和青草，驢子餓了吃草，渴了喝水。可楊宝山却餓得前胸貼到后脊梁骨，两眼冒金星，实在餓得受不了了，就跑到附近的苞谷地里，啃上两个生棒子压一压飢。

楊宝山在深山里餓了三天，好容易熬到国民党匪軍从

燕窝村走了，他这才赶着骡子回来。他边走边想：“这回，我给一根毛救了三条大骡子的命，论银子也值一千多。他看见骡子平安无事，准会高兴得不得了。我趁着他高兴，管他再借点粮食，他总会答应了罢。他知道我在山上为了救他的骡子，饿了三天，他准会让我饱饱地吃一顿窝头吧！”他越想越高兴，嘴里轻轻的哼起山歌来。他哪里晓得：

蝎子尾巴毒死人，地主心肠毒更深。

杨宝山把骡子赶回一根毛家的牲口棚，安置好了，正想找一根毛去，一回身，看见一根毛早已站在他的身子后面了。杨宝山大声地叫了一声：“掌柜！”还没容他开口，一根毛冷冷地问：“你这三天到哪里游逛去了？你爸爸刚才还来我家问你呢。要是大山上的狼把你吃了，我还赔不起你这人哪！”杨宝山一听这话就不是味道，忙解释道：“我怕你家的骡子被土匪抢走，在大山里赶着骡子饿了三天了，我能到哪里去游逛？”一根毛把白眼一翻，冷笑一声说：“我说我的三条骡子哪去了？原来是你赶跑了。现在你赶回来了还好，再晚回来一会儿，我不把你当贼治才怪呢！”杨宝山气得小脸发红，说：“掌柜，你太昧良心了。”一根毛说：“你敢骂我？”他扬起手来打了杨宝山一个满脸花，骂道：“小贼种，谁让你赶我家的骡子呀？你是我家放骡子的吗？你是不是安着贼心，想把我家这三条大骡子赶跑啊？”杨宝山说：“我从土匪的狼嘴里，救了你骡子的命，论银子也值一千多，你连一句人情话也不说，还打我骂我，这还说理不说理呀！”一根毛

說：“說理？你赶走我的騾子，我沒有按賊治你的罪，就因为你是個小孩，还不便宜你呀？赶快滾回你家去，別回头你爸爸又来我这里要人！”楊宝山哭着說：“你这样欺侮人，早晚老天爷要报应你的。”一根毛說：“报应？难道土匪还会回来搶我的騾子！小賊种，你以后再赶我的騾子，我打不折你的腿！”他咬牙切齿，跺脚走了。楊宝山哭哭啼啼的回到家里，見着楊得益，就放声大哭起来。楊得益說：“跟一根毛有什么理好講？誰讓咱家是穷苦人！家里要是有碗稀粥喝，我也不再叫你到地主家活受罪了。”楊宝山經過这回事情，真是看透了地主的黑心，比毒蛇还要毒十倍。正是：

天也昏来地也昏，是非顛倒理难伸；
不准穷人开口辯，只許地主打穷人。

第五回 存心賴賬胡攬蠻纏 無計求生萬鄉背井

却說一根毛做梦也沒想到，過了不多日子，劉桂堂的土匪隊，又由燕窩村路過。這支地道的土匪隊，殺人放火，洗劫搶奪，比國民黨匪軍還凶十倍。全村的人又都逃得一千二淨。一根毛家的三頭驢子，正往村外地里送糞，忽聽土匪的槍聲亂響，一下給涼散了。這時楊寶山也在附近的地里干活，他看見驢子驚散了，本來可以將那三頭驢子迎頭攔住，再趕到山里藏起來。可他一想那上次的事情，又氣又恨。心說：“搶走不搶走，干我什麼事！”驢子在村外跑了一陣，沒人上去攔，就又沿着舊路，跑回村里。土匪們見了這麼膘肥毛亮的好驢子，當然搶起走了。

劉桂堂的土匪隊搶走了那三頭驢子，一根毛急得快發了瘋。他罵遍了他家的長短工，說：“你們這一伙都是吃里扒外的奸臣！”他怒沖沖問大家：“你們為什麼不把驢子趕進山去藏起來，眼看讓土匪搶跑呢？”大家說：“土匪來時，驢子驚散了，我們根本就沒有看見呀！”他又問楊寶山說：“你呢？”楊寶山不慌不忙地說：“掌櫃，我倒是看見了。”一根毛啊了一聲說：“你看見了？”楊寶山說：“可不是看見了，那驢

子被土匪枪声惊散时，我正在旁边地里干活。”一根毛瞪圆了两只眼睛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拦着，赶到山里去呀？”杨宝山笑着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忘了，是你不让我赶的呀！”一根毛跺着脚儿说：“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见你面啦？”杨宝山说：“上回我把骡子赶到山上，你不是说：以后你再赶我的骡子，我要打折你的腿吗？我怕你打折我的腿呀。掌柜的，你的骡子被土匪抢走了，我的腿也就不会折了。”一根毛被杨宝山顶得出不来气，脸色都变白了。他咬牙骂道：“好小杂种，你是恨我家不败呀，看我收拾你！”杨宝山轻蔑地斜了他一眼，心说：“我爸爸也没有把我卖给你家，看你能把我怎么办？我才不怕你这草鸡毛呢。”

俗语说：存心挑刺，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。一根毛一心要找杨宝山的碴儿，哪还有找不上的。这天杨宝山正在地上拔起一棵麻，一抬身把那麻根上的土疙瘩，掬起来往鞋上一磕，恰好一根毛的小儿子从旁边跑过来，有些土甩到了他的身上，他张口骂道：“你瞎啦！”杨宝山扭头一看，原来是一根毛的小儿子。他知道这个地主小儿子，是一根毛的心头肉，娇生惯养，是个小刺头，谁都不敢骂，谁都不敢打。他急忙放下活，走上前连忙用手替那个小儿子从身上往下掸土。堆着笑脸说：“我真没看见呀！”那小儿子破口骂道：“你没看见，你那两只贼眼睛长到裤裆去啦！”杨宝山说：“我一个劲儿给你掸土，你怎么还张口骂人哪？”那小儿子两眼一瞪，说：“骂你，我还要揍你呐！”说着，就给杨宝山的胸口一拳头。杨宝山说：“你太欺侮人啦！”那小儿子说：“就欺侮你

这个臭小做活的怎样？”他又抡圆了胳膊，想打楊宝山一个满脸花。楊宝山往旁一躲，小脸气得煞白，猛一拳头朝那小儿子的脸上打过去。那小儿子不仅没打着楊宝山，自己反而挨了打，一时站脚不住，往前冲了几步，就栽倒地上，摔了一个狗吃屎。他翻身坐在地上，撒起泼来，大哭大喊：“楊宝山打死我了，快救命啊！”一根毛听见他小儿子一哭，就跑过来了。一看他小儿子坐在地上，楊宝山站在一边，他那邪火不打一处来，便一步蹿到楊宝山跟前，不容分说，大骂道：“打狗还看主人面，你这个小鬼崽子，居然敢打起我的儿子来了！”他抬起脚，用足力气，照定楊宝山的心口窝，狠狠地踢去。一脚把楊宝山踢得一溜滚。楊宝山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觉得心口窝一热，两眼一黑，就昏死过去，躺在地上不动了。地里做活的人都跑上来，连拉带劝一根毛说：“看！你把这孩子踢死过去了。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？”一根毛说：“踢死了又怎样？我有一个牲口钱，够给他买棺材的。”过了很长时间，楊宝山才渐渐苏醒过来。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摇摇晃晃，往自己家里走去，一进门就扑倒在地上了。他妈正坐在屋里，熬着滚水锅里没有米下，忽见儿子扑倒在地，三步两步窜上去，忙扶起儿子急问：“宝山，你怎咧？”楊宝山抬起头，看着妈的眼睛说：“妈！一根毛把我踢死过去了。我死，死在家里，再也不到一根毛家去了。”他妈说：“不去了。”眼泪像泉水一样，唰涌一下就流满了前襟。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一根毛跑来了，进门就大嚷大叫着向楊得益说：“老益呀，你的儿子打了我的儿子。我也不敢再

用他到我家去了。按理，他在我家吃了快一年的飯，你要包賠我的飯錢。現在咱們一刀兩斷，飯錢不用你包了，他那沒算清的工錢你也甭要了。不行，你瞧着辦；打官司告狀都由着你。”楊得益听了一根毛的話，一連氣叭嗒叭嗒地抽了三袋早烟，一句話也沒說。楊宝山問楊得益說：“爸爸，一根毛欠咱們的工錢，他凭哪條理不給？”楊得益說：“這沒理，這是世道。”楊宝山不明白，楊得益說的世道是什麼。俗語說：“富人治病花藥錢，穷人治病凭老天。”楊宝山在炕上苦苦掙扎了几天，全凭身子骨硬實，才逐漸好了。正是：

破屋偏逢連夜雨，逆船單遇頂頭風；
人間尽有不平事，老天何曾把眼睜！

這年冬天，雪又下得特別大，紛紛揚揚，連着下了几天几夜，足足有一尺多厚。大雪一封山，所有的山路又都凍了冰。楊宝山又不能和楊得益上山打柴了。家無隔日糧，告借無門。楊宝山的弟弟和妹妹，餓得滿炕翻滾，嗓子都哭啞了。楊得益坐在炕沿上唉聲嘆氣，干叨着烟袋出神。宝山媽抽抽咽咽，眼淚像斷綫珍珠似地往下流。楊宝山站在門口，身靠着門框，皺着眉頭，抿着嘴，一聲不哼。他推開門，看了看那滿天蓋地的冰雪，忽然問楊得益說：“爸爸，我們就活活等着餓死嗎？”楊得益慢慢抬起頭，看了楊宝山一眼，又把頭低下去了。楊宝山說：“爸爸，我們不能坐在这里等死。總要想點活路啊。”楊得益有氣沒力的說：“活路？”兩道眼淚也跟着流了下來說：“宝山，餓死的穷人，也不止咱們一家

呀。”楊宝山說：“爸爸，咱爷俩也到北京門头沟去下煤窑吧。”楊得益听說下煤窑，渾身打个寒顫。因他年輕时候，也曾到蔚州羊圈子，下过煤窑背过煤的。那下煤窑的滋味，他是尝过的。自从跟郭氏結婚后，他就下决心，餓死也不再下煤窑了。楊得益說：“孩子，你哪里知道，煤窑是‘閻王殿’，是杀人坑啊。到煤窑里干活的人，一百人有九十九个也得不了好結果啊。从前爸爸在蔚州背煤时，蔚州的窑門子很浅，窑工們干活，又是‘自由班’，背多背少，都由自己便。那种活計，就已經是人不如牲口啦！听說門头沟的窑門子，又陡又深，窑工們下窑，都是属柜房管的，窑主心毒手狠，干起活来，半点自主儿也沒有。那滋味还用說嗎？”楊宝山說：“爸爸，咱們天天打柴，爬坡上岭的，那活儿也不輕松呀。前几天，我遇見很多叔叔大爷，从咱們村边路过，他們都是到門头沟去下煤窑的。我問他們那里要什么样的人，他們說：能受苦的人都耍。我問：要小孩嗎？他們說：小孩下窑的多着呢。我說：你們看我行嗎？他們說：滿行。我說：下一天窑，能賺多少錢？他們說：關好了，刨去一切开銷，每天可以剩十几个大銅子。既然有这个地方能干活，咱們干嗎死心眼儿，坐在家裏等着餓死呢？旁人都不怕受罪，咱們还怕受罪？”楊得益想来想去，千条路，万条路，沒有別的什么路好走，万般无奈地說：“好吧，咱爷俩就到門头沟撞撞运气去。”正是：

富販咸盐穷熬硝，走投无路下煤窑，
明明知道窑主狠，除此更无路一条。

父子俩要离家去下煤窑，宝山媽起初还拦了两句，后来也就同意了。楊得益从外村亲戚家千求情，万請安，磨破了嘴，还答应将来加倍偿还人家，才借来三升粮食，給家里留下一半，宝山媽把那一半，烙了几张餅子，給楊宝山和楊得益带上，就算是他們父子去門头沟的口粮了。临走时，宝山媽将家里仅有的那条破棉被，也卷了卷，讓楊宝山背上。他媽說：“宝山，你背上这条被子，和你爸爸在路上遮遮风吧！”他媽說着，鼻子一酸，就抽搐起来說不下去了。楊宝山看見他媽一哭，觉着他媽怪可怜的。他趴在地下，給他媽磕了一个头，安慰他媽說：“媽，您別难过了。您带着弟弟、妹妹在家过吧，我和爸爸到了門头沟，掙了錢，就給您捎回来。”他媽說：“宝山，你刚刚十岁，还是个离不开媽媽的小孩子，媽讓你走，別人家誰不說我狠心！媽对不起你呀！”他媽把楊宝山用劲往怀里一拉，抱了抱。回头又对楊得益說：“孩子小，你在外面多可怜他吧！”楊得益見郭氏抱着楊宝山，把臉扭向一边，也用手背擦着眼泪。停了会，一跺脚說：“孩子他娘，你在家里带着孩子們熬吧。熬过了这冬天，咱們就团圓了。我带着宝山走啦！”楊得益用手拉起楊宝山說：“走吧！”郭氏将父子俩送出門口，楊宝山不敢回头看他媽媽的臉，可他走了好远，好像还听着他媽媽在他的背后哭呢。正是：

夫別妻子子离娘，儿走天涯母断腸；
明岁花开儿念母，春深花落早还乡。

第六回 門头沟父子下煤窑 十亩地柜房設陷阱

話說楊得益和楊宝山父子俩离了家乡，一路上挨餓受冻、餐风飲雪，千辛万苦，这天总算来到了門头沟。时当冬季，門头沟各煤窑的生意十分兴隆，正需要找人往外挖煤。父子俩乍到門头沟，一无亲戚，二无朋友，到哪个煤窑去做工，也沒个主心骨。反正听天由命，心想：“誰家肯收留，就給誰家干。”他們先走了两家煤窑，那賬房先生見他父子餓得又瘦又弱，脖子楞长，走路都有点打晃，就一口拒絕，說：“你俩还想下窑？我看你們連窑底下也走不到，就得到閻王爺那里挂号去了。我这里可沒有那么多的破席片卷你們。”楊得益求那賬房积阴积德，可是人家連眼皮也不眨。

他父子俩沒法可想，只好在街上乱晃。碰見那黑臉的人，猜想是下煤窑的，楊得益就問：“大哥，您知道哪个柜上要人？我們也想去挂个号。”問了好多人，大家看看他們父子俩的样儿。都說：“你們另找别的活儿吧。下窑这碗飯，不好吃，累死人呀。”最后，他們在河南街，碰到一个白胡子的老窑工。楊得益想老年人說实話，迎头給那老窑工作了一个揖。問：“老大哥，像我們爷俩这样的，您知道有哪个煤

窑可以收下？”那老窑工睁开眼睛，把他父子俩上下打量了一遍。叹口气说：“唉！你们是爷俩吗？”杨得益说：“是。”那老窑工说：“你们才到门头沟吧？”杨得益点了点头。那老窑工“唉”了一声，自言自语地唱道：

“门头沟，门头沟，自古苦水不断流，
千人恨，万人忧，下窑人儿愁更愁。
穷人来到门头沟，大祸早已放前头；
春卖儿，夏卖女，秋天再把老婆丢；
单等北风雪花飘，窑主银子像水流。
窑下事故天天有，窑工到此活到头，
拉到后沟喂黄狗，最后尸骨也难收。”

那老窑工说：“真想不到，还有人自愿到这儿下煤窑啊！”杨得益说：“家里没法活；上天天没路，入地地无门啊。”那老窑工说：“唉！其实这也是咱们穷人走的一条绝路啊。你们爷俩既然来啦，那你们就到‘十亩地’去看看。‘十亩地’在这东山根，是个大煤窑，他那里生意好，用人多，只要有口气儿的人他都要。”老窑工说完，就蹒跚地走了。杨得益拉起杨宝山说：“走！咱们到‘十亩地’去看看。”杨宝山说：“这个老大爷可是个好人。”杨得益说：“就是。你看连人家姓名也没顾上问问。”说着，觉得很惋惜。

他父子俩来到“十亩地”，一看这煤窑的窑场气派很大。满窑场上，驮煤来的牲口骆驼，都卧满了。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生意很兴隆。他们来到柜房，一推门，刚叫声掌柜，还

沒說話，那賬房先生就一揮手，大聲喊：“快滾！快滾！你們要飯怎麼要到這兒來了？就不睜眼瞧瞧，這是什麼地方？”楊得益說：“先生，我們就是到這兒來掛號下窩的。”那先生“咦”了一聲，站起來，往他們跟前走了兩步，問：“你們想下窩？你倆是一起的嗎？”楊得益說：“我們是爺倆。”那先生說：“倒好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看你們這樣兒，走不到窩下就死了。我可得派工把你們拉上來呢。”楊得益說：“先生，我們可是能受苦的人，這些天我們吃不上飯，才落魄成這個樣子。要是能吃上兩頓飽飯，我們的力氣可大咧。”楊得益往外一伸手，說：“先生！您看我這手夠多粗。連上那磨透天的大山上去打柴，平平常常，我都能担它一百多斤。”那先生轉臉看着楊寶山說：“這個吃屎的孩子，也想下窩？”楊得益說：“您別看他小，他從四、五歲上就干活了，也摔打得很硬棒呢。”那先生考慮了一會，說：“就收下你們吧。你們背煤有傢伙嗎？”楊得益說：“我們渾身衣裳，滿肚子干糧，哪裡有什麼傢伙？使用什麼，還得先請先生替我們想辦法。您就多積點德，救人救到底吧。”那先生“唔”了一聲說：“飯錢、傢伙錢、燈錢、油錢、繩子錢，都由櫃上給你們墊也可以，不過，咱們要把話說在前面，你們可要吃些虧呀。”楊得益說：“吃什麼虧？您說說。”那先生說：“櫃上預備了幾份傢伙。凡是到這兒下窩的，只扛着個嘴來，沒有傢伙的，大家輪流着使用；誰下班，誰拿去用，上班就交回來。櫃上記你一笔賬，按市上的價錢，加上二成，算你買櫃上一份新傢伙。欠款天天從你工錢里扣。這筆錢扣不清，你就得在這煤窩上干，不准

离开。你们爷俩要是愿意这样做，我就给你们找两份家伙来，若不愿意，你们就自己想办法，到旁的煤窑去干吧。”这种办法，明明是：

設下陷阱由你跳，撒开大网捕魚虾。

誰也明白，这是窑主設計坑人騙財。楊得益想了想，說：“先生，就照着你說的办吧。”那先生又逼問一句說：“这可是你自願？将来后悔了，可別罵我呀！”楊得益說：“您帮了我們的忙，我們就是丢了骨头，也不能罵您哪！”就这样，算是把条件講妥了。

那先生立刻給了他父子俩一人一份又破又旧的家伙，什么麻袋、繩子、长嘴“王八灯”……那先生讓他們拿好，領他們到大伙房吃了一頓飯，然后把他們交給窑头儿，說：“这两人是新来的伙計，明天一早，就讓他們跟着上班吧。”那窑头儿將他們帶进“大鍋伙”，指着靠牆的椅角說：“你們就睡在这儿。明天听着叫班，跟大家一起下井。”那头儿說完走了。他們也就睡下了。一夜无話。

第二天，三星儿还没有落，那头儿就来叫班了。父子俩新来乍到，事事随着大家，好歹吃上几口冷窝头，喝上一气凉水，就到窑口上等着下窑。听那头儿講下窑的規矩，說：“大家下窑的时候，都得拉上一根窑柱，送到掌子头。誰不拉，就不准背煤。你們背上来的煤，先扣四十斤做‘添火費’。欠柜上錢的，頂少要背十次，背不够，不能下班。”那头儿的話一講完，大家爭先恐后，拉上木头，拚命往窑下跑。

因为誰先到掌子头，煤正多，可以随意背。后到掌子头的，煤沒了，还得等着往下刨，一誤就是很多時間。他父子俩头次下窑，路不熟，只好跟在人家后面走。

乍下窑，头上虽有个“王八灯”，可是看哪里也是黑糊糊的一片，三步以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巷道又低又窄，人得弯着腰往前走，稍一抬身，脑袋就撞到頂板上。脚底下坷坎不平，走起来，深一脚，浅一脚的，迈不了三步，就得摔个跟斗。楊宝山一路往前走，上边脑袋撞頂板，好像卜浪鼓，嘭嘭嘭不断气；下边石头絆着脚，歪蹇不倒翁，摔倒了又爬起来。楊得益說：“宝山！慢点走吧，別回头摔坏了身子。”楊宝山說：“还慢着走呢？您看人家早到掌子面的，都背上煤往回走啦。咱們再不急着点儿，怎么背够数啊？”

越往深处走，空气越稀薄，越悶热得像蒸籠。他們走到掌子面，累得只顧张着嘴喘气儿了。刨煤的窑工問：“你們是新来的吧？”楊得益說：“是。”那刨煤工說：“你們先少背点。日子长了就习惯了。”他們背上煤往回走，楊得益渾身酸軟，拖一步好像有十万八千斤重。便說：“宝山！这样累活，別說背十次，我連一半也背不了啊。”楊宝山說：“等上去求求头儿，就說咱們新来乍到的，少背几回，将来再补。”父子俩互相安慰，互相照顧着，两只胳膊拄地，一步一喘地往前爬。在平巷里，倒还没有觉着担惊害怕，可一爬那弧梯，楊得益的心就突突地跳起来了。那弧梯直上直下，好几丈高，身上又背着煤，稍一失脚，掉下去，就是摔不死，也要摔成了缺胳膊短腿的残废人。楊得益讓楊宝山在前面爬，他

在后面照顧着。正爬到上不上、下不下的半腰上，楊宝山一抬头，那头上戴的“王八灯”，灯花一哆嗦就灭了。楊得益見楊宝山的灯灭了，心里一急，一抬头也灭了。在窑下，那灯一灭，黑洞洞的，比伸手不見掌的大月黑天，还得黑上一百倍。楊得益說：“宝山，咱們已經踩到閻王爷的鼻子了，赶快摸着爬到平巷去吧。这里要一脚蹬滑了，就回不去家了。”爬一步，楊得益叫一声：“宝山在哪儿？”楊宝山答：“爸爸，我在这儿呢。”父子俩好不容易爬到了平巷，楊得益把身上背的煤往旁边一扔，就躺在巷道里，呼哧呼哧地喘开了气，連話也說不上来了。楊宝山看見巷道里有个灯亮走到他的跟前。他想讓人家帮忙給点着灯，便大喊了一声：“灯死了！”他喊声未落，那人狠狠的打了他一棍。楊宝山急起来說：“你为什么打人？”那人說：“你胡叫什么‘死啦’‘灭啦’的？是你死？还是咒旁人死啊？你不会說灯不着了嗎？打你一棍子，教你記着，以后在窑下不准說这种不吉利話。”那时候窑主們宣传迷信，麻醉工人，在窑下任怎样苦难，也不准窑工說不好听的字眼。楊宝山借着灯光一看，打他这人，正是下窑时，向他們宣布規矩的那个头儿。便哀求他說：“那您就帮助我們把灯点一下吧。”那头儿說：“我沒有閑工夫！你們就摸黑爬吧！”那头儿說着，甩着手走了。气得楊宝山直跺脚。楊得益說：“你看，下窑这罪能受嗎？”正是：

窑下沒有灯，寸步也难行；
到此黑暗处，哪里找光明？

楊宝山想：“这回再有人来，我一定拉着他不放，非讓他帮助我把灯点上不行。”他正想着，果見有个亮儿，順着弧梯慢慢地爬上来了。他模模糊糊的看見有个人，刚一露头，他猛一下子，张开两臂，就把那人抱住了。那人正低着头往上爬，突然被楊宝山一抱，他觉着軟糊糊的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可吓坏了。“媽呀！”一声，把身上背着的煤就松了手，泡了下去。那人揚起胳膊来，正要打，气急地問：“干什么的？”这时楊宝山也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因为那掉下去的煤，若是砸着人，就会把人砸坏的。他顛声說：“大叔，我是背煤的。我的灯不着了，想求您帮助点上。”那人一听，是个小孩在說話，把揚起的胳膊，往下一放說：“唉！你怎么不說話？亏得我后面沒有人，要是有人，岂不把人家砸坏了嗎？把灯拿来吧！”楊得益見出了事，也湊过来，向那人道歉說：“大哥！这孩子太莽撞，头回下窑，不懂深浅。”那人說：“都是受苦人，沒有有什么。”很快就把楊宝山和他爸爸的灯給点着了。又耐心地指导楊宝山說：“小兄弟，你这灯戴得不对头，竖着頂在脑門上，一抬脑袋就灭了，你以后要横着戴在右頰上。这样直直腰，抬抬头，就灭不了。”楊宝山真是从心里感謝这位窑工的指教。

灯点着了，楊得益坐在巷道上想心事。楊宝山說：“爸爸！咱們往上背吧。”这时很多窑工又翻回窑下，到掌子面去背第二回了。楊得益忽地站起来，把他背的煤往地下一翻，就气呼呼的說：“宝山！把煤倒下，不背了。”楊宝山說：“那人家答应？”楊得益說：“不答应再說。走！咱爷俩上去

算賬去。”

他父子倆回到地面，直奔賬房，那賬房先生見他們早不早，晌不晌地來了，奇怪地問：“你倆沒下窟嗎？”楊得益說：“下了。”那先生說：“怎麼這樣快就上來了？”楊得益說：“不干了。算賬！”那先生嘿嘿地冷笑幾聲，說：“算賬？可以。”他順手一指牆上的大水牌說：“楊得益和楊寶山，預支櫃上銅元共一百五十六枚。你們把這欠賬還清了，立刻就可以滾了。”楊得益一聽，當時就吓楞住了。正是：

重利盤剝資本家，如意算盤巧撥刺。
押租一刻千金價，強取豪奪把人殺。

第七回 楊得益窮途逢故友 常有福末路得良朋

話說楊得益听了那管賬先生的話，怔了足有好幾分鐘，才顫聲地問：“先生，您看錯賬了吧？我們爺兒倆昨天才到這兒，什麼時候向櫃上預支過錢哪？”那先生毫無表情地說：“你們昨天來了，吃的飯錢，下窩點燈的油錢，使用背煤的傢伙錢，夜里住‘鍋伙’的房錢，不都是櫃上給你們墊辦的嗎？”楊得益和那先生辯理，說：“就算我們爺倆吃了你們兩頓飯，點了你們半斤油，用了你們一下傢伙，現在原物給你們送還了，又沒損壞一點，從哪里會算出这么多的錢呢？”楊宝山插上一句說：“爸爸，我看他們就是不講理，想訛咱們。”那先生猛把桌子一拍，說：“好小鬼崽子！你說什麼？不講理？憑說你們？明着告訴你們說，這兒就是不講理！要講理，你們到警察局去！”楊得益見那先生生氣了，連連給他作揖，說：“先生，他年歲小，不懂事，您不要和他一般見識。”楊宝山理直氣壯地說：“爸爸，我們一個錢也沒用他們的，他們硬說我們欠下这么多錢，這還叫講理嗎？”楊得益用力把楊宝山往後一拉，說：“你還嘴硬？給我少說幾句吧！再說，看我收拾你！”那先生點著頭說：“嚯，好厲害呀！”楊得

益又赶忙轉身給他作揖。哀求着說：“先生，您就可怜可怜我們吧。我們这些穷人，要是有些錢，还会从家里逃出来哪？您給儿孙們积点德，高抬貴手，我們就能活了。”那先生冷冰冰的，眼珠都不动一动說：“我这里不是‘积善堂’，是煤窑。下窑的哪个不是穷人？我要都可怜起来，我这窑就甬开了。你也不用再費話了，就是把死人說活了，也沒有用。昨天你們来时，我就有言在先。这是‘姜太公釣魚——願者上鉤。’錢，当时还清了，你們立刻就走人，沒有錢，没什么說的，赶快給我下井去！再搗乱，我可就要对你們不客气了。”楊得益知道窑主的心都是鉄打的，再央告也沒有用。一橫心說：“好吧！我們爷儿俩来时，从家带来一条破棉被，就把这条棉被頂賬吧。”那先生說：“拿来看看。”等楊得益把被子拿来，給他一看，被子面东补西縫的，看来倒还齐整，可一打开，那被里破得像乱麻繩，棉花滾成了穗子。一股子酸臭霉气味，从被子里冲出来，薰得那先生倒退了好几步。他捂着鼻子，連連摆手說：“快！快！快拿走！这被子連一个銅子也不值。”楊得益被逼无路，把被子往地下一扔，說：“你要被子就这一条，要命倒有两条！反正我們不干了，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！”他这么一硬，倒把那先生吓唬住了。他想了想，又看了看他父子两个，就比刚才較和气的問：“你們在这門头沟，沒有个老乡和亲戚朋友嗎？”楊得益摇头說：“沒有。”那先生說：“你也別把話說絕，我看，你把孩子留在这儿等你，你出去到街上轉轉，要是遇上个老乡什么的，借上点錢，把柜上的欠賬还清了，咱們不就两便了嗎？我这可是替你們想，一

番好意啊。”楊得益用鼻子哼了一聲，說：“好意！你怕我跑了？把我的兒子留下作押賬，是不？告訴你說，窮人有个窮志氣，要讓出去，我們爺兒倆一起走；不讓，就算！我們的命都豁出去了，逃跑什麼？”那先生說：“好！你們就去。料你們也不敢跑！你們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寺；跑得了門頭溝，跑不了涑源縣。”說罷，他擺了擺手，表示讓他們快走。正是：

天下烏鴉到處黑，窮人有理依靠誰？
呼天不應地不語，走投無路家難歸！

他父子倆來到十字路口，正不知往哪里去好，突然有個人從背後扳了一下楊得益的肩膀，說：“老益嗎？”楊得益回頭一看，“啊”了一聲，說：“是你？”拉起那人的手，熱呼呼地說：“真是：‘天無絕人之路’，我父子這回有救了。前些日子，听人說，你到了門頭溝，怎這麼巧，就在這裡碰上了呢？”

原來這個人姓于，叫明德。外號于大嘴，也是涑源人，過去常同楊得益在一起幫人扛活，兩個人的感情處得十分好。于大嘴說：“什麼風把你們爺倆也刮到這兒來了？”楊得益說：“一言難盡哪！”於是，就把他們怎麼來到門頭溝，前前後後的滿腔苦水，一古腦兒向于大嘴說了一遍。然後征求于大嘴的意見，說：“他大叔，你替我拿拿主意吧。”于大嘴說：“真人不說假話，我說出一條道來，你看怎麼樣？”楊得益點頭說：“兄弟你說吧，我信你的。”于大嘴說：“你們爺倆既然來了，由我看就留下，干些日子再說。反正窮人到哪裡，都是一樣的賣力氣受罪。我現在就在同義窑上干活，已經在水

牌上存下几个錢，你先拿去还清‘十亩地’，然后，我再帮助你们爷俩，买上两套家伙。你们有了家伙，就不再受窑主们的克制了。咱们爷仨一起受苦，有了难处，大家也可以互相帮助。实在不行，等到阴历年，咱们再一起回老家。你看怎样？”楊得益点头說：“就依着兄弟你吧。”

当时，楊得益从于大嘴那里拿了錢，还了“十亩地”。于大嘴将他们父子俩，带到同义窑的“大鍋伙”里住下。第二天，他们父子俩就跟着于大嘴，去柜上挂了号，一起下窑受苦了。

过了几天，楊得益和楊宝山下了班，吃完饭，楊宝山跟着于大嘴到街上溜湾。楊得益觉着很累，就回“大鍋伙”去睡觉。他正睡得昏昏沉沉的当儿，忽然觉得有人挤了他一下。耳旁有人說：“借借光，讓我也躺下。”楊得益挪了挪身子，那人就躺在他身边睡下了。到天快亮，头儿叫班来了，楊得益这时才看清楚，原来睡在他旁边那个人，正是他们前些日子来到門头沟，在街上好心给他们指路的那位老窑工。楊得益高高兴兴地跟那老窑工打招呼，說：“您还認識我吗？”那老窑工揉揉眼睛一看，說：“認識。你不是前些日子在路上問我，哪里可以下窑的那个人嗎？”楊得益說：“是啊。”老窑工說：“想不到你也到这儿来了？”楊得益說：“老大哥，您也在这儿受苦嗎？”那老窑工点头說：“我在这同义窑背了几十年的煤了。老婆、孩子全家大小都背沒了，就剩下我这一条老光棍了，还在这儿活受罪。”楊得益說：“前几天，我怎么沒看見您哪？”老窑工叹了口气說：“我有一个老朋

友，在这隔壁的煤窑上背煤，前几天窑里‘塌大顶’，他不幸死了。他没儿没女，我怕他们把他拉出去喂狗，我东奔西走，借了点钱，买了领席，把他卷巴卷巴埋了，所以我这几天没有上班。”杨得益说：“我们那天在路上碰见您，听您一说话，就知道您是位善心人。看，尽顾说话了，还没问您贵姓呢？”那老窑工说：“我的名姓倒是挺好的，叫常有福。可是我这一辈子，也没有过一天福。”杨得益也将姓名和来门头沟以后的种种情况，说了一遍。那老窑工说：“门头沟这地方，别看穷人多，可是哪个穷人也沒有好气受的。咱们哥们今天碰在一起，也算千里有缘来相会呀。”

从此常有福也和于大嘴、杨得益爷儿俩，天天一块下窑。他们的感情，一来二去，一天比一天深起来。常有福经常讲说一些门头沟窑工们的苦难情况，常常把大家讲的唉声叹气，泪流满面。他背后劝杨得益说：“老益呀！早点离开门头沟，就早得一天福。我在这地方看人多了，在这地方呆长了的人，很少有好的下场的。我老了，这把老骨头扔在哪儿都是一样。你呢，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何必往这条死路上走呢？”杨得益听了这话，心里非常感动。加上他天天在窑下，亲眼看见窑工们被头儿们任意抽打侮辱；窑主们又为了多出煤，发大财，哪里还管窑工们的死活。窑底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的设备，窑工的生命丝毫也没有保障。谁死了，给一张席头一卷，还算是好的；坏的，往外一拉就完事了。看来死一个窑工，就像死一个蚂蚁一般。这些天天不断发生的人间惨事，使杨得益下决心要离开门头沟。杨得益把

这心里的話，告訴了于大嘴，問他怎样？他也同意等到临年近了，和楊得益一起搭伴回老家去。

旧历腊月十七日，是“窑神爷”的生日。这一天，按着窑上的規定，窑工們都得加班給“窑神爷”背一天“香火煤”。窑主也虛情假意地弄点吃的，請大家吃吃。过了这天，如果不願意干的，就可以算清賬走了。楊得益和于大嘴，按着規定，向窑上算清了賬，正准备一两天內动身回家，想不到那位老窑工常有福，忽然得了急病，躺在炕上起不来了。那时一个窑工如果得了病，要是水牌上有存錢，“鍋伙”里还能照顧一下，要是沒錢，就只好等死了。常有福由于年老体弱，苦受一天，也混不上两頓飯，哪里会有多余的工錢？楊得益見他病得这样重，心里說：“我可不能扔下他不管。俗語說：‘路遙知馬力，患難显宾朋’。我要是这时一走，还算个人？”他又和于大嘴商量，說：“他大叔，咱們先不走吧，常大哥病得这样子，咱們一走，他就完了。我想咱們應該留下照顧他一时，等他病好了，咱們就是晚回去几天，为了朋友也值得。”于大嘴說：“你不說，我也有这个意思。”常有福在昏睡中听見他倆的話，掙扎着睜开眼睛，說：“你們不必为我再耽擱日子了，决定哪天走，还是哪天走吧！掙几个錢不容易，別为了我又耗費了。你們的好意，一說我就領了。再說我这个病，能好便罢，不好，死了也就死了，还省得再活着受罪呢。”楊得益安慰常有福只管养病，說他們留下照顧他是應該的。穷人出門在外，哪个沒有三灾四祸，都要仰仗着穷哥們来互相帮助的。他們这样做，也不过是尽点人情。劝他不要过

意不去。

楊得益和于大嘴留下后，每天下了班，就給常有福弄湯弄水，細心地照顧他的病。可是常有福的病，却越来越重，看不出一点轉机。他有时清醒过来，看見楊得益那样体貼他，很不过意地說：“老益呀！我知道我这次不行了。你跟于老弟对我这种深情厚义，我只好来世再报答你們了。”說着，他已泪流滿面。

这天正是腊月二十三，旧风俗管这天叫做“糖瓜节”。每年到了这天，就算进入旧历年关了。街上写春联的，卖花炮的，糊灯笼的，摆供花的，到处都是一片年关景象。楊得益和于大嘴从窑上回来，到街上給常有福抓了药，又买了几个糖瓜儿。准备回去送給他，讓他知道今天已經是“小年下”了，也好喜欢喜欢。一边想着，兴冲冲地走回“鍋伙”，往常有福躺着的地方一看，空蕩蕩的，什么也沒有了。不覺一怔。心說：“他动不了啊，可往哪儿去咧？”正惊异間，那管“鍋伙”的先生来了。楊得益忙問：“您看見常有福嗎？”那先生淡淡地說：“你問他有事儿？”楊得益說：“我給他抓药来了。”那先生微微一笑，說：“你回来晚了。他已經不行了。”楊得益說：“莫非他过去了？”那先生說：“差不多了。現在年关已到，刚才老窑主来查房，看見他病的样儿，說大年下的，煤窑为了来年的生意兴隆，都要取个吉利，別讓他死在这儿，脏了这块地方，冲跑了財神爷。老窑主吩咐我們，把他弄到別处去。”楊得益急起来問：“那你們把他弄到哪儿去了？”那先生說：“才刚時間不大，我叫伙計把他送到后沟去

了。”楊得益脑袋轟的一声，好像打了一个焦雷。“啊”了一声，心說：“你們好狠！”因为那般黑心的窑主，往常不断地把那些病了、还没有断气的窑工們，扔到后沟去，活活地喂狗。他扔掉手里的药包，像疯了一样，撒腿往外就跑。

楊得益一口气飞跑到后沟，站在那沟沿上一看，只見橫屍豎臥，到处都是缺胳膊短腿的死人。遍地白骨累累，鮮血染紅了沟边的石头。虽是数九隆冬，但那腥臭之气，还是一陣一陣地刺人鼻孔。数不清的野狗，在那沟里，跑着，跳着，嚎着，叫着，互相追逐着，……吃着死人肉。正是：

人間慘事隨時有，哪見活人喂牲口？
這般仇恨告后者，好了疮疤莫忘疼。

第八回 講友爱稚子結新交 說家史慈母忆往事

話說楊得益看見這野狗吃人的慘景，兩眼都模糊了，但他又不能不看。此時他激憤萬分，渾身顫抖着走向死人堆里。瞧瞧這個，看看那個，就是找不見常有福。心說：“莫非野狗把他吃淨了？不能吧？工夫不大呀？”他抬頭看見前方，有幾條大狗，正在圍繞着一個什麼東西嘶叫。他奔上去，將狗掙開，定神一看，可不正是常有福。一只大腿，已經咬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；一只手還在微微地擺動。楊得益急叫一聲：“大哥！”就軟癱在那裏了。那群惡狗，忽見楊得益坐在地上，以為又是一個新拉來的人，遂舍掉了常有福，群向他撲來。楊得益趕忙隨手抄起石頭，向狗打去。可是打退這條，又來了那條。顧東顧不了西，顧前顧不了後。越打，那些狗越往上撲。正在危急之際，楊寶山和于大嘴也匆匆地趕到了這裏，才幫助楊得益，把狗打散。這時再看常有福，已經斷氣了。楊得益向着常有福的屍體，低着頭沉重地說：“大哥，我來晚了，對不起你。”回頭對於大嘴說：“老弟，你趕快到賬房，從我的名下支一點錢，到街上買領新席，拿到這兒來。咱們把老常哥卷一卷，埋一埋，省得讓野狗把他

嚼光，讓他落个全尸去，也算咱們朋友一場。”于大嘴答应而去。

少时，他們三人刨了个坑，就把常有福埋在东山根下了。

楊得益埋常有福回来，一夜翻来复去，不能入睡。天亮起来，立刻和于大嘴到柜上結清了賬，准备回家。当他們要走时，楊宝山却願意留下。他說：“爸爸，您先回去吧，我还在这儿受苦。”楊得益說：“为什么？难道你就不想你媽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干么不想呢？可是想媽也頂不了挨餓。我回去給地主干活，也比这儿輕松不了，一天掙不了两个大銅子，到时候还賴賬。可是这里，虽說險一点，倒能多拿两个，反正我不回。”楊得益深知这孩子的脾气，非常倔强、大胆，宁折不弯。他說不走，你再劝他，他也不会听你的。可是自己再也不願在这悲慘的地方多呆一时。細想一下，把他留在这里，却也比在家里挨餓强。最后楊得益狠了狠心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万般无奈，答应楊宝山留在門头沟，他便和于大嘴搭伴回老家涑源去了。暫先按下不題。

且說楊得益在門头沟时，楊宝山跟着一起下窑，一个小孩子，人家也不十分注意。等楊得益走了，楊宝山独自一个又回到窑上，人家覺得他太小，恐怕干不了多少活，便不許他再下窑，就从“鍋伙”里把他赶出来，無論他怎样央告也不行。楊得益临走时給他的錢，只够两天吃的。这样楊宝山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小流浪汉了。

这节令正是天寒岁末，滴水成冰，北风刺骨，大雪纷飞

的时候。这日楊宝山来到圈門外的沟沿上，想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留他干活，見迎面走来两个孩子。一个約有十四五岁，一个和自己差不多。两人都背着柳条筐子，边走边說。只听那个大一点的說：“他們要找小孩，哪里去找？眼看就过年了，他們只給这么几个錢，誰願給他們卖命？”楊宝山听了这話，想他俩准是替人找做活的。急走两步，迎上去問：“大哥，哪里找人做活？”那大一点的孩子，用眼睛斜了他一下，說：“你問这个干么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正在找活做呀。”那大一点的孩子撇了撇嘴，說：“你这点点，沒有吃奶的力气，还想干活儿？”楊宝山把腰一叉，說：“咱俩摔一跤，比一比，你看我的力气怎样？”那大一点的孩子說：“好哇！”他把筐子放在一边，丁字步一站，叫陣說：“兄弟来吧！”楊宝山一个箭步，窜上前去，两手将对方拦腰一抱，脚底下一使絆，两膀一抖，用劲往外一甩，就把对方扔出好几尺远。对方晃了两晃，差一点摔在地上。对方将大拇指往外一伸，說：“行！有你的。明天就跟我們一起去上班。”楊宝山說：“大哥，你叫什么？”那大一点的說：“我叫鉄蛋。他叫二蛋。你呢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叫宝山。”鉄蛋說：“明天天亮，咱們就在这里聚齐儿。咱仨一起到那新窑門背石头去。”楊宝山說：“大哥，你能給我借个灯嗎？”鉄蛋說：“你什么家具都沒有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在这儿連家都沒有，哪儿来的家具呢？”二蛋說：“你原来是个要飯的小光杆啊？”鉄蛋瞪了二蛋一眼：“別这么說！大家一起受苦，都是兄弟。”二蛋說：“我也沒說不是兄弟呀。”鉄蛋說：“二蛋，你回家吧。宝山，走！先到我家去。”

鉄蛋家住在圈門外沟沿上的一間破草棚里，家里只有一位老母亲。鉄蛋把楊宝山引到家里，跟他媽說：“他叫宝山，是我剛交的朋友，明天我們一起背石头去。”他媽說：“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还不歇一歇？”鉄蛋說：“什么过年不过年，歇一天吃啥？窑上既开工，就去嘛。”說着，他跳上炕去，从墙上摘下一盞“王八灯”，他媽忙問：“你摘它干么？”鉄蛋說：“宝山兄弟明天下窑沒灯，讓他用吧。”鉄蛋將灯递到楊宝山手里，說：“別看这灯破，这可是我爸爸用过的。”他媽也指着那灯說：“这可是个紀念物，我守着它十四年了。”

鉄蛋媽說着，便从破柜子里，端出来四个窝头，說：“孩子們吃吧。”楊宝山說：“大媽，我不餓。”鉄蛋媽便問：“你家住哪儿？”鉄蛋說：“他沒有家。”鉄蛋媽用手一拉楊宝山說：“你和鉄蛋既是朋友，明天又一起去干活，你沒有家，外边又这么冷，就住我这里吧。你大哥吃什么，你也吃什么。”当晚，楊宝山就依着鉄蛋媽的話，安心住了下来。

次日清早，鉄蛋領着楊宝山，在路上按着約定的地点，約齐了二蛋，三个人一同来到新开井的那家窑門。在賬房前面，遇見管賬的先生，鉄蛋指着楊宝山說：“先生給他挂个号。”那先生看了楊宝山一眼，說：“他太小，不行！”鉄蛋說：“你們不是为了少出工錢，专找小孩背石头嗎？我給你們找来了，为什么不要？”那先生說：“我讓你找那些有力气的，能干活的。誰讓你找吃屎的孩子哪？”楊宝山听先生說他不能干活，他心想：“我讓你看看。”他走到那旁边的石头堆旁，看准了一块大石头，約有四五十斤重。他弯下腰，两手往上

一抄，平平地端起来，不慌不忙，搬到先生的跟前，高喊一声说：“这力气行吗？”那先生恐怕他砸着，叫他赶快放下。他却一努劲，将那石头高高地举过了头顶，转身走回石头堆，轻轻地放下了。铁蛋说：“先生，你看我这兄弟怎么样？”那先生说：“好吧，你带他下井吧。”

到了井下开巷子的掌子面上，铁蛋、二蛋两手拄地、往地下一趴，打石头的工人，就搬石头给他们装满了扁筐，背起来走了。杨宝山也学着他们趴下来。那石工搬起石头来才要装，一看杨宝山太小，又把石头放在旁边了。他趴了一会，见那石工老不给他装，他奇怪地问：“大叔，您快装啊，人家都走远了。”那石工说：“你背得动吗？”杨宝山说：“背不动就能来了？我不背，到哪里去吃饭哪？”那石工说：“就给你少装点，先背一背看。”说着，就给他装了三块石头。杨宝山心里急，背起来就跑，上弧梯时，遇见铁蛋、二蛋，已经背完了一回，正往下走。杨宝山低着头往上爬，一步当成两步，刚刚爬到出口，不料一脚蹬空，杨宝山和石头，就从四五丈高的弧梯上，唏哩哗啦地滚了下来。铁蛋见杨宝山泡了梯子，他扔下扁筐扑向前去，想一把将杨宝山抓住，不料一块石头飞来，正好擦到铁蛋的左颊上，登时划了一道二三寸的大口子，鲜血流了满面，昏倒地上。另一块石头，从二蛋的腿上飞过去，擦掉一块皮，伤势倒不甚重。杨宝山虽从弧梯上滚下来，由于身上背着扁筐，可巧被两块石头卡住，倒没有摔着。石工们见铁蛋昏在地下，脸上的口子还不住地往外冒鲜血，大家都赶快跑向前来，将他抱起，把灯扒开，倒了

把电石灰末子，給他糊上。二蛋从衣服上，扯下一块破布，算是好歹給他包扎上了。

楊宝山早吓怔了。停了一会，鉄蛋才緩醒过来。他一睜眼便急着問：“宝山呢？摔着沒有？”这时，楊宝山扑到鉄蛋的脚下，跪在那里說：“大哥，我养着你。”鉄蛋用手一拉他，說：“快起来！这点伤算啥！走，背石头去。下了班，咱們好一起回家过年。”

那时候窑上的規矩，工人們受伤，窑主們概不負責。如果这伤是由旁的工人造成的，就要由出事故的那个工人，包賠負伤工人的全部工資和生活、医疗等等費用。鉄蛋听楊宝山要負責养他，反而安慰楊宝山說：“兄弟，不用說我受这点伤，还能繼續干，就是再重，也不能讓你担起来呀！窑下做工的，誰願意出事呢？”楊宝山是很少流泪的。这回他却嗚嗚地哭起来了。

等下班时，鉄蛋的左脸已經腫起来，眼睛也都睜不开了。楊宝山胆怯怯地問：“大哥，怎样？”鉄蛋說：“兄弟，放心吧，沒啥。”他反倒高高兴兴地像沒有发生什么事一样。他回头告訴二蛋說：“今天夜里过年等着你，到我家吃餃子去。”又用手一拉楊宝山說：“走，咱們回家去。說不定媽媽还許給咱們准备下点儿好吃的呢。”

二人說說笑笑，走到半路，已經看見那間小草房了，鉄蛋忽然站下不走。楊宝山見鉄蛋的情緒忽然冷落下来，忙問：“大哥你怎么了？是伤口疼吧？”鉄蛋搖搖頭說：“不是。”楊宝山說：“那末，你怪罪我了？”鉄蛋說：“更不是。”楊宝山

說：“那为什么？”鉄蛋說：“我这样儿回去，媽驀然一見，她会害怕大哭起来呀。”楊宝山說：“要不这样吧：我先回去跟媽說說，大哥后回去一会儿怎样？”鉄蛋点头同意。

不一会儿，楊宝山回到家里，見鉄蛋媽已經給他們包好了餃子，正等着他們回来吃呢。鉄蛋媽一見楊宝山一个人回来，就是一怔。忙問：“你大哥哪儿去了？你們俩不是一起从窑下上来的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們一起上来的，一起回来的，他現在在半路上，讓我先回来跟媽說說。”鉄蛋媽說：“說什么？”楊宝山吞吐了半天，也沒說出一句整話。鉄蛋媽有点着急地問：“孩子，到底什么事？說嘛！不怕。”楊宝山这才胆怯地說：“媽，我做了錯事，泡了弧梯，石头掉下来把大哥的左脸擦了一下。”鉄蛋媽猛地从炕上站起来，手和嘴都顫抖起来了，說：“他伤怎样？快領我去看。”楊宝山說：“媽，他不要紧，真的，一会儿他就回来。大哥讓我先回来告訴您，就是怕您着急。只要您不难过，我們哥俩就放心了。”

媽媽望着楊宝山手里提着的那盞灯，頹然地坐在炕沿上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說：“孩子，你把那灯提起来，讓我看，我不难过。”可是鉄蛋媽的泪，却似泉水一样唵涌唵涌地往外流。楊宝山不由自主地跪倒在鉄蛋媽的脚下。哀求着鉄蛋媽說：“媽，您別难过呀。我大哥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您就收我作个亲儿子吧。我像大哥一样孝順您。”說着，他一連气給鉄蛋媽磕了三个头。鉄蛋媽从地上一把将他拉起来說：“孩子，你別錯怪了媽，媽流眼泪，不是因为你打伤了你大哥，我是想起了你大哥的爸爸死去时的情景。孩子你坐，

下,听我说,你用的这个灯,就是他爸爸活着的时候用的。也是这么一个冬天,快过年了,他爸爸去下夜班,我就在这个时候,养下了你的大哥。那天我记得好像比今天还冷,外边刮着一阵一阵的白毛大风。盼到下班的时候了,人早该回来了,可是左盼也不来,右盼也不来,我又刚刚生了孩子,也不能出去看看。真把我急得心都好像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了。盼着盼着,忽见两个和他一起下窑的兄弟,把他搀扶回来了。他一进门,见我生了孩子,非常高兴。我问他:‘你怎么啦?’他说:‘一块石头打伤了腿,没有什么,裹起来了,过三天就会好。’要说他爸爸那伤,确实也不能说太重,要是有钱请个大夫治一治,本来三几天也是可以好的。唉!谁想到穷人的命是不值钱的!他爸爸那条腿呀,就一天天越来越肿,越肿越坏,流脓滴水,从春天闹到夏天,伤口生了蛆,把一条腿整个烂掉了。当你大哥刚会叫‘爸爸’的时候,他死去了。你大哥过了今天五更,就十五岁。他爸爸整整死去十四年了。我听说你大哥被石头打伤,怎能不惹起我的伤心呢?”说到这里,铁蛋妈就又抽咽起来了。

铁蛋猛然推开们,一步扑到他妈的怀里,大声说:“妈您别伤心,我不会像爸爸那样的。”他妈捂着铁蛋的头,不敢正眼看一看铁蛋的脸。她撩起大襟,擦干了眼泪,说:“孩子们,你看,只顾说话,饺子都凉了。快拿碗吃吧。”正是:

鱼儿爱水鸟爱林,风雨同舟分外亲;
天下名泉共一水,穷人到处爱穷人。

第九回 謀活路被騙走龙烟 受欺凌拚死杀日寇

却說楊宝山因“泡坡”砸伤了鉄蛋，总算万分侥幸，鉄蛋的伤，沒有发炎流脓，就漸漸的好起来了。他和鉄蛋，还是天天到那新开的煤窑上去背石头，他們一天掙的錢，不够吃兩頓飽飯的。鉄蛋媽經常餓着不吃，要不就只喝点稀的，总是先讓他們吃飽。日子长了，楊宝山覺着这样下去，实在对不起老人。过了几个月，恰好有座老煤窑招童工下窑，給的工錢也比背石头稍多点，他就去挂了号，要搬到“大鍋伙”去住。鉄蛋媽流着眼泪，再三再四，誠心誠意地留他，不讓他走。他說：“媽，您对我的大恩情，我至死也不会忘。等我下窑掙了錢，再报答您。您放心，我会經常来看您的。”鉄蛋媽見楊宝山决心要走，留他不住，說：“唉！你在媽家里，挨餓受冻，这么好几个月，媽覺着对不起你。这回你又去下窑，別管苦吧，累吧，如果真能吃上几頓飽飯，媽看着也高兴啊。”說着，又流了眼泪。楊宝山見老人这样伤心，心里也非常难受，只得含笑安慰老人一番。回头又和鉄蛋說了一些彼此鼓励的話。临走时，鉄蛋媽又将楊宝山身上那件破烂衣服，縫补整齐。楊宝山这才离了鉄蛋家，搬往“大鍋伙”去

了。按下不提。

单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大动干戈，在蘆沟桥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。卖国贼蒋介石听见大炮一响，毫不抵抗，只吓得屁滚尿流，急急忙忙落荒而逃，夹着尾巴溜向西南去了。不几个月工夫，便将华北拱手送给了日寇。

一九三八年夏季，雨水特大，连着下了几场暴雨。那时门头沟的大小煤窑，哪里有什么防水的安全设备，结果全被山洪淹没。因此，矿工们都失了业，流落街头，无处投奔。楊宝山一连几天都没吃上一顿饱饭，想到铁蛋家去看看。谁想到了那里一看，不由一惊，铁蛋家那间小草房子，因离水沟甚近，早被山洪冲得无影无踪，不知去向了。他忙向附近的住户打听一遍，大家都说，这几天谁也没见他们母子，可能遭了意外。楊宝山一听，不胜悲切之至。他万分无奈，哭哭啼啼回到“锅伙”。过了些日子，有人告诉他，日本鬼子正在火车站上招工，让他去看看究竟。

楊宝山来到火车站一看，果见站里站外，有很多的失业工人，正在那里拥挤挤，吵吵嚷嚷。他挤进去，随便问一个身旁的工人说：“大哥！这里这么些人，都是干什么的呀？”那工人看了他一眼说：“都是报名到龙烟铁矿去的。”楊宝山说：“听说是日本人招工？”那工人说：“是。”楊宝山说：“我也想去呢，不知在哪里报名，您给我指点一下。”那工人说：“大家都还没报名。刚才有人在这儿告诉大家说，等一

会,有个日本官講完話,才开始報名呢。”楊宝山听了,就和大家站在一起,等候着日本人講話。

不一会,有一个日本軍官,帶着一个翻譯来到火車站,找了一个高处,站在上面。翻譯喊大家靜一靜。告訴大家:“日本太君要講話。”那日本軍官仰着头,腆着肚子,扯开駱嗓子,指手划脚,伊里哇啦的說了一陣。翻譯便向大家說:“大日本皇軍,在龙烟开鉄矿,要很多工人。凡是去那里做工的,一天吃兩頓白面饅头,一頓大米飯,还有肉菜。工錢每天每人两块票子,願意当时要的,当时开錢,不願意当时要的,半个月一开錢。做活时有工作服,夏天发单的,冬天发棉的。願意去的,就到站房里去報名,然后发牌子,編好队就可以上火車走了。”楊宝山听了日本人的話,心里說:“这真是做梦也梦不到的好事,誰能不願意去呢?”

那日本軍官講完話以后,大家都爭先恐后,搶着到站房里去報名。楊宝山也随着大家后面报了名,領了牌子。因他在門头沟一无牽挂,不像別人有家有口的,还需要安置安置,要耽擱上一天半日。他就紧跟着被編入第一批劳工队,当日晚間,乘上火車,开往龙烟鉄矿去了。

次日,楊宝山和同来的許多工人,一起来到了龙烟矿。一下火車,日本人按着名字,讓他們排好队,將他們交給那里的日本軍隊,由日本軍隊將他們夾在中間,过了三道电网,才把他們带到了龙烟矿里。

那龙烟鉄矿四周,沿着山头,隔着半里来地,就修着一座碉堡。每个碉堡上都住着日本兵,架着机关枪守卫。看

那样子，真是阴风惨惨，杀气腾腾，就好像进了人间地狱一般。日本军队把工人带进矿里，那矿里的日本监工，就向工人们宣布，说：“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干活，这里只准进，不准出，四围电网，日夜都有电。谁要是敢跑，不电死，抓回来也活活的打死。”这时，杨宝山才明白是受了日本人的骗，心里非常后悔。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？既入了牢笼，也只好暂且忍耐一时，看看情况再说了。

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工人当人看待。最初日本人为了笼络人心，每天还有个上下班；有时，赶上日本人高兴，也许让你就干上十来个小时的活。到了后来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的规定了。无论黑夜白天，什么时候，只要日本人一吹号集合，工人们就得拚命的去干。日本监工看谁不顺眼，开口便骂，伸手便打。打你骂你，还要你向他站直身子，陪笑脸，说好话。不然，你就会吃更大的亏。说到工人吃的，最初倒真是吃了几顿白面、大米，可是，没过三天，不光大米、白面没了，就连玉米面窝窝头，也别想吃上了。一天到晚，总是三顿豆饼，还不能吃饱。谁知到了最后，连豆饼也没了。于是，开始吃“兴亚面”。说起这“兴亚面”，真是：

苦辣酸甜咸涩臭，石头沙子土和泥。

百味俱全，就是没有一点粮食的味道，这种东西，就是拿去喂牲口，也不能下咽。日本人却硬逼着人，吃这种连牲口也难下咽的东西。把人吃得闹肚的闹肚，拉稀的拉稀，时间不久，就有很多工人，因为干的活又重，吃的又不饱，被日本

人折磨死了。

且說，在楊宝山一个班里做活的，有个山东人，这人个子很高，力气很大，待人很和藹，大家都很亲切的称呼他：“山东大个。”后来，叫来叫去，竟把“山东”两字也叫丢了，就直呼“大个子”了。这个大个子平日不多言，不多語，干活时总是老老实实的干在前面。旁人做不了时，他就来帮助。楊宝山由于年岁小，常常因为干不完日本人規定下的活儿，受日本监工的气。遇到这种时候，大个子便来帮助他。有一次楊宝山担矿石，因路程远，两个筐子装得不滿，被日本监工看見，打了他几棍子，将他打哭了。大个子一見就赶忙跑过来，安慰楊宝山說：“别难过，我替你挑吧。”楊宝山說：“大叔，咱們这苦日子，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日本鬼子将咱們騙到这儿来，早晚要死在他們手里呀！”大个子說：“忍着吧，总有一天，咱們要跟小鬼子算賬。”

楊宝山他們自从夏天，被日本人騙到了龙烟鉄矿，一轉眼又到了初冬。龙烟这地方，座落在长城以北，是塞外的气候，关里的树叶未落，那里已經是北风起雪花飘的时候了。被騙来的工人，来时，日本人曾說，到了龙烟，夏发单，冬发棉，每人还管一套工作服。哪知他們来了将近半年，別說发单发棉，就連半件工作服也沒发。工人們来时所穿的衣服，早已破破烂烂，連羞也难遮住，这时北风一吹，冻得整天上牙打下牙。有些工人就向日本监工提出質問：“你們再不发衣服，我們就快冻死了。”日本监工嘿嘿地冷笑說：“你們努力的干活，一出汗就不冷了。不干活統統的冻死。中国人

大大的有。”工人们冻得实在没法，就到处搜寻。有的人找来一两条破麻布袋，有的人连麻包也找不到，只好找来一两个装洋灰的纸袋，然后用些绳头烂麻，好好歹歹缝串在一起，披在身上，挡挡风寒。人人蓬头垢面，骨瘦如柴，披着这种七拼八凑的麻头纸片，真是令人不忍睁眼。正是：

世上本无鬼，人却穿鬼衣。

夜深难入梦，又听北风急！

工人们身上无衣，肚中无食，有的病倒，有的含恨死去。一日，工人们正在一个山崖上刨矿石，大家实在累得支持不住，就找了一个向阳背风的地方，休息休息。哪知道连一口气还没有缓过来，一个日本监工就拉着一条狼狗来了，那监工一看，不容分说，抡起棍子就向工人们一通乱打。旁的工人一时都被打散。那大个子却依然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那日本监工见他还不站起来，就走到他的跟前，吼起来说：“你敢磨洋工？”举棍便打。岂料那大个子，冷不防挺身站了起来，喊声：“住手！”顺手就把棍子夺了过来。这一下反把那日本监工吓得倒退了好几步。那监工站稳了以后，斜着眼睛，冷笑了一阵，说：“你叫什么？多少号？”大个子冷冷说：“你问这干么？没号！”那监工说：“你反抗皇军，要治罪的，走！跟我到队部去！”大个子把头一摇说：“去你的吧！再惹恼了老子，看老子收拾你。”旁的工人见他和日本监工吵了起来，也都围上前去，他们怕大个子吃亏。都说：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走，咱们干活去。跟畜类有什么理好讲。”杨宝

山跑上来，拉起大个子的手，說：“叔叔，他們杀人不眨眼，別惹他。”大个子說：“不怕。看他敢怎样。”那日本监工，見工人们都來帮助大个子說話，更火起来，命令大家滾开，搶上一步，硬拉着大个子，嚷到队部去。这时，大个子两眼圓睜，将那日本人拦腰一抱，吼了一声，就举将起来。又往地下狠狠地一放，說：“讓你認識認識老子，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！”那监工被他摔了一个屁股坐子，直停了两三分鐘，才緩过这口气，就哇哇的叫喊着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一揮手向他身后那条狼狗，嘟囔了一句什么。那狗一呲牙，嗥的一声，就向大个子扑来。这狼狗是經日本軍隊訓練过的。日本人已經許多次用这条狗，把中国工人活活咬死。这回大家又見那监工放出这条凶狠的畜生，就齐声喊道：“看狗！”有些人还从地上抄起石头，准备帮助大个子将那狗吓跑。大个子見那狼狗扑来，不慌不忙，往旁边一閃，抬起右脚，用出十足的力气，向着那狗的肚子踢去，高喊一声：“着！”只听啪嗒一声，就像踢球一般，将那狗踢出二三尺高，四五尺远，踢得那狗，一溜滾，一溜屁，惨叫了两声，扭轉回头，就夹起尾巴逃走了。大家見大个子一脚踢跑了那条恶狗，不由得鼓起掌来，齐声叫好。楊宝山更是高兴得一跳多高，喊着：“叔叔！叔叔！你要再加把劲，就把那畜生踢死了，才解气呢。看看，讓它跑了。”說着，又向那狗背后，扔了两块石头解气。

这时那日本监工，已經緩过了气，从地上爬了起来。見大个子把狼狗也踢跑了，大家又都站在那里高兴助威。直气得他暴跳如雷，从地上抄起一把洋鎬，冲开众人，几步躡到

大个子跟前，搜头盖顶的打下来。这一鎗若是被他打着，就得脑浆四溅，难逃一死。大家看这情况，一时也都吓直了眼睛，倒吸了两口凉气。楊宝山正想高喊“叔叔快躲”，这话还没喊出口来，只见大个子一闪身，那日本监工的洋鎗便落了空。大个子趁势往外一跳，一弯腰顺手抄起一把铁锹，本想用这铁锹防护一下，谁知那日本监工，打空一鎗以后，更红起眼睛，转身又向大个子扑来，双手抡鎗，比第一次更狠更猛。大个子举起铁锹搪住那洋鎗，便往后倒退。那日本监工死咬住不放，一步步往上逼来，一口气打了七八鎗。看样子他是下了决心，非要把大个子打死不可。大个子已经退到山崖边上，再无可退之地。众人见那日本监工要把大个子逼落山涧，不由得齐声喊起“大个！山涧。”那大个子也知身后即是山涧。他看事情既然到了这步田地，反正是死，倒不如拚了再说。于是把牙一咬，两膀一抖，高举铁锹，用力往外一扫，只听“当啷啷”一声，那洋鎗就从鬼子手里飞将出去。那鬼子“哇呀”一叫，立刻搬起一块石头，还没举起，那大个子“嘿”了一声，抡圆手里的铁锹，便将那日本监工拦腰扫起，好像狂风卷落叶，一下把他扫下山涧，连声都没哼出来，就摔得血糊溜烂。正是：

监工鬼子太凶残，欺人无法又无天，
哪知遇上山东汉，碎尸万段葬龙烟。

第十回 离鬼窟方成脱网鱼 进魔窝又作入籠鳥

話說大个子将那日本监工打落山澗，替大家出了一口怨气。大家看得目瞪口呆，这时才喘过一口气来，齐声喊道：“好哇！”接着—拥过来，将大个子围在中心，兴奋地說：“你可給咱們报了仇了。”楊宝山拉着大个子的手，一个劲地晃着說：“叔叔，叔叔，你会武艺吧？你那一劍打得真痛快，你要教一教我。以后我也好打日本鬼子。”于是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夸奖大个子的好本領。大家只顧高兴，便忘了后果。忽听一个年岁較大的工人說道：“大家靜一靜，这回咱們的气倒是出了，可是人命关天，打死的又是日本鬼子，日本人哪能善罢甘休，等一会他們追問起来，咱們可怎么办？”大家一听都怔住了。大个子却坦然地說：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日本鬼子讓我給打死了，他們要来追問，我就实话实說，大不过一命抵一命，反正我也够本了，看他們还能把我怎么样？”楊宝山說：“叔叔，日本鬼子要不答应，我陪着你去。”大个子摸了一下楊宝山的脑袋說：“小兄弟，謝謝你的好意。你去了，还不是白搭上一个？有我这一条命就够抵他們的了。”大家說：“不用怕，日本鬼子不問便罢，要問的話，就說是我們

大家把他打死的。”大个子說：“你們这些办法都不行，咱們要說是大家打死的，要知道日本鬼子不是人，是野兽，是畜类，跟他們有什么理好講？他們根本就沒把中国人放在眼里，恼起来，多杀几个怎办？这不是自找亏吃嗎？”大家說：“大个子打死那鬼子，也是为大家报仇，咱們能看着他一个人去讓日本人收拾嗎？那还有中国人的义气？”那年紀大的又說：“俗話說‘好汉不吃眼前亏’，我倒是有个法儿，既保住大个子的命，还讓大家不受牽連。”大家說：“那好哇，你說吧。”那人便說：“三十六計，走为上計。趁这时候，大个子干脆撒开腿逃之夭夭；等大个子逃跑了，日本鬼子要来追問，我們就异口同声，把这事往大个子身上一推，这事情不就也算完了嗎？”大家一听有理，齐說：“就这么办。”便催大个子快跑。大个子怕給大家带来麻煩，还不好意思走。經過大家再三催促，大个子才向大家告別，說了声：“兄弟們，再見吧！”便甩开大步向后山而去。不在話下。

自从大个子逃跑以后，日本人对工人的行动監視得更紧，压迫工人的手段更残暴了。由于季节到了严冬，每天都有很多工人被冻餓而死。夏天从門头沟騙来的工人，这时已死去大半。沒有死的，也是苟延残喘，只剩一把骨头了。

楊宝山整天光着两只脚，身上披着半片麻袋，脚上冻裂的口子比小孩嘴还大，周身冻得紫里套青，又痛又痒。再加上天天吃点豆餅，喝点凉水，便拉起血来。他想：这回可要死在龙烟鉄矿了，再也回不到老家見媽媽了。有时夜里做梦，便哭起来。

一天，有个老乡叫田荣的，偷偷地跟他說：“宝山，我看再照这样下去，咱們从門头沟来的这些人，恐怕过不了几天，就都得糟踏在这里。”楊宝山說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田荣拽了他一把，将他拉到一个背靜的地方，說：“咱們跑吧。”楊宝山怔了一下，低声說：“跑？三道电网，到处都是炮楼，跑得出去嗎？”田荣說：“怎么跑不出去？你知道那大个子是怎么跑的？”楊宝山說：“能跑我早就想跑了，就怕跑不了，被鬼子抓回来，可就別想活了。”田荣說：“我有办法，我知道大个子是怎么跑的。”楊宝山說：“那好。你說說，咱俩一起跑。”田荣說：“我早看好跑的地方啦，山上不是有水沟嗎？經過这一夏天不断的下雨，都被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，給冲深了。那电网离地高了，我們不就可以从水沟里鑽出电网去了嗎？只要出了电网，就是再被日本鬼子看見，你甭怕他瞎咋呼，他們只会蹲在炮楼里乱放机枪，决不敢下炮楼来追我們。有个三五天，我們就跑回門头沟去了。这事我可是想了不只一天了。”他俩暗中商量好了以后，又悄悄的探准了逃出电网的水沟，做上記号，便趁一个月黑天，刮着大风的夜里，按着記号从龙烟鉄矿逃了出来。正是：

双双逃出魔鬼窟，誰知世外无桃源。

且說門头沟这地方，每到冬天，由于北京、天津、保定等大小城市以及附近方圓的各农村住戶，用煤多了，無論大矿小窑的生意，也就分外兴隆。这时大矿的資本家和小煤

窑的窑主們，都十万火急，到处雇人挖煤，劳力哪能不缺乏？他們就把雇用人的条件，降到最低限度，无论老小伤残，只要还有一口活气，能够讓他們榨到一滴血汗，他們都一律收用。可是冬天一过，煤窑的生意稍一收縮，他們就借故找碴，把工人們大批解雇。到了夏天，若再遇上个雨水大的年头，窑井一被淹，他們更是翻脸无情，干脆将煤窑一关，把工人往外一赶，就算完事大吉，任你工人飢寒死活，他們哪里会管得許多。他們是絕不会下本錢治水的。单等冬天一到，窑井下的水，自然落下去了，他們再来重新招收工人。对于这种情形，有一首旧快板唱道：

冬天一来到，門头好熱鬧。
窑主鉄算盘，打得真叫妙；
到处招工人，急得直尿尿。
装得孙子样，說話先堆笑，
不論聋瞎拐，是人他都要。
哪窑工人多，哪窑生意茂，
煤炭堆成山，都变洋錢票。
工人血流干，窑主財源老。
单等夏天来，窑主牙一咬，
笑脸变鬼脸，窑門先关掉，
工人往外轟，管你爹娘叫，
这样无天理，都因恶世道，
滿腔悲憤泪，哪里把状告？

却說楊宝山跟着田荣跑回門头沟，正赶上大冬天，很快就又找到一座煤窑，依然下窑背煤。詳情摺过不表。

流光似水，一晃儿又是二三年过去了。到了一九四二年，楊宝山已經是二十二岁的青年小伙子了。論他的个头，虽然长得不高，可由于从小受苦劳动，却鍛炼得渾身肌肉突出，到处是劲，二百来斤的鉄杠子，双手一抓，就可以举过頂。和同伴們玩耍，角力摔跤，两三个小伙子一齐上，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說到窑里的各項活計，无论推車拉筐，打眼放炮，开巷采煤，支柱放頂，他也是样样熟練，件件都拿得起来。这时他在門头沟，已經是一个技术很高的煤矿工人了。可他的挖煤技术，就是再高，到了夏天，也还是照样被窑主赶出煤窑，失业挨餓。

这年又遇上个大荒早年，門头沟各煤窑的生意，也不像往年，还没等到夏天雨季淹窑，就一落千丈了。大小煤窑，散人的散人，关闭的关闭，成千上万的工人，又都失了业，流落街头。

这天，忽有一个曾在煤窑当过把头的王小文，綽号叫王二混的，来到楊宝山他們住的“大鍋伙”，向大家宣传說：“日本人現在西包头地方修鉄路，北京有一个‘兴华公司’，正替它招工。那里的活儿，不用我說，大家就可以知道，比下窑輕省的多，願意去的，說話就能先領十塊錢的工錢；有家眷的还給安家費。包头那里有吃有喝，不像咱們門头沟这地方，穷山恶水，糠菜半年粮。你們誰願意去，立时就走。要等人家把工人招够了数，再想去可就晚了。”楊宝山和一

些工人，正在急着找活做，听說有这样的門路，哪能輕易放过。可是他們也曾想过，上一回被日本鬼子騙到龙烟鉄矿，去的时候，好条件說得一百一，可到了那里，却不是那么一回事，完全是設計騙人，几乎把性命也丧在那里。这回又听說是日本人招工修鉄路，他們心里不免有些疑惑。可是他們反复一想，这回是中国人替他們招工，就是有点不牢靠，看来大致不会太差。大家私下合計了一番之后，回头便向王二混問道：“你的話都是真的嗎？上回我們已經被日本鬼子騙够了，这回不說清楚，我們就不能去。”

王二混把胸脯一拍，哈哈一笑，說：“你們可太死心眼了。旧年的皇历瞧不得，事情不能一样比。我王某人在門头沟街上混了这么多年，別的不說，总算有个小字号。成天跟大家，不是見面，就是碰鼻子，从来我說話都是‘黄狗赶鴨子——呱呱叫’，这里要有弄虛作假，插圈設套，說瞎話，蒙騙大家，以后还能再在門头沟混嗎？再說咱們都是中国人，中国人还能騙中国人？”說着，就从腰里掏出一把鈔票，向大家一晃，說：“这叫做‘現錢买現貨’，願意去的，現在就把錢給你，咱們說办就办，說走就走，‘胡蘿卜就酒——嘎嘣脆’，絕不拖泥帶水。”

王二混这番花言巧語，竟把大家說得入了彀。楊宝山問道：“你說就走，先到哪里？我願意去。”大家也都跟着楊宝山說，“願意去。”王二混說：“你們跟着我先到北京天桥集合，那里还有很多工人，大家一齐上火車，到包头去。怎么样？”大家說：“一言为定。”于是，王二混真照他所說的，立刻

发給每人十块钱，讓大家收拾收拾，到了下午，就从門头沟把大家帶到北京來了。

王二混把楊宝山他們，帶到北京靠天橋的一條胡同里，來到一座黑大門的門前。王二混說：“大家在外面稍等一刻，我到里面聯絡一下。”說着，便進了黑大門。大約有半個小時的樣子，王二混由里面帶出一個油光滿面、黑粗楞胖的人來。向大家介紹說：“這位是修鐵路的包工大柜總經理王有德先生。到包頭去的工人都屬他管，你們認識認識，以后的事情就都由王經理負責了。”那位王經理換着大肚子，站在眾人前面，仰着腦袋說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諸位來了，兄弟歡迎。請到敝舍住上一兩天，咱們就一同上包頭去。兄弟還要大家多幫忙啊。”說着，他就推開大門，將楊宝山等人，帶了進去。穿過兩層院子，來到一個鐵門的前面，他一按電鈴，那鐵門開了，走出一個穿警察衣服的人來。那人向王經理打了一個立正，說：“什么事？”王經理說：“你把这些位帶進去，安置安置，他們還沒吃晚飯，給他們弄些菜飯，讓大家吃飽。聽見沒有？”那人連連點頭稱是。他把眾人帶進門去，“光當”一聲，又將鐵門关上。

楊宝山他們進了鐵門，四下一看，見階前檐下，廊上牆根，老老少少，橫躺豎臥，滿院子里到處都是人。楊宝山心想：“願意到包頭修路有這麼多人，大概這事情不壞。”院子裏的那些人，見了他們，都微微點頭。那穿警察衣服的人，指着靠西邊的一排房子，對楊宝山等人說：“你們今天就在这排房子里住，怎么睡，你們自己安置。等一會開飯，跟大

家一起吃。”說罷，他就回門房去了。

楊宝山他們稍稍安置了一下，就悄悄地問同屋里的人說：“你們也是到包頭去的嗎？”大家都說：“是。”經過一番了解，才知道這些工人，是從山南海北，四面八方，哪里招來的都有。有些工人還拉家帶口，男男女女的一齊去。楊宝山又問：“這里吃的怎麼樣？”有人說：“一天兩頓飯，吃的倒還可以。”楊宝山說：“管飽嗎？”那人說：“管飽。就是不讓出去。他們說，北京的地方大，街上亂烘烘的，恐怕大家人生地不熟，走出去迷了路，回不來。”楊宝山點著頭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這種荒旱年頭，還能讓工人吃飽？要總照這樣，還真不大離。”

過了三五天，大鐵門忽然拉開，那個王經理把所有招來的工人集合起來，宣布說：“現在咱們就要到包頭去了，每四十個人編一隊，火車是由日本皇軍護送，大家在車上可要守秩序，要是大家不守規矩，亂跑亂動，闖出禍來，咱們把話說在頭里，我可負不了這個責任。”說完，他就讓大家兩個人一行，排成大隊，由安排好了的警察帶著，縷縷行行，往火車站方向開去。

到了西直門火車站，早有一列鐵閘子車，待在站台的二股道上。車頭車尾都駐有一隊日本兵，架著機關槍，在那里守衛。那個王經理和翻譯官噥噥喳喳地耳語了一會，轉身就走出車站去了。這時，有一些日本兵從站外開了進來，命令大家上車。就像裝貨物一樣，把大家裝進每一輛悶罐車皮，裝得嚴嚴的，擠得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。等大家上了

車，日本鬼子就来关鉄門。大家喊道：“别关！这样热死人的天气，車里又挤了这么多人，你們再一关门，还不把人悶死？”大家喊声未落，只听“哐当”一声，日本鬼子早把車門关了个严上加严。接着又唏哩嘩啦的上了門，鎖上鎖，車里立时漆黑一团，风絲不透，人在車里就像上了蒸籠一般，只剩下张着大嘴喘气了。

这时，楊宝山感觉到这事有些不妙，但已被圈到鉄閘罐儿里，还有什么法儿好想呢？他忽然感觉头昏脑胀，意乱心慌，一时站立不稳，便倒了下去。正是：

严霜单打独根草，穷人屡次被人欺；
今朝又作籠中鳥，不知何日展翅飞？

第十一回 逞兽性残杀我同胞 结同盟联络众兄弟

且說这列由北京开往包头，載滿工人的鉄悶罐車，逢車便讓，逢站便停，整整的走了三天三夜，才到了包头。車行三天，車上的工人，水米沒沾牙。在这火热天里，餓着固然很难受，可是渴比餓更难受。只渴得工人們舌敝唇焦，鼻紅耳肿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干得从嗓子眼里，一个劲的往外冒烟。車上又沒有廁所，憋得大家沒有办法，只得就地拉，随地尿。車里的空气本不流通，再加上滿地的屎尿，真是秽气冲天，簡直把人都熏昏了。身体稍微弱一点的人，早已支持不住，等車开到了包头，一检查，发现在路上被悶热、干渴、煎熬而死的，就有百八十人。得了病的更是不計其数。那楊宝山总算是年紀輕，身子棒，虽也弄得昏昏迷迷，終于熬过了这一关。

那包头車站上，凡是出入口都站滿了日本兵，形势严重，如临大敌。工人們一下車，就被围在中間。一个日本軍官宣布說：“你們都被王經理卖給我們了，每人身价五十元，早已付清，現有卖身契在这里。以后你們做工，誰还不清这笔賬，就不能自由。誰要是故意搗乱，就按軍法处置。”

大家一听，才知道上了大当，被那王經理矇騙了，卖了劳工。当时就像炸了窝的馬蜂一样，一片喊叫，口口声声要跟那姓王的去算賬。那日本軍官吼起来說：“誰要再喊，就把誰打死！”四围的日本兵，見大家一嚷，也都把刺刀上在枪上，准备行凶。接着那日本軍官命令大家排好队，开往工地。

从包头車站到工地，由日本兵前后押着，又走了两天多，一路上，每人只发了几个长了毛的窝头充飢。工人們連餓帶累，一步三晃，好容易在一天夜里赶到了工地，大家早困乏得沒了魂，一头扎在工棚里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天亮起来一看，那工棚哪像人住的地方，都是就地挖个坑，插着几根木棒，七歪八扭，支着几张千疮百孔的破席子，地下鋪着一些乱茅草，又潮又湿，霉气刺鼻，还直往外冒水，蚰蜒、虫子到处乱爬。就在楊宝山住的那座工棚里，一宿工夫，又死去了两个人。工地四围的电网、炮楼，比龙烟鉄矿的还多还密。楊宝山偷偷地跟田荣說：“咱俩好不容易从龙烟矿逃出了这条命，誰想到又遭了难。大哥，你年岁大了，身子又不太好，要多多保重，不比我年青力壮，就是受点顛連，也还能熬得起，咱們是生死弟兄，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熬过了今天，就有明天，早晚总会熬出太阳来的。”田荣点头說：“老兄弟，你放心，別看我年岁大了，只要我能活着，我就不灰心。咱就慢慢地熬着想办法吧。”

日本鬼子雇用了很多人当大小把头，手里拿着鞭子棍子，每天戴着星星，就赶工人去干活，一直到頂着月亮，才讓收工。一天最少得劳动十四五个小时，人人都累得筋

疲力尽，死去活来。又常常空着肚子，吃不饱饭。这样的罪过，就是生就钢筋铁骨的好汉子，也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了。

在这座活地狱里，工人们开山修道，没有一点安全保护设备，因此，被石头砸死的，被铁车撞死的，被电线电死的，每天都有好几起。至于摔伤、碰伤、擦伤、挂伤的人，更是层出不穷。

一天，工人们正在一条山沟里挖土方，已经挖得凹了进去，下边没有任何东西支着，上边的土层裂开了两指多宽，十几丈长的一条大缝子，噼哩啪啦地一个劲的往下掉石头土块。杨宝山由于在窑下挖煤多年，一看这种地质情况，便知道很快就要塌方。他见一二百人，在那里拥挤着挖土，立刻喊大家，快离开这个地方。大家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里的土已经挖松了，上边压力大，很快就要塌下来。若不及早躲开，就要出大漏子了。”大家听杨宝山说得有理，便离开了那个危险地带。不想这时，贾把头来了，他见大家离开工地，就怒冲冲的问：“谁叫你们不干活？”大家面面相觑，谁也不言语。杨宝山坦坦然然，迎上前去，说：“贾把头，是我让他们离开的。”贾把头把眼一楞说：“你？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？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，要吐毛了吧？小心我打掉你的犄角！”杨宝山说：“贾把头，你也不看看，那上边成了什么样子？很快就要塌方，一二百人挤在那底下干活，这一塌，得有多少人丧命？”贾把头说：“你怎么知道要塌方？”杨宝山说：“我在煤窑上干了这么多年，一看，就准知道它得塌方。”贾把头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想不到我们这里，倒有了一个工

程師了，可惜大日本皇軍，沒有下請帖請你來。你讓這麼多人隨便停工，你的眼睛里還有我嗎？我今天沒有工夫和你算賬，等哪天有了時間，我不敲碎你的腦袋，我就不再姓賈！看你还敢再在我这儿，假充圣人，胡說八道不敢？”他轉回身，揚起手里的鞭子吼大家說：“还不快給我滾回去！”楊宝山理直氣壯的抗聲說：“賈把头，你不能這樣拿着這麼多的人命鬧着玩。我們工人也是人，也是人生父母養的！要去，你領着頭，先進去。”賈把头說：“你还不服氣？看你是活够了！人命？人命值幾個臭錢？这里哪天不出幾條人命？我看誰也不敢跟日本皇軍去算賬！我看就是你死了，也只不过臭一塊地！”說着，他就揚起鞭子，往大伙身上沒頭沒腦地亂打。大家無奈，只好硬着頭皮，就慢慢騰騰地向那個地方挪去。走在頭邊的一些人，剛剛進入工地，就听呼隆一聲，好像打了一聲陣雷，那半邊土山就整個塌了下來。立時黃土弥漫，把太陽都遮昏了。大家呼爹喊媽，四散奔逃。賈把头一聲沒吭，也就夾起尾巴連忙抹頭跑去。

楊宝山見大家跑散，赶忙呼喊大家說：“弟兄們，咱們要救人哪！來，跟着我去。”說着，他就領着一些人，抄起鐵鎬，冲上前去。大家齊心努力，把土刨開，將一些帶着一口气受了傷的工人，救了出來。可是，還有四十多個工人，被活活埋在那里，氣斷身亡了。

經過這一次塌方事件之後，日本鬼子對工人們的壓迫、欺侮，絲毫也沒有減輕，反而變本加厲了。有些工人就想了各種各樣的法子，从这里跑出去，逃了活命。後來逃跑的人

越来越多，日本鬼子就在个个山头、路口上，加强了岗哨。一次，又有几个工人，趁着早晨下雾的机会，鑽出了电网。眼看着太阳快落山了，逃走的人，还没有被鬼子抓回来，大家都替他们暗暗的高兴。心说：“这几个弟兄，总算有了自由了。”就在大家高兴时，万也沒想到，有两个身体较弱，年岁較大的工人，大概因为脚力不便，被日本鬼子抓了回来。鬼子軍官把这两个人拉到广场上，集合了全体劳工，說：“請大家看看样子。哪个还敢再逃跑，就照着对付他们这样的办法执行。”說罢，就見十几个鬼子拥上前來，把那两个人，四馬攢蹄，捆了个結实。然后拿过两条大麻袋，将那两人，装了进去，捆了口。鬼子軍官下命令說：“开始！”于是四个鬼子一組，搬起那麻袋，喊着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，”用力往上一扔，就扔起一丈多高。等落在地下，就听麻袋里一声惨叫。大伙听着那惨叫的声音，如同把心撕碎了一般。恨不得能拥上去，把鬼子咬烂。鬼子把麻袋一連气扔了几十下，里面再也沒声音了，看那麻袋已經变成紅色，那鮮血滴滴答答的流在地上。鬼子軍官下命令停止，讓鬼子把人从袋子里倒出来，倒拖着两脚，拉到狗群中去喂狗了。执行完了以后，那鬼子軍官对大家說：“跑的人抓回来，就这样死啦死啦的！”大家怒火填胸，滿眼含着热泪，把牙咬得咋咋响，有的就捂着臉哭起来了。正是：

帝国主义狼如狼，民族深仇切莫忘；
种下苦瓜食恶果，血債終須用血償！

經過了这次残暴的鎮压,有些工人的情緒,确实受了不小的打击,他們看到眼前的处境,都不由得惴惴自危。这时从北京騙来的一千五百多人,才經過不到半年的时间,就死得只剩下四百左右的人了。大家見了面,都唉声叹气地說:“照着这样,再过上两个月,我們都得死在这里。”可是,誰也不知道怎样对付才好。逃吧,抓回来是死;不逃吧,眼睁睁的等着死。別看大家在表面上都唉声叹气,不多說話,其实心里却暗暗的計算着怎样活下去;怎样斗争下去。

有一天,楊宝山他們那个班,夜里收了工,大家都挤着坐在工棚里取暖,談起自己被騙到这里的經過,有些人說到伤心处,就止不住的难受哭起来了。忽然有个人說:“哭,頂什么用?难道你一哭,日本鬼子就会发慈悲放了你嗎?我們要活,就得想活的办法才行。”大家一看这說話的人,正是他們的班长胡喜子。說起胡喜子这个人,平日待人,非常誠恳忠厚,無論是誰,有了什么难处,若是求到他,他沒有不尽力帮忙的。因此,大家都把他当成知心的老大哥,对他非常信服。現在大家听他这么一說,就齐声問道:“胡大哥,你說有什么法儿对付日本鬼子?”胡喜子說:“法子是有,我已經琢磨了很多天了,只有用这个法儿,咱們大家才能活。”大家听了非常高兴,齐說:“那么,胡大哥你就說一說,我們都听你的。”胡喜子沉默了一会,便說:“大家都知道,‘只要人手多,大山搬过河’,咱們这里的工人,只說从北京来的,活着的还有四五百,要把旁的地方来的都加上,往少里說,也还得过千。可是,这里的鬼子兵呢,只有一个小队,最多也不过

四十人。你們說，他們的人多，還是我們的人多？”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道：“這还用問？這不明擺着是我們的人多嗎？”胡喜子說：“是啊。人多就好辦事，我的辦法，就在這人多上。”楊寶山插嘴說：“胡大哥，你的辦法，我猜着了。你是不是說，把大家結成疙瘩煉成塊，齊心跟鬼子拚命呢？”胡喜子說：“有這么點意思，不過也不是瞎拚。鬼子手裡有槍有炮，我們赤手空拳，拚不好就要吃大虧了。”大家說：“是啊，那還是胡大哥說說正經的辦法，大家再參謀參謀怎樣？”胡喜子說：“我可要先說一句，我們在這兒的，大家都是患難兄弟，熬到今天還活着，這可不容易。咱們在這兒說的話，這兒說，這兒了，誰要是當奸臣，給走了風，那我們可對他不客氣！”楊寶山說：“胡大哥，你放心吧，這兒的人誰沒死過好幾次，還能當奸臣？”胡喜子說：“我也知道，咱們大家都是一條腸子的，我說這話，不過是試試大家的心。”大家也齊聲說：“你就說吧，甯試啦。有外心的人，那還是人生父母養的？你有什么高招，就抖露吧。”胡喜子說：“行！我就說。‘別回頭等監工的闖進來，壞了事情，咱們派一個人到外邊放放哨，誰去？’”大家說：“寶山兄弟年輕，眼睛尖，就讓他去吧。”楊寶山答應了一聲，就走出工棚。

胡喜子讓大家往一塊堆靠了靠，壓低了嗓門說：“兄弟們，我們幾個班長，早就暗地商量了好幾回了。大家想，這些天單獨逃跑的死了多少人？我們跑不好，就是白送命。可是，我們總不能等着在這兒死啊？”于是他悄悄的和大家說了一陣。大家听了，个个臉上都挂了笑容。胡喜子說：

“明天上工的时候，大家就照着咱们今天说的办法去做。大家做的怎么样，随时向我讲。到了时候，我再通知大家。”大家齐声答应。

过了几天，大家见了面，都是点点头，挤挤眼，谁也不说话，可是心中都有了数。这天夜里，杨宝山靠着田荣睡下，翻来复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田荣悄悄的說：“兄弟，咱们又有盼儿了。”杨宝山說：“我簡直睡不着，这天怎么还不亮啊？”田荣說：“快啦。”他们听了听旁人的动静，好像大家也都沒有像往常日子那样的沉沉入睡。

次日天亮，上工的哨子吹了好几遍，可是大家都坐在那里，谁也不动。有的人手里拿着镐，有的人手里拿着锹，还有些人手里拿着菜刀、斧子。沒有拿家伙的，手里也都拿着石头、砖块。贾把头见他所管的胡喜子他们那个班还没有来上工，他就手提着棍子，边跑边骂，闖进工棚来催工人上班。等他进了工棚一看，见工人们大多数虽然都拿着工具，却背靠着背的坐在那里，昂然不动，并不像要去上工的样子。他心里就感觉到有些不大对头。便問：“这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去上工？”一言未了，早有一个工人，突然从他手中把棍子夺下。他知道不妙，刚要轉身往外跑，迎面又上来一人，一把将他的脖領抓住。正是：

工人被迫走极端，豪气冲天震草原，
众志成城拚一死，宁为玉碎不瓦全。

第十二回 鬧暴動工人洒碧血 遭橫禍日寇襲白石

話說賈把头見事不妙，正想逃走，迎頭被一人抓住。他一看，抓他的人正是胡喜子。他忙問：“你要干啥？”胡喜子怒道：“我們要造反！”賈把头胆怯地說：“什麼？造反？難道你們就不怕皇軍？”大家因他素日欺人太甚，早就恨入骨髓，這時見他又拿“皇軍”來吓唬人，不由大怒，哪還容他再狗仗人勢，便一擁而上，七手八腳，眨眼之間，將他打倒在地，一點也不能動彈了。

胡喜子把手一揮，吆喝大家說：“走！到外邊集合。”大家出了工棚一看，那些旁的班也都紛紛按着事先定好的計劃，拉了出來。胡喜子跑過去，和所有各班的班長，碰了碰頭，就一聲令下，讓大家站好隊，四個人一行，組成一支大隊。由班長們在隊前率領，浩浩蕩蕩，喊聲震天，將電網拉開，直往正南沖去。按下不提。

却說駐扎在工地上的那一小队日本鬼子，見工人暴動起來，手持鐵鍬、洋鎬、石頭、瓦塊，聲勢浩大，行列整齊，他們覺着人少勢單，若惹惱了這上千名紅了眼睛的工人，一旦拚起命來，他們便會全部被消滅。因此，他們趕忙將守護電

网的哨兵，也撤进炮楼。他们龟缩在炮楼里面，眼睁睁看着大队工人，拉开电网，从炮楼底下呼喊着开了过去。吓得他们哪敢阻拦。正是：

一根竹竿容易弯，三绺麻绳扯断难。
万人呵气成云雨，公然闖出鬼门关。

炮楼里的日本鬼子，见暴动的工人已经走远，急忙向包头日軍司令部摇通电话，将修路工人暴动的情形，详细地报告了一番，请求司令部迅速派遣部队，好迎头将工人截住。

再说暴动的工人，离开工地后，一直往南走去。他们想，这回大家可都逃了活命。他们这次暴动，虽然声势浩大，但是由于没有党的领导，又没有和附近的八路军主动的取得联系，只是凭着一鼓作气，缺乏全盘计划和明确的斗争方向。如果他们在出工地以后，大家各奔前程，四散而去，日本鬼子也就很难把大家都抓回来了。可是大家觉得彼此都是患难弟兄，一时不忍分离。又觉着一齐走路，人多势众，彼此有个依靠，所以仍然结队而行。不料，当他们走到离包头约有五十里地的地方，就被包头开来的大批日本军队给包围住了。这是胡喜子他们万也没有料到的事。

日本军队将工人们包围以后，经过了一番查问了解，由一个日本军官，立刻派鬼子兵将领导这次暴动的胡喜子等八个人抓来，二话没说，当时拔出战刀，就将他们砍死在那里。然后又用机枪逼着所有的工人，回了工地。日本鬼子将砍下的人头，挂在电线杆子上示众。被重新押回工地的

工人，都觉得这回算是完到底了。楊宝山这些年来，是最不爱流眼泪的，可是这回他却哭着对田荣說：“大哥，咱們逃出了龙烟，可逃不出包头了，咱們穷人的命真苦呀！”田荣也唉声叹气地陪着楊宝山流泪。

这种悲惨的日子，又过了一些时候，大家万分絕望，度日如年，只好过一日算一日，过一时算一时，什么也不敢想了。这天夜里，大家正睡得昏昏沉沉，远远的传来了枪炮的声音，将楊宝山惊醒。他細听了一阵，那枪炮越响越密，越密越紧，就像呼呼的刮风一般。他想：“这是哪里的军队来打鬼子，打得这么厉害？”便推了推睡在他身边的田荣几下，說：“你醒醒，你听，枪炮声这么大，这是哪里打起来了？”田荣翻了个身說：“打就打吧，真要把鬼子打跑了，那倒也好。”說了几句，他俩又都睡着了。

往常天不亮，把头們就来叫班，逼着工人們去干活了。可是現在天早大亮，太阳都冒了紅，外面还是鴉雀无声，沒有一点动静。大家醒后，都觉得有些奇怪，以为又出了什么事故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，說：“咱們出去看看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等大家出来一看，那其他班的工人，也都由工棚里出来了。可是那些把头們呢？却还没露面。再看那守护电网的鬼子哨兵，也都无影无踪，不知去向。又看鬼子兵駐防的炮楼，也好像没有什么动静，不見鬼子們出出入入，和往日那阴森森的情景，大不相同。大家都很迟疑，猜不透鬼子們又搞的是什麼鬼。于是，大家吆喝着，拥到把头們住的房子和炮楼上一看，到处都是空蕩蕩的，連个人毛也不見了。

大家一看这种情况，登时嚷起来说：“这时我们不走，还等什么？”于是大家一轟而散，三三两两，各奔他乡。

原来这一夜的枪声，是八路军大青山支队，夜袭包头，并将这一带鬼子修的铁路路基，全部破坏。包头日寇司令部，唯恐驻在工地上的那一小队鬼子兵联系指挥不便，被八路军包围消灭，就匆匆忙忙连夜把他们调往包头市里，将这地方放弃了。那些把头们，见鬼子兵一被调走，便倒了靠山，要是等到天亮，工人们知道了这事，一定要跟他们算还血眼，所以没等到天亮，就都偷偷的蹶起屁股滚蛋了。因此，修路工人就得到了自由。正是：

塞外八路神兵动，夜袭包头立大功；
修路工人得解放，不期绝地又逢生。

这修路工人，由于八路军夜袭包头，得到自由以后的事情，咱们暂先按在这里，留到后面去说。

回头再说杨得益，自那年旧历年关，从门头沟回到老家涞源县燕窝村，快走到自家门口，抬头一看，正见宝山的妈妈郭氏手里拉着他们的老闺女，站在门前，向北遥望。杨得益紧走几步，高喊了一声：“孩儿他妈！”郭氏蓦然一见，“噢”了一声，便用手一推她那小闺女二丫头，说：“看，你爸爸回来了，快去！”那小女孩叫了声：“爸爸！”便向前跑去。杨得益双手将她抱了起来，亲了亲，说：“爸爸从京里给你带来了好吃的。”郭氏见丈夫回来，心里自然高兴。可是不见宝山，

便急忙問道：“怎么就是你一个人回来了？”楊得益迟疑了一下，說：“你問宝山啊！”郭氏說：“是啊，他在哪儿呢？”楊得益长吁了一口气，說：“他留在門头沟了。”郭氏耽心地問：“为什么？”楊得益說：“別着急，回家再說。”便抱着他們的老閨女，和郭氏一起回到他們住的那間破車棚里。

到家以后，楊得益將楊宝山留在門头沟的經過，詳詳細細向郭氏說了一遍。郭氏越听越难受，不由得流下眼泪，責备楊得益說：“我看你是把孩子卖了吧？”她这一問，弄得楊得益左右不是，有口难辯，只得指天对地，起誓发願，再向郭氏說明楊宝山不願回家的原因。郭氏还是不依不饒，抹着眼泪，数叨楊得益說：“孩子这么小，就算他自己不願意回来，你就答应他留下；他在外边怎么活呀！你一个当爸爸的，难道就这样放心大胆？”楊得益被郭氏說得閉口无言，只是坐在炕上，唉声叹气。郭氏越想越焦急，便逼着楊得益，問：“你說，他留在哪儿了，誰能够来个对証？”楊得益說：“等过年正月，他的于大嘴叔叔来咱們这儿串門，你問問他，看我說了瞎話沒有？”郭氏說：“你怕我不問哪！你要是真把我那孩子卖了，咱們的日子就甭过了！”郭氏哭鬧了一时，經楊得益再三再四的又証明，又安慰，总算把这件事撂过去了。

过了年，他两口子不提楊宝山这件事情便罢，只要一說到这件事情，郭氏就哭鬧不休，弄得楊得益束手无策，只好搪塞着說：“好，別吵啦，过些日子，我一定把他給你找回来。”就这样，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件事情拖了下来。日子长了，楊宝山在外边的情况，家里虽然沒有得到一点消息，可

是郭氏也确实知道楊得益并不曾把儿子卖掉。她有时想起来，虽还哭哭啼啼，但感情总算逐渐平复下来。不在話下。

却說离燕窝村五十多里，有座大山，名叫白石山。这山东边有条大沟，长约二三十里地，沟里人烟稀少，树密林深，泉水横流，土地肥沃。在沟里每隔三里或五里，便有几户开荒种山的人家。这些人都是被生活所迫，走投无路，才携儿带女逃到这沟里来，开上几亩山地，維持生活。誰知他們千辛万苦，兢兢业业，把地开出采了，庄稼长成了，附近的地主就聞风前来，硬說那土地是他的，便强行霸占。那些开荒的农民，又能到哪里說理去！只得忍气吞声，答应下地主提出的条件，按时交租，反而成了地主的佃戶。

楊得益有个从小就过繼给人家的胞弟，名叫得义。在很多年以前就一个人逃到这白石山东沟里来，开了几亩山地，在山洼的地方垒了一間小房子住下。楊得益自从由門头沟回家以后，全家生活依然是夏天打柴，冬天討飯，糠糲菜菜，半飢半飽，总算又勉强地熬过了几年。

这时，日寇已經侵占了华北。楊得益从前卖掉的那个二閨女楊宝星的婆家，因日寇来到根据地“扫蕩”时，全家都被杀光，剩下楊宝星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便也逃到白石山东沟他二叔楊得义那里去了。

楊得益在家听說白石山东沟的地主，又招人开垦荒地，他便和郭氏商量說：“孩他娘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既是白石山东沟那里又能开垦荒地了，他二叔和咱們的宝星丫头又都

在那儿，我看我也去罢！索性到那里再多租上几亩荒山，有我们爷儿仨这把力气，那里的地又肥，又不缺水，多翻腾几次，到秋上准能少打不了粮食。我看除了交租，还能剩下一些。你们在家里多挖些野菜，多捋些树叶，到了冬天，咱们全家凑合着，也许就不致于再要饭了。”郭氏觉得这也是一个较好的办法，就同意了。

杨得益来到白石山东沟，向他弟弟说明了来意。兄弟二人便向地主又租来了一大块荒山。言明由他们尽着力量开垦，等荒地开出后，第一年可以不交现租，算是负着地主的债。由第二年起四六分粮。从此杨得益父女和他兄弟三人，便在白石山东沟开起荒来。

当时在抗日根据地，抗日政府为了团结各阶级统一抗战，对地主都实行了“二五减租”的政策。可是白石山东沟，因为处在抗日根据地的边缘，地主的恶势力还很猖獗，所以“二五减租”的政策还没有实现。杨得益本想依靠自己的劳力，把荒山多开出几亩，全家生活就可以得到转机了。他哪知一连几年，都由于雨水不调，蝗旱成灾。辛苦一年，除了交地主的租子，就剩余无几了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还得经常和野草、树叶打交道，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，弄回燕窝村家里去呢？

且说一九四二年，日寇在沦陷区，大肆发动所谓肃清抗日思想的“五次强化治安运动”，经常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“扫荡”，实行“杀光、抢光、烧光”的三光政策。

这一年杨得益种的庄稼，一来荒地种了几年，种熟了；

二来头年冬天，爷仨捡了不少羊粪，粪土上得壮；三来又赶上雨水比较正常，那庄稼从他们开荒以来，也没有长得这么好过。他看着那片长得又粗又高、黑糊糊的庄稼，心里乐滋滋的。常常和他的二闺女杨宝星说：“我看今年秋收后，就是交了租子，也够咱们全家一冬吃饱饭的了。”他还打发杨宝星回家去了好几回，把今年庄稼长得特别好的消息，告诉了郭氏。郭氏听了，也觉得今年可有了盼头，心想：“秋收后，粮食打下来，丈夫可以带着闺女回家过冬天了。家里有了吃的，到了旧历年关，再想法托人送信，把宝山也叫回家里来过年，全家团圆团圆。”想到这里，不胜欢喜之至。

秋天来了，那粗粗的谷穗子，真像个狗尾巴，低低的弯着腰，头都快搭拉到地下了。那老玉米每棵都长得一把来粗，棵棵都结两三个一尺来长的大棒子，子粒饱满，不瞎不糠。那高粱长的像一片密林，开放的穗头，好像一篷伞，微风吹来，摇摇摆摆，散发着清滋滋的香气。

谁想杨得益爷仨，刚把庄稼收割下来，就听说日寇要进山来“扫荡”的消息。他便和他的兄弟商量说：“咱们这庄稼不能收打。鬼子在根据地到处抢夺粮食，咱们要防备这一手。别回头咱们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，到末了弄个‘竹篮打水一场空’，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。”他兄弟说：“不收打怎么办？”杨得益说：“咱们先把这些庄稼找个背风的山崖底下，攥在一起风干着，用多少，打多少，一点一点的往家里弄，这样粮食还在庄稼秆上，就是鬼子来了，他也抢不走了。”他兄弟很赞同他哥哥的办法，爷仨便把庄稼攥了起来。

果然沒有多久，日寇就集中了大批的兵力，从蔚县、易县、灵邱、阜平等日寇侵占的大据点，四路出兵向涞源一带的抗日根据地的中心，开始了“大扫蕩”，采取了所謂“鉄壁合围”的战术。偷摸奔袭，逐步深入，逢村便烧，見人便杀，妄想把这里的八路军包围歼灭；把这一带的抗日根据地彻底摧毁。因为这一带的抗日根据地，便是当时我党领导的抗日模范区之一——晋察冀边区的第一軍分区。这里的八路军，是有名的边区子弟兵。日寇每次来“扫蕩”，都被杀得丢盔擄甲，狼狽逃窜。这里的抗日軍民，又常常出奇兵，袭击日寇，威胁平津，屡建奇勋，給日寇以致命的打击。我們知道，那壮志凌云，使日寇惊魂丧胆的狼牙山五壮士，便是这支八路军的战士。那日寇侵略中国，死掉的第一个最高指揮官——阿部中将，便是被这支八路军在战场上打死的。所以日寇对这一带的抗日軍民，真是談虎色变，又怕又恨。正是：

大将揮軍易水边，子弟雄兵敢換天，
狼牙壮士标青史，倭贼难渡太行山。

单說这次日寇“扫蕩”，来得特別急，特別猛；又特別的猖獗，特別的疯狂。往次“扫蕩”，从来沒有到这白石山东沟里来过。这回，日寇唯恐又中八路军的埋伏，一进根据地，便不敢走大路，专找那背靜的小道走。翻山越岭，鬼哭狼嚎，一下窜到白石山东沟里来了。当时散处在全山沟里开荒种地的人家，約有百十来戶。凡是年青人，只要沒有跑

掉，被日寇抓着，無論男女，通通杀死。有一群日寇，橫冲乱撞，竄到了楊得益他們住的那間小屋前面，楊得益聽見外面人喊狗叫，一片枪声，心說：“不好，准是鬼子来了。”他忙用手拉起他二闺女楊宝星，向他兄弟喊了一声：“快！”往外便跑。推开門一看，漫山遍野，到处都是日寇了，哪里还能逃得出去？他心一橫，把楊宝星往怀里一拉，用两手护着，站在房門口，心說：“随你們便吧。”

几个日寇，忽見有个老头子，带着个小姑娘，从屋里跑出来，便冲上前去，用刺刀比着楊得益的胸口，恶狠狠地問：“你的，哪去的，年青人？实話的說，不說撕拉撕拉！”楊得益摇头說：“不懂。”汉奸走过來說：“太君問你，你家里的年青人，跑到哪里去了？不說实話，要杀头的。”楊得益說：“我們是来这开荒的，沒有年青人。”汉奸逼問：“你儿子呢？”楊得益說：“我大儿子在門头沟煤窑上。我小儿子在燕窝村里。”汉奸听罢，推开楊得益，便带着日寇到小屋里去翻，結果什么也沒有翻着。把他兄弟拉出来一看，也是一个滿脸胡碴子的老头子。日寇沒抓到年青人，便問楊得益粮食放在哪儿？楊得益用手指着那崖根底下說：“那不是，攥在那里，還沒打呢！”日寇跑到那山崖底下，看了看攥在那里的庄稼，粮食果然还在上面。回过头来，便把楊得益父女和他兄弟，赶到那攥庄稼的山崖上面。汉奸对楊得益說：“皇軍命令你們，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，不准动。誰要敢动一动，皇軍就要杀死誰。”楊得益心想：“鬼子为什么將我們赶到这山崖上来呢？”他一抬头，看見离他們不远处的一块平地上，日寇正

用机枪，瞄好一群被綁着的青年人。一个日寇軍官，从腰里猛把指揮刀往外一抽，大吼了一声，那机枪一陣乱响，那些被綁着的青年人，随着枪声，紛紛倒了下去。楊得益赶快把头轉向一边，再也不能看这种日寇惨杀中国人的場面了。他心里不住地祷告着：“天啊，这种血海深仇，什么时候才能报呢？八路军呀，救命的恩人，你們哪里去了！你們知道不知道，白石山沟里老百姓的血，将白石山都快染成紅石山了。你們快……”想到这里，泪水模糊了他眼睛。吓得楊宝星扑倒在他的怀里，不断地叫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！鬼子也要杀我們哪！”楊得益撫摸着他的头，輕輕地說：“宝星，不怕！不怕！爸爸在这。”他把楊宝星紧紧地摟在怀里。

日寇將那些青年人杀完，就轉身回到楊得益他們的小屋前面。几个日寇湊在一起，說了一陣，便排起了队。原来日寇認為楊得益他們爷儿仨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没有什么用处，才沒有拉去和那些青年人一起杀掉。

楊得益見日寇站齐了队，猜到这伙野兽要走了。心里正在庆幸这回把庄稼攥起来鬧好了。岂料那个日寇軍官，这时又命令两个日寇，拿着一个水汲筒，向他們那間小屋，噴了一些汽油。楊得益正納悶間，心說：“鬼子要干什么呀？”只听“唵”的一声响，他們那間小屋就烧着了。熊熊的火苗，裹着黑烟，有好几尺高。楊得益的兄弟，一看房子被日寇点着了，猛然站起来，想扑过去，把火救灭。楊得益一把将他拉住說：“你要干嗎？”他兄弟想用力甩开他說：“鬼子烧咱們的房子了。”楊得益說：“就讓这些野兽們烧吧！烧了

房子，咱們就去住山洞。鬼子总不能把这山烧平！你这时跑过去，不是找死啊！”

房子烧着了，那日寇軍官又向那两个日寇一指，那两个日寇就拿着水汲筒飞跑到崖下，眨眼工夫，就将那攥在崖下的庄稼也点着了。楊得益站在崖上，看見那庄稼被烧得劈劈叭叭，火苗越烧越旺，真像烧着他的心一般。他头上的豆大汗珠，一顆一顆地往下滾。他的牙咬得吱吱响。他的眼睛直了，渾身抖擻起来。心如刀絞，悲痛万分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完啦！盼了多少年，才看見了这样的好庄稼，現在連一頓飽飯都还没有吃，就被野兽們烧光了。全家大小，今冬又要遭难了。这样的年月，倒不如讓它把我也烧死算了。”他一狠心，把脚一跺，用力把他怀里的楊宝星往外一推，說：“孩子！回家告訴你媽媽說，我被鬼子烧死啦！你們記着这仇就行了！”他說着就往崖边急走几步，他兄弟見狀，忙喊了一声：“哥！你要干啥？宝星，快！”話音未落，只見楊得益一縱身，就往崖下的大火中跳去。正是：

年年流汗种庄稼，年年庄稼送別家，
梦想今冬得一飽，又遭強盜大烧杀。

第十三回 染重病叔侄吃野草 寻严亲姐妹泣残阳

話說楊得益往崖邊急走，楊寶星跟着追上去喊：“爸爸！”楊得益猛然往崖下跳去時，楊寶星手急眼快，從他身後雙手用力將他抱住。楊得益站腳不穩，便倒坐在他女兒身上，恰恰坐在心口窩上。一個百十多斤重的大人用盡渾身的力氣，從地上猛然跳起，冷不防被後邊擋住，整個身子往下一落，那重量豈又只百十多斤！着着實實地砸在一個小孩子的身上，怎麼承受得住！楊寶星被楊得益的身子一砸，唉呀了一聲，心裡一熱，吐了一大口鮮血，立時臉色慘白，兩眼一翻，就暈倒在地，不省人事了。楊得益聽見楊寶星一聲慘叫，急忙回頭一看，見她已昏倒在地，父女連心，他腦袋嗡的一聲，早已忘掉了崖下的大火，撲上去用手一摸，渾身冰涼，只是鼻子還忽擱忽擱的有一絲氣兒。他忙着將女兒抱了起來，橫躺在腿上，和他兄弟倆又砸腿，又捶腰，又捏鼻子，又揪耳朵，不住氣的呼喊：“寶星，寶星，我的孩子！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你睜開眼睛看看，爸爸在這兒！”

過了好大一個時辰，楊寶星聽見耳旁有人哀呼，長長地喘了一口氣，才漸漸地緩醒過來。再一看日寇，早已走得無

影无踪了。崖下的大火，也将庄稼烧了个一干二净。可是楊得益却由于只顧照看女儿了，才得沒有跳到火里去，被大火活活烧死。

楊得益和他的兄弟、閨女，眼看那白石山东沟被日寇烧杀的一片惨景，三人抱头痛哭了一场。遂又在附近的山崖上，找了一个石洞子，搬了进去，暂时安身。这时楊宝星因为吐血病倒了，他弟弟也因房子和庄稼被烧光，心里生暗气，不几日也病倒了。当下天气，已經到了深秋，幸而还没有落霜，山上的树叶还没有落，野草还没有黄。地里的一些野山药、野果子，还没有枯萎。楊得益凭着他多年来在山上度荒的经验，天天从早到晚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弄些“野粮食”来给两个病人吃。有时碰运气，还能捉着个什么野兔子、野山鸡、黄鼠狼等野味儿，用白水下把盐，煮一煮；或是包上黄泥，烧一烧，那就更是最上等的吃食了。楊得益他们三人就仗着山上这些“野粮食”和野味儿，天天半饥半饱，苟延残喘的活着。不再细表。

再说涞源这一带的抗日根据地，经过日寇这次残酷的“扫荡”，有不少村庄，都被日寇实行的“三光政策”，给烧光、杀光、抢光了。燕窝村附近的村庄，因为是老根据地，遭受日寇的烧杀，尤其厉害。有些老百姓在“大扫荡”后，房屋、财产、粮食都被日寇弄光了，眼看着又快到了冬天，生活一时无法，听说山西地面秋天收成较好，就爬过太行山往山西逃难。这时住在燕窝村里的宝山妈妈郭氏，在日寇“大扫

蕩”过后，心想：“那鬼子就是再疯狂，像白石山东沟那种人烟稀少，大山重迭，背脊晃的地方，也不会遭到烧杀吧！”她托了几次人想打听点那里的消息，总也没个回信。她料想丈夫和闺女很快就会带着粮食回家来了。她日夜盼着，一直盼了两三个月，从秋天盼到了冬天。眼睛都快盼穿了，心血都快盼干了，可是她还没能把丈夫和闺女盼回来。她心里开始不平静了。她预感到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了。她那名叫二丫头的老闺女，曾到白石山东沟去看过杨得益好几回。她见郭氏发愁，便说：“妈，你让我再去看看爸爸他们吧！”郭氏听了二丫头的話，想自己去探听一回吧，又因为从燕窝村到白石山东沟，要横过一条日寇的汽車路封鎖綫，若是被日寇发现了，就有危险。小孩走路倒还方便点。她考虑了一会，觉得打发二丫头去看看也好，遂同意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就去一趟吧！看看你爸爸他们出了什么事？不过，你走路可要多加小心哪！”二丫头听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说：“妈！您放心，我又不是头一次去！”

郭氏缝了一条一把粗的长口袋，把家里仅有的二斤棒子面炒了炒，装进口袋里，让二丫头背上。千叮万嘱的说：“你背上这二斤炒面，可不是让你在路上吃的。你要是实在饿了，就到村里找人家要点。你到了那里，跟你爸爸说，眼下有很多人，都往山西逃难，我也想往那里逃。如果真像前几个月，你二姐回家来说的那样，今年庄稼特别好，除了交租子，还能富余不少。咱们全家只要能凑合活着，当然就不动了。热土难离，只要有半丝儿活路，谁愿意走啊！要是他

們那里也沒有糧食了，你就叫你爸爸和你二姐立時跟你回家來。咱們全家好一起逃難去。你背的這點炒面，就是讓你們爺仨回來路上做干糧的。我說的話，你都記清楚了嗎？”二丫頭點了點頭。郭氏又翻來復去地叮囑了好大一會，才打發二丫頭上了路。正是：

望穿雙眼盼親人，盼斷肝腸少音信；
語重心長囑弱女，白石山上找嚴翁。

這二丫頭當時只有十來歲，人小力單，走起路來，就是再快，也沒有成年人走得快。好在她到白石山東溝去過幾回，路徑還熟，走起來不用多打聽，倒也少了不少困難。她從一清早離家，緊走慢走，走到太陽偏西時，才走到離家三十多里的鷄道嶺坡下。由這裡爬山，再走十幾里，就到白石山東溝了。她覺着肚子咕嚕嚕亂叫，又餓又乏。本來早晨離家時，喝了两碗冷稀粥，一個小孩子，又走着長路，天都到這時候了，怎能不餓呢？她真想把身上背的炒面抓兩把吃吃，壓一壓飢，可是她一想起，媽媽囑咐過她，不讓她在路上吃那炒面的話，她就抿了抿嘴唇，咽了幾口唾沫，決心不吃了。她想找點冷水喝上幾口，去去心裡的餓火；再找塊石頭坐坐，緩緩氣，再爬山。抬頭看見前面路旁，有一棵大樹，樹下有塊大青石，離大青石不遠，有條小山溝，嘩嘩啦啦，流着清水。她急走幾步，奔那大樹走去。走到大青石跟前，將要往下一坐，冷不防一眼看見在那大青石後面，有個人臥在那裡，一動也不動，兩手抱着头，頭髮亂糟糟的。吓得她往後退

了几步，心里突突乱跳。忽听石后那人輕輕的“哎哟——”了一声。她知道那人还没有死，她又走上前去，看看那人的背后，越看越觉着眼熟，就是一时記不清是誰了。她大着胆子走到那人跟前，用手把那人抱着脑袋的胳膊拿开，翻过脸来一看，她怔了一下，惊叫了一声：“二姐！”就扑倒在那人身上，嗚嗚的哭起来了。

这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楊得益的二閨女楊宝星。她和她叔叔，自从經了日寇的“大扫蕩”，病倒在白石山东沟的石洞里以后，一直也沒好起来。秋天时，全仗着楊得益天天給他們弄些青草、野菜、“野粮食”、野味儿来充飢当飯。冬天一到，山上这些可以临时解餓的东西都沒有了。楊得益便提着一只破瓦罐，天天从白石山东沟，下到鸡道岭一带村里来討飯。每天早晨下山，到晚上回去。要得多，他們吃多；要得少，他們吃少；要着酸的，就吃酸的；要着臭的，就吃臭的。反正，只要能要到一些，就算是最大的幸事了。

这一天，天气阴沉沉，眼看要下雪。楊得益清早起来，走到石洞口一看，回头跟他兄弟說：“我看天气要变了，要是一下雪，咱們又沒有一点吃的，一时再下不了山，那可就要都餓死在这儿啊！今天我不如早点走，多到几个村庄，多哀求几家，多要上一点儿，咱們就能多活上几天哪！”他說着看了看那破瓦罐里，还有昨天喝剩下的一碗酸米湯，这本是留下給他今早下山喝的。他便把那酸米湯倒在一个碗里，回头对他兄弟說：“我走啦。你們等着我，今天我要是多要上点儿，就早点回来。我想到前寨村去一趟，那里有家老財，

我曾在他家扛过长活。过去我怕丢人，总没好意思到他家門口去要过。现在逼上梁山了，还顾得上什么丢脸不丢脸，我去试试，他也許会多給咱們两碗浆的。我要再能跟他借上几升粮食回来，那就更要謝天謝地了。碗里那碗米湯，你們爷俩誰餓了，誰就先兌点水喝一口。”他兄弟說：“哥！还是你喝了吧。你还要走路呢！”楊得益說：“我不用喝了，等会儿我到村里就能要上了。”他又对他二閨女說：“宝星，你叔年紀大了，我不在，你要多帮助你叔一点。”楊宝星点头說：“知道。”楊得益又叮囑了一番，才离开山洞。正是：

忍飢含泪別同胞，討飯山村路不遙；
岂料借粮成幻梦，竟然永訣在今朝。

从楊得益一离开山洞，楊宝星和她叔叔就焦心的等着楊得益早点回来，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盼了一日又一日；一天两天过去了，三日四日过去了，一直等了好几天，一直盼了好几日，就像石沉大海，无影无踪了。叔侄俩被餓得两眼模糊，便跑到山洞外面，拔回几把干黄草，剝成碎末，放在水里，用剩下的那一把咸盐煮煮，連湯帶水吞下去。人吃了那盐水煮干草，滿膛的火气，把嘴唇都烧焦了。又等了两天，楊宝星再也忍不住了，便和她叔叔商量說：“叔叔，我爸爸一定出了事，要不他早該回来了。”她叔叔說：“宝星，这点我也想到了。你說怎么办吧？”楊宝星說：“我想下山去找我爸爸。找着了更好；找不着，也能打听清楚是怎么会事。”她叔叔說：“那你就去吧！”楊宝星看着她叔又犹豫說：“我走了，您

呢？”她叔叔說：“这种年头，是爹娘都不能顧的年头。你只管放心走吧！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死了就死了。你还年輕，可不能陪着我餓死在这山洞里。你下了山，找到你爸爸，就給我送个信来，若是你爸爸有个三长两短，找不到了，你就干脆回燕窝村你媽那里去好了。再也不要回到这里来。”楊宝星听她叔叔說着，早就哭得抬不起头来了。她又安慰她叔叔几句，找了一根枣木棍拄着。临出山洞时，依依不舍地連着回了好几次头，看着她叔叔的脸，不願走去。这时，她叔叔猛一翻身，把脸向着石壁，紧閉起眼睛，揚起胳膊往外一摆，催着楊宝星快走。

楊宝星一連几天都沒有吃到一点粮食，头晕脑胀，哪里有一絲儿力气走路，只是因为那要找着爸爸的决心和精神，支撑着身子，才能晃晃悠悠，搖搖蕩蕩，往前挪蹭。走两步，喘一喘；走三步，歇一歇。喘喘歇歇，歇歇喘喘，实在站不住了，走不动了，便倒在地下往前滾滾爬爬，連挪帶蹭，又爬又滾，好不容易才来到了这鸡道岭坡下。看見眼前有棵大树，树下又有一块平展展的大青石。离树不远的地方，还有一股清水。她本想奔到树下大青石上面，躺上一会，喝口清水，再往岭下村庄走去。不料她来到树根前，往那大青石上一歪身，精神往下一泄，只覺得眼前一黑，“哎哟——”了一声，再想往起掙扎，怎还能够！整个身子便从那大青石上滾了下来，就昏死在那大青石的后面了。

楊宝星昏死不久，不想她的妹妹二丫头便来到这里。那二丫头一眼認出是她的姐姐楊宝星，便大声哭叫起来。

楊宝星昏昏迷迷聽見耳旁有人呼喚，微微睜開眼皮，怔了一會兒，方才看出是她的妹妹。她想說話，只擤了擤鼻孔，張了張嘴唇，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二丫頭見她姐姐睜開了眼睛，便用手背抹了抹眼淚，問道：“二姐，你怎麼昏在這兒了？爸爸呢？”楊宝星又張了張嘴唇，依舊說不出話來。勉強搖了搖頭，用手指了指胸口。二丫頭一見她姐姐的面色青黑，嘴唇干裂，便問：“二姐，你餓？”楊宝星慢慢的點了點頭。二丫頭忙從身上把那炒面袋子拿下來，解開口兒，抓了一把炒面，用手托着送到楊宝星的嘴邊。楊宝星因為嘴唇干裂，口腔紅腫，津液全無，干張着嘴怎麼也吃不下去。二丫頭見此情況，急得直跺腳，不知怎樣方好。楊宝星指了指那眼前不遠的小水溝，二丫頭知道她姐姐的意思。可是身邊又沒有什麼取水的傢伙，怎樣才能把水弄來呢？她正為難時，忽見背山洼向陽的地方，有一棵大麻子，因為沒有遭到霜打，還有幾個沒落的葉子。她說：“這回可有了辦法了。”便撿了兩個大葉子，折起來，從水溝里舀上一捧清水，慢慢的送到她姐姐嘴邊，灌了下去。楊宝星喝了几口清水，嘴唇也就活動起來。又就着水吃了一些炒面，飢火平復了一些，也就有了一點兒精神。她這才緊拉住她妹妹的手，要想說話還沒開口，便先哭了起來。

姐妹倆哭了一陣，楊宝星這才把她為什麼來到這裏的經過，和他們在白石山東溝所遭受的情況，大致說了一遍。二丫頭也將家中的生活說了說。姐妹倆邊說邊哭，一直說了好大半天。正是：

姐妹相逢大路边，日寇罪恶数万千；
說到伤心落魄处，抱头相向泪哭干。

姐妹俩說了一会，这才止住悲痛。便商量着一齐到前寨村去寻找她們的父亲楊得益。

前寨村是鸡道岭下面的一个大村庄，离鸡道岭不远，翻过一道小坡便是。日寇“大扫蕩”时，也把这地方烧杀得不成样子。二丫头搀扶着她姐姐，来到村口一看，只見頽垣敗瓦，树木枯焦，七零八落，滿目凄凉。这时那一抹夕阳照到村中，街上只有几条鬮皮狗来来去去，更显得萧条万状了。姐妹俩走进村中，挨門挨戶向人打听了一番，大家都說：“我們自己都还吃了上頓沒下頓，也快要飯了，哪有富余周济別人呢？你們要打听要飯的，你們就到村东头，那里有座沒被鬼子烧的大瓦房，是个財主家，你們去問問。前几天，好像听說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到那里要过飯，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們的老人。”她姐妹便按着人家指的方向，来到那里一看，果見有一座大瓦房，两扇黑大門关得很紧。上前又推又叫，只听院里群狗乱吠。叫了半天，才有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长工，把門开了个縫。她姐妹見了那老人，便喊了一声：“老大爷！”說明了来意。那老长工从門里走出来，向她姐妹打量了一番，方說：“你們俩都是楊得益的女儿？”楊宝星說：“是啊。老大爷您認識我爸爸嗎？”老长工說：“我們老哥俩，过去常在一起，給这家財主干活，怎么不認識呢？”她姐妹齐說：“您知道，前几天我爸爸来过这儿嗎？”老长工說：

“那天我不在家，听说他好像是来过。”楊宝星听见爸爸有了消息，便急忙追问：“那您知道我爸爸现在在哪儿？”老长工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，半天过后，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番伤心的话来。正是：

欲言又止暗思量，語未出口心已伤；
日前老友遭惨死，皆因地主太无良。

第十四回 精气尽惨死山神庙 道路絕重入地獄門

話說楊寶星姐妹，見那老長工說到她們爸爸的事情，吞吞吐吐，不願言明，像是出了什麼差錯，便一再追問。那老長工方說：“你爸爸那天來到這裡，想求求東家借幾升糧食。你們想，東家正恨窮人不死，哪能借給他呢？你爸爸沒法了，就又到旁的村庄去要吃的。大概是沒有要到。天黑了，他就到雞道嶺山坡上那座破山神廟里去過夜。後來又聽人說，那夜廟里死了一個要飯的老頭子。我聽人說那死人的樣子，有些地方倒很像你們的爸爸。第二天就被人給埋在山根下一棵大核桃樹底下了。死的那人究竟是不是你爸爸，我看倒也不一定。你們聽了我的話，千萬先別難過。要不，你們就再到那里打聽打聽。”楊寶星姐妹聽老長工這樣一說，早就哭起來了。這時已哭得淚人一般。

那老長工安慰了她姐妹倆一番，又轉身回到院里，偷偷的袖出兩個冷窩頭，塞給楊寶星，說：“孩子，天不早了，你們快走吧，別回頭讓財主看見，又放狗咬你們。”

姐妹倆哭哭啼啼來到雞道嶺的山神廟里，一看滿院都是沒人的荒草，神殿的頂子塌了一半，山神的泥胎，缺胳膊

短腿，倒在地下。一陣冷风吹来，墙上的土坯紛紛下落。她姐妹俩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楊宝星看了看，四周空蕩蕩的什么也沒有，便推了她妹妹一下說：“咱們走吧！”她們走出廟門，天色已經黑了下來。再想打听，四野又无人烟，可到哪里去問？但見：

荒山廢寺草萋萋，日暮天寒旅雁啼；
村斷炊烟入迹少，滿目蕭條道路迷。

姐妹俩一商量，覺得无处可以安身，便将老长工給的那两个冷窝头，一人啃了一个，又吃了一點炒面。肚子里有了食，身子也就暖和起来，便連夜摸黑赶回燕窝村去了。

再說楊得益自那日离了白石山东沟，来到前寨村向那老財家去借粮。那老財見楊得益年岁已高，骨瘦如柴，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，还没容楊得益开口，便往外赶他，叫他快走，恐怕他一时气力不接死在这里。楊得益苦苦哀求，好話說了足够几大車，就是借不到粮食，指望能給他一些殘羹冷飯，也算不白来一回。岂知那老財翻脸无情，反而罵他應該餓死。楊得益被逼气极，頂了那老財几句。他說：“不說旁的，我給你扛长活，流下的血汗也够几缸，現在你見死都不救，看你們財主的心够多么黑呀！”这几句話惹恼了那老財，便放出一群恶狗。亏得有几个打短工的，不顧一切将狗掙开，楊得益才算沒被咬死。他离了那里又到附近村庄去要飯。哪知要了一天，到处都是：

穷人想給沒得給，富人心腸是鉄石。

直到日落西山，連一罐子冷米湯都沒要到。他走到了鸡道岭的山神庙前，天已大黑。想回白石山东沟去吧，山洞里还有两个病人，等着他要些飯回去度命。現在什么也沒要到，怎好空手回去？他想索性就在山神庙里度过一夜，等到明天要着点东西再回去。誰知道这一夜，气候驟变，溫度下降，冷得好像来到严冬。那楊得益身上无衣，腹中无食，哪能禁受得住！况且白天又受了老財的恶气，心情憋悶，精神涣散，再加上年岁又大，气力已衰，他倒在供桌前面，就再也爬不起来。沒有熬到半夜，竟被活活的冻餓而死了。

楊得益死了几天以后，他女儿才来找他。哪又怎能找得到！那一夜楊宝星姐妹俩搀搀扶扶，拉拉扯扯，一直走到第二天过午，才回到了燕窝村。她姐妹一見她媽媽，二話沒說，扑到怀里便大哭起来。这一哭，郭氏就料到有了禍事，又見眼前只有閨女宝星，不見丈夫楊得益，心里早已乱跳不止。忙問宝星，說：“怎么就只你一人回来，你爸爸呢？”楊宝星一边哭，一边就把他們在白石山东沟怎样被日寇烧掉了粮食；她和叔叔怎样病倒在山洞里，她爸爸怎样下山要飯沒有回去；她又怎样带病去找；又怎样遇見二丫头；她姐妹又怎样到前寨村去打听她爸爸的消息；又把那老长工告訴她俩的話，从头到尾向郭氏学說了一遍。說得郭氏也跟着她俩痛哭开了。

母女三人痛哭半日，郭氏方强止住悲痛，說：“宝星，依

我猜想，你爸爸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要不，他既沒回白石山东沟，就該回家里来了。又沒回家，不用問，那老大爷的話大概不假。你爸爸既不在，我們也得想法寻个活路呀！”

又过了几天，楊得益还是音耗皆无，郭氏迫不得已，便領着两个閨女，一个小儿子，順着去往山西的大路，爬过太行山，逃难到山西去了。按下不提。正是：

今日揮泪走山西，遙遙千里北风疾；
欲問何年笑滿臉，雄鸡报晓一声啼。

再說那年楊宝山和田荣等許多修路工人，由于八路軍奇袭包头，得到了自由，逃出工地，他們带着滿肚子的怒气，从包头一逃回北京，便来到天桥的“兴华公司”，找那把他們騙买到包头去的王經理算賬。大家紛紛質問王經理，为什么把他們暗地卖給日本人？王經理一看大家磨拳擦掌，憤气填胸。他知道众怒难搪，一句話說不好，大家就会拥上来痛揍他一頓。他眼珠一轉，心說：“君子不吃眼前亏。”他便劝大家先平平气，有什么話慢慢說。他滿面堆笑說：“兄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大家只管明提，兄弟一定想法讓大家过得去。我只管給日本人招工的事情，要說我把大家背后卖給了日本人，这罪名我可不敢当。再說兄弟也是中国人，我怎能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呢？去包头这回事情沒弄好，我再想法給大家找个好地方去，补报大家就行了吧。”接着他又向大家假惺惺地賠礼道歉。大家見他一服軟，心里的

气，也就平了一些。然后就向他要工钱，说：“我们在包头干了半年多，差一点没有把命也扔在那儿。一个工钱也没有给，你要负责偿还。”王经理毫不思索，就满口答应下来说：“好办，好办。可是现在就还大家，有困难。大家得容我一时管日本人要啊。不过，我为了解决大家的困难，可以先由柜上暂先垫办一步。”说罢，他便发给每人十块钱。让大家在北京休息休息，对有病的人，还答应给医治。他这样一摆迷魂阵，就把大家迷糊住了。

原来他又正急着给日寇各处招工，忽见这么多人自动投上门来，正求之不得，心里哪能不高兴呢？过了几天，他便跟大家说：“古北口地方，正修铁路，你们愿意去吗？好在古北口离北京很近，你们觉着不好，就可以回来嘛。”大家一听说又是修铁路，便一口拒绝说：“老子死了，也不会再上这个当了。”他见大家拒绝了，便也顺着大家的口气说：“大家不去也好。那些管修铁路的日本人，简直不是玩艺。如果真的和包头情形一样，那兄弟就太对不住大家了。那么大家就到山西大同去下煤矿怎样？”接着他又花言巧语，蒙骗大家说：“上大同煤矿，比在门头沟下窑要好得多，矿底下都是用机器干活，挣钱又多，活儿又轻，无论冬夏都不停工，是个可靠的长差使。大家要到了那里，就可以安家立业，不用发愁没有事儿做了。”杨宝山等人，本来都是煤窑工人，对煤窑的活儿又熟悉，现在既有下煤矿的机会，哪能不愿意去呢？再说不去，又能干什么呢？虽然对那王经理的话，并不完全相信，可是，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，他们就答应下来了。

山西大同七峰山下，是中国有名的大矿区。日本帝国主义，为了掠夺中国的丰富资源，就在过去大軍閻閻錫山开办的保晋煤矿的底子上，疯狂扩大生产，又开凿了同家梁、四老沟、白洞等六七座新矿井。雇用工人五六万人。在大同給日寇做工的那些矿工，只有少数井上的机器工人，和管理人員有点人身自由。在井下干活的矿工，都是由日寇手下的大汉奸开办的包工大柜，經過人販子，从山东、河南等荒旱地区抓驅来的老百姓。这些工人被騙到大同矿上后，就变成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了。

楊宝山和田荣等人，又被王經理騙卖到了大同煤矿，立刻被关在包工大柜的“大房子”里。这种“大房子”，都是用石头盖的，一拉溜七八間，連个窗戶都沒有，里面黑洞洞的，白天都得开着灯，整年也照不进去一点阳光。地上又湿又潮，一鋪通长的大炕，上面鋪着一层黑土，几百个工人挤着睡在一起，枕的都是石头瓦块。这种“大房子”，和門头沟的“大鍋伙”却不一样，那里还可以随便出入，这里根本没有半点自由。大房子的四周，都垒着又高又厚的石头墙，墙上拉着电网，整天整夜都通着电。只有一个大門，可以出入，还有矿警把着，工人住在里面，插翅也难逃跑。別說旁的，就連大小便也有限制。白天要大小便，后面有人跟着，夜里根本不許大便，小便只能撒在屋里。

工人到矿上去做工，每天都排成大队，矿警端着刺刀，守在队前队后，把工人押到井口，赶下井去。在井下苦受十二个鐘头，等到从井下上来，又和来时一样，再被矿警押回

“大房子”。

日寇为了消磨中国工人的志气,防止工人反抗和逃跑,就想出一条毒计,每当工人从井下上来的時候,他們就在井口那里,发給每个工人一包白面(嗎啡),作为一部分工資,强迫工人非要不可。他們向工人宣传說:“抽白面,可以提精神,解疲乏,防止潮湿病。”工人们明明知道这是日寇設下的毒计害人,可是由于他們在井下不光劳动重,并且整天泡在水里,上井后身上又没有衣服,确是又累又渴,又飢又寒。一来二去的有些工人就中了鬼子的毒计,漸漸的吸上了癮,想再不抽,也不行了。

提起那些矿工的飲食,讓人听了,更令人痛恨:每天下井前,日寇給矿工吃的,只是一种又酸又臭的煮黑豆拌盐花。吃了这种东西以后,肚子胀得要炸,嘴里渴得冒火,可是又不給水喝。人們渴极了,就只好喝那井下含有硝酸成分、又黑又臭的脏水。常吃这种飲食,不用多久,就把人折磨得骨瘦如柴,像活鬼一般。弄到后来,几乎沒有一人,不跑肚拉稀的,大批工人就这样被葬送了性命。

楊宝山的身体,虽然很棒,可也受不住这种熬煎,久而久之,他原先得的便血病就越来越厉害,身体衰弱得連爬也爬不起来了。那时誰在“大房子”里不能下井,包工大柜就不給吃的,除非是有另外的工人,願意养着你,否則你就得活活的餓死。田荣見他病得这样沉重,安慰他說:“宝山兄弟,你只管放宽心养病,一切困难都有我呢。咱們患难相处这些年,肝胆相照,今天你病成这样子,就不用管我怎样去

干活,反正有我吃的,就有你吃的,我絕不能讓他們把你活活餓死。”楊宝山有气无力地說:“田荣哥,我已經病成这种样子了,再把你累出个三长两短,那就更不合算了。我听说你老家还有孩子老婆,总算是个有牵挂的人。我老家虽也有爹娘,可出来这些年,早断了消息,我自己孤身一人,无牵无挂,死了不算啥,哪里黄土不埋人!只希望我死了,有朝一日,你能从这閻王殿里熬出去,給我家里捎个口信說,我使爹娘白养了我一場就行了。”說着,他心里一热,那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。田荣見他流了泪,赶忙用手給他擦了擦說:“你把話說到哪里去了。难道我今天只顧我自己,眼看着你被他們活活餓死,也不拉你一把,那还算个什么人?咱們別再說这些伤心的話啦。我还是那句話:‘你只管放寬心养病,一切困难都有我呢。’”田荣这些肺腑的話,楊宝山病中听了,簡直比吃十付良葯还胜强十倍,一动感情,精神也覺着旺了一点。他从心里对田荣的感激,也无法用話說明。只是向田荣微笑着,点了点头,表示了万分的謝意。

那时,一个特別强壮的矿工,上一天班,掙的錢,还不够自己吃兩頓飯的,別說再照顧旁人了。田荣年岁又大,身体又不太好,本来平日下矿,已經累死累活地支持不住了,現在他又为了照顧楊宝山养病,讓楊宝山能够吃上兩頓飽飯,于是他就“打連班”。收了工,別的工人上井了,他留在井下不上来,在井下找个昏晃地方,稍稍休息一时,等下一班的工人下井来,他再跟着做一班活。这样打連班的工人,一班跟着一班的劳动,常常十天半月都上不了井,蹲在几十丈深

的地底下，別想見一見太陽光，呼吸呼吸一口新鮮空氣。這種非人的勞動，就是鋼鐵鑄成的漢子，也過不了多長時間，就得被撩倒。田榮又怎麼能經受得住。果然沒有多久，當楊寶山的病稍稍有一點起色，剛能夠從炕上爬起來，大禍跟着就臨到田榮的頭上。

一天，田榮從井下上來，拖着兩條足有千斤重的腿回到“大房子”里，連飯也沒有顧上吃一口，就掙扎着爬到他睡覺的地方，一頭扎到楊寶山身旁，靠着楊寶山躺下去。楊寶山見田榮精神萎靡萬分，心里不由得說：“他累壞了。”忙問：“大哥！你怎咧？”田榮勉強地睜了一下眼睛，聲細如絲的說：“我腦袋有點疼。”說着他就昏睡在那裡不動了。楊寶山伸手一摸他腦袋，腦袋滾燙，青筋還崩崩的直跳。再摸他的身上，簡直更熱得活像一座熱火爐。他看田榮燒得這麼重，想到：“他都是為了我，才得了這病，今後我楊寶山只要能夠活了，就是當牛做馬，也要報答他的大恩的。”他難受得就像萬把鋼刀鑽心，連眼淚也沒有了。這時田榮已經燒得有點神智失常，嘴里說着亂七八糟的胡話。楊寶山推他醒醒，問他覺得怎樣，他只是萬分痛苦的搖搖頭，連半句話也不答應。最後燒得昏昏迷迷，看那情形，如果再繼續燒下去，眼看着就要燒死了。難道這都是窮人命里注定嗎？正是：

高了虎口入狼窩，羅網層層陷阱多，
只因社會制度惡，非是窮人命坎坷。

第十五回 灭人性窑圈杀病人 重友情冰天埋挚友

話說田榮的高燒不退，病得十分沉重，眼看他有點支持不住，昏迷不醒。楊寶山見這情況，急將起來，顧不得自己的病體軟弱，就勉強支撐着來到“大房子”的門口，向那把門的警狗子，千求萬告，才讓他出了門，從外面舀來一碗帶着冰碴的冷水。他想用這水給田榮敷一敷腦袋，解解熱，可連一塊蘸水用的破布片也沒有，只好用手沾着水，給田榮一下一下地拍弄。田榮高燒了多半夜，直熬到快天亮上班時，才稍稍地退了一點。他剛清醒過來，便低低頭跟楊寶山說：“兄弟，我此時感覺，渾身上下的骨頭架子都要散了。軟綿綿的，沒有一點力氣，恐怕上不了班了。等會錢把頭來催，該怎辦？”楊寶山說：“怎辦？請假休息唄。你都病成這個樣子了，還提什麼上班呢？誰來催班，就讓他來催唄。等過兩天，我身子骨再稍強點，也該輪着我下班來照顧你了。”

他們正說着，那催班的錢把頭，手里提着一把洋鎚，一步邁進門來，大喊道：“大家快起來吃飯，站隊，今天是‘勤勞奉仕’的報國日，皇軍有令，要大大的出煤。出不夠煤，就休想上井！”工人們一聽，全都趕快從炕上爬起來，走出“大房

子”去吃飯、站隊，準備下井。

那錢把头四下一看，炕上還有兩個人躺着不動。便走過來問道：“你們怎麼還不起來？”楊寶山說：“我們病了。”錢把头說：“你叫什麼？”楊寶山說了自己的名字。錢把头說：“我知道，你是老病號。”然後指着他旁邊的人又問：“那是誰？”楊寶山說：“他是田榮。”錢把头把眼一翻說：“他裝什麼蒜！還不快起來？”楊寶山說：“他燒了一夜，現在剛清醒一點，哪能起得來呢？”錢把头說：“這病得的也真巧，早不病，晚不病，偏偏在‘勤勞奉仕’的報國日病了？井底下，煤出不夠，誰去應付皇軍？今天什麼也不行，就是我老子有病也得下井！快給我滾起來！別找麻煩。”

田榮聽見錢把头這樣一嚷，便掙扎着坐起來。哀求道：“今天你就容我歇一班吧，我實在燒得起不來了。”錢把头說：“我說了兩次，今天是‘勤勞奉仕’的報國日，你沒長着耳朵嗎？”田榮苦笑道：“我聽見了。我今天但分能爬得起來，早跟大家去下井，就不這樣哀求你了。”錢把头說：“別費話！歇班？你想得倒美！你病了？我摸摸你的腦袋硬不硬？腦袋硬，就得下井！”

楊寶山見錢把头耍起蠻來，便插言道：“你們不能這樣逼人。好吧，要實在不行，我替他去。”說着，就顛巍巍的站起來。錢把头一揮手說：“不行！不能代替。你給我站到後邊去！這‘勤勞奉仕’是皇軍的命令，誰敢破壞？他非給我下井不行！”說着，他上前一把，就把田榮從炕上扯到地下來了。楊寶山急忙上前去攔，也被錢把头用力一搯，給推倒在

炕上。田荣抬起身子，跪在那里，给钱把头作了一个揖说：“你就积点德吧。别把事情做绝了，你也有儿有女呀！”钱把头冷笑说：“好哇！你敢骂我把事情做绝！那我就做绝给你看看！”他便抡起手中的洋镐，狠命的向田荣的头上打来。田荣赶忙用右臂去挡。只听喀喳一响，田荣“哎呀”一声惨叫，就昏倒在地。钱把头仍不甘休，照他身上连连又打两镐。见他不动弹了，还骂道：“他妈的！先让你装一会死，等我把工人送下井，回头再跟你算账！”说着，抹头走去。

杨宝山见钱把头走后，赶忙扑到田荣的跟前，将他搂在怀里。一看，地上一滩鲜血；再看，田荣的右臂搭拉着，鲜血已湿透了破棉袄的袖子，还一个劲的顺着手往下流。看样子，那右胳膊是被打折了。他不顾一切，连忙将田荣架到炕上，放他躺下。就连声叫道：“大哥！大哥！你醒一醒，你醒一醒！”叫了一时，田荣“哎呀”一声，睁了睁眼，一翻身，又疼得昏过去了。

田荣醒了几次，又昏了几次，昏昏醒醒，像是要跟杨宝山说话，嘴张了几张，就是说不出来。杨宝山守在他的身旁，心里急得火烧火燎，瞪着眼睛，不知怎样是好。只是暗暗的祷告着：“老天爷呀！你睁睁眼吧，你瞧瞧这是什么世道？你行行好，救救我的大哥吧！”

熬到下午，太阳偏西，田荣忽然睁开眼睛，叫道：“宝山兄弟在哪儿？”杨宝山见田荣睁开眼睛叫他，不由得高兴起来，说：“大哥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”田荣偏过头，看了杨宝山一时，才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兄弟，我恐怕不行了。你要好好

的熬着，有朝一日，你要离开这里，求你給我家里捎个口信。我快五十了，死就死了吧！就是心里这个仇……”下面的話，还没說完，只見他脑袋往后一仰，从眼窝里流出两颗眼泪，就断了气。楊宝山猛扑到田荣身上，用力搖撼着他的身子，呼叫道：“大哥！大哥！”便“哇”一声的痛哭起来。正是：

死目难瞑恨未休，群魔哪有几春秋。

朗朗晴天終有日，扭轉乾坤报此仇。

就在这时，錢把头又罵罵咧咧的找田荣来算賬。进房看見楊宝山捂着田荣痛哭。便問：“你哭什么？”楊宝山說：“你把他打死了，还不讓我哭嗎？你們这样造孽，早晚要遭报的！”錢把头滿不在意的說：“遭什么报？实話告訴你說：我亲手打死的，也不只他一个，到今几个还没遭报一回哩！我看連閻王老爷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除非你把‘八路爷爷’請来！大概你没有这个門路吧。”楊宝山气得也豁出来了。便說：“你要有本領，干脆你也把我打死算了！你別認為仗着日本人的势力，靠山硬，太兴时了，我虽是請不来八路軍，可是八路軍人家有腿，会自己来！大同这地方也不是銅墙鉄壁，人家也不只来过一次了。”錢把头說：“他只要是現在沒来，这里就得由着我！你也不用滋毛，我会跟你算賬的！”說完，他便叫来抬尸队，吩咐把田荣的尸首，拉到“万人坑”去。

这“万人坑”，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的滔天罪証。日寇占領大同煤矿以后，就采用了最野蛮、最残暴、最

惨无人道的拿人换煤的办法，疯狂的掠夺中国的资源，来达到他们“以战养战”的侵略目的。由于工人们生产和生活条件极端恶劣，被饿死砸死的，被电死打死的，以至被疾病折磨死的，被井下瓦斯爆炸烧死的，被煤层透水淹死的……每天每时都有发生。为了处置这些无辜丧命的工人，日本鬼子在每一座大煤矿附近，都利用山谷沟壑，或者是用人力挖掘一个大坑，把已死和得了传染病的工人扔在里边，用石灰烧了，或者叫狗吃掉。他们管这杀人坑叫作“万人坑”，其实，哪个“万人坑”里屈死的工人，也不只万人。日寇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。有一首旧矿山的歌谣为证：

日本鬼子占口泉，
大同矿工上刀山，
活在阳间像阴间，
下井就到鬼门关。
成年累月苦熬煎，
人比畜生不值钱，
三条腿的蛤蟆难找见，
两条腿的人儿不稀罕。
旧的死完新的添，
一抓就是一两万。
万人坑，万人填，
万人的尸骨堆成山。

且說楊宝山見錢把头要把田荣的尸首扔到“万人坑”

去，他怕田榮的尸首被狗吃了，便哀求錢把头說：“我求求你，讓我跟着抬尸隊也到‘萬人坑’走一趟吧。”錢把头說：“你想跟他一同去死？”楊寶山說：“死了倒也好，可是我還有口氣，總算活着。我想，在這大冬天的，氣候這麼冷，還整天刮着大風，我該到那裏，替他找個背脊見的地方，好歹地將他埋一埋，讓他少挨點凍，也省得讓野狗將他扯剝了。本來人死如燈滅，他還知道什麼？這不過是活着人的一點安慰。你把他打都打死了，死后讓他落個全尸，也算是你的一點人情。他家里還留有孩子老婆，萬一有那么一天，他們尋找上來，也好認認埋他的地方。我倆也算不白患難了一場。”錢把头躊躇了好一會兒，說：“你是想借着這埋死尸的機會，逃跑是不是？”楊寶山說：“你別把人看扁了。我病成這樣子，連死都不怕，還跑什麼？就是跑，我也絕不在這時。”錢把头說：“好！今天我就放你出去，讓你跑；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道行，能跑出如來佛的手心！”他回頭告訴把門的警狗子，放楊寶山跟抬尸隊一起出去。

楊寶山咬緊牙關，跌跌撞撞，流着眼淚，跟在抬尸隊的後面，來到了“萬人坑”。他求抬尸隊不要把田榮的尸首扔到坑里去，就放在坑沿上，讓他自己處理好了。抬尸隊答應了他的請求。

楊寶山向四周圍查看了一時，見離“萬人坑”右邊一百多步的地方，有個山洼洼，三面都有地堰擋着，正面方向還沖北，很向陽，倒是個安靜乾燥的好地勢。心說：“就把田大哥埋在這裏吧。”他看好了地勢，回頭想把田榮的屍體抱到

那里去。俗語說：“死人沉，”他病得这样衰弱，再加上从早晨折腾到这时，还没有吃上一口饭，哪里还有一点力气。他弯下腰，抱了几次，也抱不起来。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儿，只好连抱带拉，走几步歇一歇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，他才把田菜的尸体，弄到那个地方。

这时节正当天寒地冻，冰雪封山，土地冻得比石头还硬，漫说杨宝山赤手空拳，就是有镢有镐，一时也难刨开一座埋人的土坑。他蹲在田菜的尸体旁边，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刨土的主意，要是明放在这里，岂不是跟扔在“万人坑”里一样？他正愁得不知怎样才好，忽然抬头看见前面有一堆乱石头。心里说：“对，我就先用石头把他垒起来吧。这么冷的天气，尸体也坏不了，等到明年开了春，如果我活着，那时再来埋他。”主意打好，他就来到石堆前面，用手去搬。哪知那些乱石头，也冻成一个了，搬也搬不动，拆也拆不开。好不容易寻到了一块带棱的石头，当作鑽子使用，才慢慢的将冻着石头的冰雪和泥土敲碎。可是杨宝山的两只冻手，也被震得血渗渗的了。他这才一块一块的拆下石头，把田菜的尸体垒起来了。

杨宝山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下，向田菜的坟墓磕了三个头，祷告说：“大哥，你生前照顾了我一场，我也无法报答你了，我把你先寄放在这儿，如果我有朝一日，有了办法，再来看你，再来埋你。你就安安静静的在这儿睡吧。”

这时太阳已经落山，天色渐渐昏黑下来。杨宝山缓了一口气，精神一松懈，耳听北风大吼，浑身一噤，只觉一股寒

气冷透了心肝，登时上牙打起下牙，颤抖起来，几乎昏厥在地。正是：

当年乃父葬良朋，血泪斑斑记忆中，
今日荒山埋故友，情深义重爱无穷。

楊宝山埋了田荣，实在冻得支持不住，便急急忙忙向“大房子”走去。跑到半路，他忽然怔住。想道：“我怎么这样傻？他们已经将我放出虎口，还不趁此逃走，等待何时？”他想罢，扭头就跑。跑了一段路，忽然又站住了。他想：“我上身只穿这件破棉袄，下身挂着纸片，两只脚又光着；一天还没吃着一口饭，这样能跑哪里去？到了半夜还不冻死？回去吧？明明是条死路，可是那‘大房子’里倒还有点暖气，还能鬼混一时。”想到此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把心一横，遂又向“大房子”走来。正是：

明知油锅往下跳，就是刀山也得爬！

到了“大房子”门口，警狗子见他回来，诧异地说：“咦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人家变着法儿跑，都跑不出这天罗地网。下午钱把头慈悲把你放了，你还不快点逃命去！”楊宝山说：“我跑哪儿去？跑不到半夜，就得把我冻死。”他回到“大房子”里，没呆多久，钱把头查房来了，一眼看见楊宝山，不禁吃惊，向地上啐了一口，说：“活见鬼！”原来钱把头放楊宝山出去的意思，是想楊宝山病了这多日子，一时还不能下井，现在田荣一死，又没人来养活他，要把他继续留在这里，反

倒增加麻煩，不如借此放他出去，索性把他凍死，豈不省了好多事？這時見他又跑回來，不由大怒，罵道：“他媽的，我已經放了你了，你還不給我快滾！”楊寶山說：“你讓我到哪儿去？”錢把頭瞪着眼睛說：“我管你到哪儿？”說着，便狠狠地踢了楊寶山一脚，拿棍子硬把楊寶山趕出“大房子”，說：“再不走，我就打死你！”回頭又對把門的警狗子說：“不許他再進來！”警狗子點頭答應。

楊寶山被錢把頭趕了出來，夜黑風緊，無處可去，便藏到廁所里，避避風寒。那廁所一無門窗，二無房頂，和野地一般無二，不久就把他凍得渾身麻木。他想：“孤身一人，無依無靠，走既無處走，逃也無處逃，真真苦死了。越想越心窄，越心窄，越覺得沒有活路。把腿一拍說：“罷！罷！罷！索性死了吧！死了倒比活着少受罪！”心一橫，便一頭猛向牆上撞去。正是：

天寒上天天無路，地凍入地地無門，
無怪一時心腸窄，茫茫四海哪存身。

第十六回 走投无路絕路逢生 詭計多端極端作惡

話說楊宝山因被錢把头赶出“大房子”，走投无路，一头往墙上撞去，昏迷半天，并未撞死。等他苏醒过来，本想再撞，无奈浑身无力，上吊吧，找不着繩子；跳井吧，此地又没有井；投河吧，河水已冻，想死也不容易。他抬头一看，见残月朦朧，高挂东南，已是后半夜了。忽然想起，每夜天到这时，从同家梁开往口泉的运煤火車，就快过来了。心里說：“干脆到永定庄鉄桥上去臥軌，倒还死得痛快。”于是他便掙扎着离了廁所，一步一步向鉄路那边走去。

他来到鉄路桥头，往鉄軌上横着一躺，双手把头一抱，暗暗的叫了声“爹娘”，便默默地說：“您們白养了我一場，我再不能見您們的面了！”忽听同家梁那面的火車，远远地鳴了一声笛。心說：“这可快完了。”便閉上眼睛等死。

誰知等了一时又一时，直等到东方发白，要是往常，挨了这么长的時間，几列火車都早开过去了，今天却連一列也沒开来，不知是何原故。

楊宝山寻死心切，等不及火車开来，便沿着鉄路朝火車开来的方向走去。边走边想，在哪里遇上火車，就死在那

里。他走到同家梁那鐵路拐弯下坡的地方一看，見有很多工人吵吵嚷嚷，正圍着一列火車，一面修理，一面講說新聞。他擠到人叢里，只听一个工人說道：“這火車一落道不要緊，八路軍又救了不少人命啊。”另一个人問：“為什麼？”那个工人說：“你不知道啊？近來有許多工人弟兄，因為一時想不開，他們就到鐵道上来臥軌尋死。唉，我就亲眼看見過，有不少人是這麼死的。昨天夜里，八路軍把这里的鐵道扒了，這車一落道，想尋死的人就死不成了。這不是八路軍无意中救了許多人嗎？要不怎麼人們都說‘神八路’呢？”

楊宝山一听這話，正說到自己的心上。感情一激動，就忍不住的哭了起來。那个說話的工人，見他哭得這樣痛心，覺着有些奇怪，便問：“這位兄弟，你哭什麼？什麼事值得這樣傷心？”楊宝山說：“你剛才的話，正說到我的心上。我就是想臥軌尋死的呀！”大家听楊宝山這麼一說，都紛紛走上前把他圍上，七嘴八舌的問他為什麼要尋死？楊宝山將他尋死的原因，詳細的說了一遍。大家一听，都非常同情他的遭遇，但也有些人責備他，不應該這樣心窄。并說：“你还年輕，怎麼就這樣糟踏自己呢？我們和他們這幫吃人飯不拉人屎的混賬東西，斗的日子還長呢，不能這樣想不開。”同時，大家知道楊宝山已餓了一天一夜，紛紛都把自己帶的干糧掏出來，遞給楊宝山說：“吃吧，吃飽了，身上就暖和了，吃不了的就帶着走。”楊宝山接過干糧，感動得又流下淚來。

他回想起自己剛才的行為，實在有些不應該。吃完了干糧，便覺得精神振作起來，身上也有了些力氣，便向大家

說：“謝謝大家救了我一命，我就先找個朋友去。”大家又向他鼓勵了一番，他便告辭而去。正是：

雪里送炭三冬暖，窮途潦倒又逢春；
莫道天涯知己少，階級兄弟是親人。

楊寶山嘴里雖說去找朋友，可是要到哪里去找？心里也並沒有底兒。走着走着，忽然想到，前幾天曾聽人說，從前在門頭溝有一個叫劉太的工人，和他處得感情較好，現在也來到大同煤礦，大概是在永定莊煤場子里干活。他便想到那里，打听打听有沒有這一個人。說來也巧，他到那里一問，果然劉太就在那里當推車工。兩人見面之後，楊寶山把他的事情向劉太說了一遍。劉太安慰他一番，留他暫住幾日，歇息歇息，恢復一下身體。楊寶山覺得長此這樣下去，也不是辦法，他就托劉太在永定莊給他找個臨時的活做，可是始終也沒有找到。後來聽說白洞礦倒要工人，他雖然不想再在大同干了，可是又無旁路可走，便只好再到白洞試一試，看看那里的情況再說。他把這心里的意思，跟劉太一商量，劉太也只好同意他到那里去干。臨走時，劉太送給他一雙鞋子，一條褲子，另外給了幾頓飯錢，說讓楊寶山買點好的吃一吃，便依依而別。

楊寶山在劉太那里住了幾天，他的病情总算稍稍見好，身體依然很軟弱，事實上還不能干活。他也曾想過，就是到了白洞礦，人家看他這樣子，也未必收留，只能碰碰運氣再說。因他身上有劉太給的那一點錢，便先到口泉鎮，找了一

个卖羊湯的攤子，飽飽的吃了几碗浇辣椒的燉羊血，几个芝麻醬燒餅。說也奇怪，吃了这些东西，渾身发热，出了一身透汗，立刻覺得松快許多，病也好像減輕了大半。

当天他来到白洞矿的包工大柜，便向包工大柜的主管人說：“你們这里要人不要？”那主管看他一眼說：“你問这干什么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想来下井干活。”那主管說：“当然要了。”楊宝山又說：“我可是个病人，你們也要么？”那主管笑了笑說：“我們这里除非死人不要，你病了又算什么！只要脑袋硬的，还有口儿气的，我們都要。就怕你不来。”

原来这白洞矿，是个新开的，四处派人抓、騙工人还抓騙不够，現在楊宝山自投罗网，正求之不得，他們哪有不要的道理。自然将他留下了。

当时白洞矿的包工大柜，和其他矿的包工大柜，并无差别。他們对待工人的剝削压迫，同样是残酷野蛮，只因刚开办不久，为了蒙騙工人来干活，所以他們对待工人的管理办法，表面上好像还講点道理。楊宝山留在白洞矿以后，因他有言在先，干不了重活，他便和那分配他們做活的孙把头說：“你們要是讓我下去推車，現在我一个人可推不动一輛。要不你們就先派我做点輕省的活，等我把身体养好了，再去推車。不行的話，咱們就两便。”孙把头微然一笑說：“你一个人推不动，那好办，我再給你配上一个，反正咱們有的是人。你看，这么办行不行？”楊宝山听了这話，覺得这个把头真有点例外，倒还好說話，也就勉强的答应下井了。

于是，孙把头遂派一个人来和楊宝山配搭一起，下井推

車，这人也是个病号。他原本是个理发匠，根本連煤矿也沒到过，更不要說是在井下做活了。他一来就跟楊宝山說：“兄弟，求你多照顧，听把头說，你在矿底下是个老行家，我可任什么都不懂，要說推个头，刮个脸，捶捶背，掏掏耳朵什么的，我倒是学过几年，还能拿得起来。可是这些手艺，下井推車，哪样也用不上，我現在又病得这个样子，硬要我来卖这个力气，我看就快到閻王爷那儿去报到了。”

楊宝山听了一怔，“啊”了一声說：“怎么？大哥，鬧了半天，你敢情是个理发的？你有这份手艺，到哪儿不能吃飯，干嘛偏偏到这里，来赶得什么行市？”說着不胜惋惜。

那理发匠长叹一口气，說：“老弟，說起这事来，真是一言难尽哪！我本来在滄县城里，开了个小理发館，因为苛捐杂稅太多交不起，那县衙門就把我的营业执照取消了。我沒法活了，就帶着我那儿把推子、刀子去串乡。有一天，夜里住客店，就碰見一个穿皮鞋戴眼鏡的客人，看那神气和穿着，很像一个商号的大掌柜。我給他刮脸，我俩便談起話来了。他說：‘你这样走街串乡，能掙几个錢？’我說：不这么又怎么办呢？他說：‘你碰到我，就算时运来了。有你这份手艺，別說吃飯，就是发财也容易。’我說：只要能够天天吃上两頓飽飯，就知足了。他說：‘那么，你就跟我到北京去吧。北京城里各行各业都需要人。咱們在那儿，無論軍政两方，都有朋友。到了那里，你願意耍手艺呢？我給你介紹到一个理发館去干。你願意自己弄呢？我就給你出点錢，找个地方咱們就开张。’我一听这话，心都乐飞了，我觉得我真是要走

紅運了。又看見有很多人，都是跟他上北京去找事的，我想這還能有假嗎？樂得我連人家的姓都忘了問，就高高兴兴地跟着人家來了。到了北京，一下火車，走大街，轉小巷，把我弄得昏頭轉向。據說，來到的地方，叫天橋。那先生就把我們這些人，帶到‘興華公司’王經理那兒……”

楊寶山聽到這，不待他再往下說，又“啊”了一聲說：“什麼？王經理？這人脸蛋子是圓的吧？有五十多歲？”那理髮匠說：“對。”楊寶山又說：“你們被帶到大鐵門那個院子裡，是吧？”那理髮匠點頭說：“是。”

楊寶山一擺手說：“得啦！大哥，你甭往下說了，以後的事情我都清楚了。然後，王經理給你們打了車票，給了幾塊錢，把你們送到大同煤礦，交給包工大櫃；然後，告訴你說：‘你們已經把你們自己賣了。’我說的對吧？”

那理髮匠連連點頭說：“你說的樣樣都對，就是有一樣不對——我們來時人家可沒有給咱們打票坐客車，我們就像貨物一樣，被裝到悶罐車裡拉來的。”楊寶山說：“這悶罐車的滋味，我也嘗過……”那理髮匠說：“這麼說，你也是被王經理弄來的？”楊寶山說：“我被他弄過還不只一次呢；我連着被他騙了兩回啊！”那理髮匠說：“你既然上了一次當，怎麼又連上二次當呢？”楊寶山苦苦的一笑，說：“這也無須細說了，這種年頭，咱們這些受苦人，怎麼着也是在人家手心裡，又有什么辦法呢？”說到這裡，他又低聲說：“要出人家的手心裡，除非像人們常說的‘爷爷被逼無出路，只有高山投八路’！”他說完，向四外看了看，說：“大哥，咱們這說這了，

往后咱們一起干活，就是亲兄弟了。大家互相照顧吧。”

誰知那个理发匠，在井下和楊宝山只推了几天車，虽然楊宝山在活上尽量照顧他，他还是病累而死了。

那理发匠死后，孙把头又派了一个人来接他的活。这人也是个重病号，年紀已經快七十了，是个察哈尔人，未被騙来以前，原是一个农村的老吹鼓手。有一次，一家大地主办丧事，請了一些吹鼓手，吹打了三天三夜。等地主把丧事办完了，吹鼓手們向他要錢，他却只給一半，說什么他有一家亲戚住在城里，也正办丧事，他可以介紹吹鼓手們到城里去吹打，說：“城里加倍給錢。他欠的那一半，回来一总算。”

这些吹鼓手，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，听了那地主的話，信以为真，就带着家伙，跟着那地主介紹的一个人来到一个車站。大家脚未站稳，忽然来了一群警察，言說他們带的鑼鼓是违警物品，不容分說，便强行沒收。随后又用刺刀將他們赶进停在路上的一輛悶罐火車里，唏哩呼嚕地把他們拉到大同矿上来了。后来他們才知道帶他到火車站上去的那个人，原来就是这白洞矿包工大柜的二头子，那地主在背后把他們出卖了。給他們的那点錢，就是从他們的卖身价里取出来的。

那老吹鼓手因年老气衰，加上有病活儿重，和楊宝山在井下一起推車，不久也便死去了。正是：

包工大柜害人坑，罪恶条条数不清；
坑崩拐騙吹拍捧，吃人喝血比狼凶。

且說白洞煤矿的包工大柜，沒过多久，就扯掉了用来欺騙工人的那种假慈善面目，恢复了本来的野兽脸面，更疯狂地剝削欺压工人。他們首先从工人吃的粮食上开刀。他們給工人吃的那些“协和粮”啦，“兴亚面”啦，別管怎么难吃难咽，开初，好好歹歹，稀稀稠稠的，工人每天还能吃个半飽。哪知到后来，一天不如一天；每个工人每天吃的粮，从一斤半減到一斤，再从一斤減到半斤，最后減到四两。他們还强迫工人說：“要效忠天皇，节食报国”，每天只許吃三两，节约一两交“报国捐”。工人每天上井下井，光吃三两粮食，又沒有什么瓜菜配搭，哪里受得了；不久便餓得头晕眼花，腰酸腿軟，有些人头天夜里躺下，第二天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这时，楊宝山下井推車，孙把头也不再給配搭人了。他病得走路打晃，餓得眼冒金星，哪里还能推得动車？果然有一天，他推着重煤車走下坡道，因渾身无力，按不住塞木，那煤車就像流星赶月的一般，冲了下去。楊宝山心說不好，猛用全身之力往下急按。哪知那管塞木的地方，因年久失修，早就有了破損，这时他又用力过猛，只听嘎吧一声，那塞木把就从根上断了下来，这一下他可就再沒有什么抓挠了。急得他高声喊叫：“兄弟們快躲开，泡車嘍！”只見那煤車飞跑到一个拐弯的地方，嘩啦一声，冲出路軌，連車帶人，整个的翻了过去。大家高喊：“救人哪！”便一涌而上。正是：

恨煞昔时旧矿山，橫行群魔乱一团。

事故重重連不断，工人何处去呼冤。

第十七回 孙把头逼工施淫威 楊宝山雪耻惩强盗

却說矿底下每次“泡車”，差不多都要伤害工人。那推車的人，因站在車的后帮沿上，更是危險。說來楊宝山这次真是万幸，当那車急如閃电般冲下去时，他因生病体弱，站脚不稳，反被那車甩到道旁，才沒有被砸在車底下，只是受了一点擦伤，登时昏倒在地。和他一起推車的工人弟兄，都赶忙扑上来搶救。大家見他受伤不重，这才放了心，异口同声地替他庆幸說：“这真是咱們工人命大不該死。看刚才那車‘泡’下来的情景，真怕人啊。”大家一边說着，一边把楊宝山从井底下架回了“大房子”休息。

楊宝山不吃不喝，昏昏沉沉，睡了三天三夜，这才醒了过来。他想了半天，才想起那天他在井下“泡車”的事情。心說：“我現在躺在這裡，大概是被工人弟兄救上来的。”这时，大家都下了井，“大房子”里一个人也沒有，他想找人問問当时的情景，也办不到。只觉得肚子里咕嚕咕嚕一陣乱叫，腸空胃痛，非常难受。他举了举手，摸了摸脚，抬了抬头，翻了翻身，觉得自己还能够动弹，心里稍稍安靜了一点儿。他想：“既是沒有死，那就得想法儿找点东西吃吃才

好。”又一想：“可又到哪里去找东西吃呢？”原来每天工人上班的时候，大家拚死拚活，也只能搶上两碗稀米湯喝。大家为了能够多喝上几口，就把那滾开的米湯，舀起来，不容落开，就大口大口的往下灌，燙得嘴都烂了，嗓子都肿了。这时早过了上班的时间，哪儿还有剩余的米湯呢？

楊宝山試着想站起来，可是头晕，站不起来，他就慢慢的爬到“大房子”門口放米湯的地方。看了看桶底朝天，只有桶沿上挂着一些飯粒。他便从旁边水缸里，舀了一点水，把飯粒冲到碗里，喝了几口，真像喝蜜一般。正是：

飢时一米渡三关，餓了吃糠比蜜甜；
一粒千金休暴殄，飽时应記餓时难。

楊宝山喝完了两碗清水冲飯粒，精神刚刚感觉有点清快，正想爬回去休息，孙把头一步撞了进来；猛然看見楊宝山在湯桶旁边，倒把他吓了一跳，倒退了几步，“啊”了一声，說：“是你？原来你还没死？真活見鬼！你不下井，在这儿干什么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一直头昏，刚刚清醒过来；餓得爬都爬不动，怎么下井？”孙把头說：“你装什么蒜？爬不动，你怎么爬到这儿来了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爬到这儿，是想找点吃的。我肚子里餓，不爬，你給我弄吃的？”

孙把头把脸往下一沉，走上来踢了他一脚，罵道：“媽的！你想得倒美！不下井还想吃飯？走！給我上班去！”楊宝山也揚声說：“我走不了！要去，你把我拖下去！”孙把头說：“好！你当我不敢把你拖下去？”說着，他上来拖起楊宝山就

走。楊宝山說：“你們做事怎这么惡？你这样把我拖下去，还讓人活不讓？”孙把头說：“不惡，就能当把头了？你死了又他媽的算个老儿？要金子缺，要銀子缺，要人还缺？”

孙把头連拉带扯，把楊宝山拉到井下的一个出煤口上。扔給他一把鉄鍬，說：“你在这儿，好好的給我攢煤，等一会我来查看，攢不够，看我怎样跟你算賬！”楊宝山被孙把头拉得三魂走了二窍，連話也說不出来了，只是翻了翻眼睛，表示反抗。

孙把头把楊宝山放在那里，就到旁处查看去了。楊宝山哪里攢得动煤，也就躺在那里不动，心說：“算賬，命都顧不上了，还怕你算賬？”想着，就迷迷糊糊，半死不活的合上眼睛养神。時間不大，就听啪嗒啪嗒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。那人来到他的身旁停住。楊宝山还以为是孙把头回来了，正要睜开眼睛看时，那人用脚踢了踢楊宝山，瓮声瓮气的說：“你的什么的干活？”楊宝山睜眼一看，認出是日本监工黑山。这黑山性情残暴凶狠，是矿^上有名的一只恶狗。因他素日打起人来，心毒手狠，工人們都管他叫牛魔王。提起他来，人人咬牙，个个切齿，都恨不得咬他几口才痛快。楊宝山說：“我病了。”黑山說：“你不干活，磨洋工，心坏了的！”楊宝山說：“我干不了活。”黑山說：“不干活，挨揍的給！”从地下抄起一根木棍，照着楊宝山身上，狠狠地打了两下，就把那木棍打断了。棍子断了，他又抄起鉄鍬来打。打得楊宝山連哼也沒哼，翻滾了两下，就人事不知了。那黑山見楊宝山不动了，又踢了两脚，說：“裝死的干活！”便扭头而去。

半天，楊宝山漸漸的苏醒过来，他被这牛魔王打得浑身青肿，疼得如火烧一般。他想，趁这时上井，可又没法上去。因不到下班时，工人要半路上井，得有领班的把头开出工票，不然，那管理井口的，就不准许上鑛車。可是他又怕黑山回来再打他，心里便想：“这样实在难活下去。就是死，也不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。”他便翻过一道煤墙，往“老塘”里爬去。那“老塘”就是鑛里将煤挖空了的地方。他爬着爬着，見眼前吊着一个白糊糊的东西，心里不由一惊，暗想：“这白色的东西是什么？”用手一摸，原来是一个工人弟兄吊死在那里了。因矿下潮湿，全身发了霉，长出了一寸多长的白毛。心說：“兄弟，你死得好苦啊！”他又往前爬了一会，忽又見前面有几个黑糊糊的东西。再一細看，却是六个死尸，头挨着脚，一溜儿躺在那里。旁边还有几把破鏟烂鎬。看样子，准是在一起休息时，因疲累飢餓过度，坐下爬不起来了，死在那儿的。楊宝山看見这些死去的弟兄，不由得一阵憤怒，暗說：“兄弟們死得这样苦，死得这样不明不白，这个仇什么时候才能报？”他黯然的流下了几滴眼泪。忽又陡然想起，那次他要臥軌寻死时，同家梁那些修車工人对他說的話，便振奋起来，自己鼓励自己說：“走！到井上去，不能死在这里，死，也得死在明处！”

楊宝山强掙扎着从“老塘”走到大巷，本想找人扶扶他走路，可是工人們都已經換班上井了。他正在为难，又有一个病号走了来，他两人便你拉我，我搀你，才算磨蹭到了井口。哪知沒有工票，井口上監工不讓上井，他們死求活說，

苦苦哀告，万語千言，把嘴唇都快說破了，加上开鑛車的工人，帮助求情，监工这才讓他們上井。

他們好容易走到“大房子”的电网口，那有病的工人回过头来对楊宝山說：“我們总算到了。”刚要往下說别的，脚下被一块石头絆了一下，只因身子虛弱，前后一趔趄，就倒在电网上了。楊宝山知道有电，不敢去拉，急向那守护电网的矿警狗子大叫：“救人哪！快点关閘！”誰知那警狗子看見有人触了电网，不但不动手搶救，反而慢騰騰地走过来，翻了翻白眼，向那触电的工人罵道：“你眼睛瞎了？这么大的电网都看不見，硬往上撞！自己找死，活該！”然后，又罵楊宝山道：“你还不快滾！莫非你也要撞？”这个誤触电网而死的工人，在电网上一直挂了很多日子，日本鬼子才把他弄走。

楊宝山見那工人触电而死，心情沉重，腸子都快难受断了。晃晃搖搖地回到“大房子”，工人弟兄立刻把他围上，說：“哎呀！你到哪儿去了？大家都在找你。”楊宝山把他被孙把头拖下井去，和那工人触电的事情，向大家說了一遍。大家痛恨已极。痛罵了那些人面野兽一頓，才轉对楊宝山說：“你昏睡了三天三夜，可把我們急坏了，大家偷着給你留下很多吃的，你快来吃吧。”說着，就有人端出几碗剩粥来，讓楊宝山快吃。这些粥，比大家天天喝的清水米湯稠得多。等楊宝山吃完了，大家又替他想了个暂时躲避把头，留在井上休息的主意：每次把头来叫班时，大家就用破衣烂裳，將楊宝山盖在大炕最后边的杓兒里藏起来。

过了些天，楊宝山在大家的維護下，身体又漸漸的强壮

起来了。病既好了，总不能不下井，他就找孙把头要活干。孙把头有好多日子没有看见杨宝山了，忽然见他找上门来，身体也比从前好了许多，也就没再追问什么。当下便吩咐杨宝山去干“登车”的活儿。

说起“登车”来，在旧矿山上，真是一件又劳累、又繁重、又费力、又危险的活儿。十几辆装满了煤的重矿车，由矿底下用电力拉到十来丈高的天桥上，那登车的工人，就要在那一刹那的时间里，把车登开，如果稍一疏忽，或是迟慢一下，就会连车带人，从天桥上摔下去。大家都说，干这种活儿的人，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一天不知要摸多少次阎王鼻子，所以，谁也不愿意去摊这个危险。

前十来天，就有七个人，因干这活儿被摔死了。杨宝山一听孙把头让他去“登车”，便想拒绝，可是又一想，要是不去，孙把头也放不过他，踌躇了半天，一咬牙说：“好，我去。”哪知第一次“登车”，车就落了道，差一点没有把他砸死，却把腿砸伤了。孙把头见了，反而大骂道：“你头一天干这活，就摔坏了十几辆车，我看你是成心捣乱。这些车值的钱，你十条命也换不来。告诉你，已经给你记上账了，你小子就慢慢的还吧！”他连一天班也不让杨宝山休息，就又派他在井口上去推车。有一个多月，杨宝山都是拄着棍子去干活儿。

杨宝山腿上的伤才好了不久，这天，他正在坑口上攉煤，一不小心，把手中的铁锹弄弯了，便扔在一旁，正想再找一把来继续干，一回头，那黑山迎面走来，死死的看了他一时，恶狠狠地说：“那把铁锹的拿来。”这时，杨宝山也不知黑

山存的什么心，便从地上捡起那把弯了的铁锹，递到黑山的手里。黑山接过掂了两掂，便用那铁锹指着他，瞪着眼说：“趴下的给！”杨宝山一听让他趴下，把脑袋一楞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黑山说：“打屁股的给！”杨宝山登时想起，前些日子他在井下几乎被黑山打死的情景，心里翻了几翻，怒气直往上撞；可是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又往下压了压，瞧了黑山一眼，抗声说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？告诉你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惹翻了老子，别说你是个小鬼，你就是阎王，老子也敢扒你的皮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黑山见杨宝山不服他的挟制，便冲着杨宝山的背影，嘿嘿嘿的笑了一阵，又把脸一变，大声骂道：“巴格亚路！谁让你开路的干活？”说着，好像饿虎扑食般，冲上前去，举起铁锹，照着杨宝山的后脑，掄将下来。当时在井口上推車、攢煤的许多工人，见黑山举起铁锹，就大声喊叫：“宝山快躲！鬼子打来了！”杨宝山忽听耳后一阵风声，就知道是黑山从背后打来。自从那次在龙烟铁矿，看了“山东大个”痛打日寇的事以后，这十几年来，在门头沟生活比较自由时，他曾不断地练拳踢腿，摔跤举重，锻炼身体，准备有朝一日，好作防身之用。这时他一听耳后风声，便急忙把头一闪，脚下一用劲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像箭离弦一般，蹿到一旁。黑山因用力过猛，一锹打空，站脚不稳，就踉踉跄跄向前冲了几步。杨宝山哪容黑山转身，一个箭步，蹿到他的身后，一把抓住黑山的后领，横扫一腿，就把黑山扫在地上，接着用脚踩住他的后背，弯腰把铁锹抢了过来。心想：“难道中国人的一条命，还不如一把铁锹值钱？今天就和你拚了吧！”

举铁锹便往下打，眼看那铁锹已经要打到黑山的头上，忽然一想：真要把他打死，又怎样逃出大同？”便狠狠踢了他一脚，说：“老子今天饶你这条狗命！”便把铁锹扔在一旁去了。

不料那黑山，翻身起来，立刻又从地上抄起那把铁锹，哇哇怪叫，更凶狠的来打杨宝山。杨宝山见黑山狼性不改，心想：“好吧，豁出一死，就教训教训你，叫你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，给兄弟们出出恶气。这时大家也拥上来助威，齐喊：“揍他！”杨宝山一闪身，趁势一把抓住那个铁锹，用力往前一带，就将黑山带了一个“狗吃屎”。随手又把铁锹扔在一旁，一步上前，左手一把捉住黑山的后脖领，往上一提，掬开右手，左右开弓“啪啪啪”，一连气就是十几个嘴巴，直打得黑山嗷嗷乱叫。杨宝山气未出尽，又掬圆了拳头，“吭吭吭”，一连气，照他的后背又打了十几拳。然后，双手一抓，猛一用力，便将黑山举了起来，喊声：“去你妈的吧！”往前一扔，只听扑通一声，就把黑山摔在地上，那黑山被摔了个“发昏第十章”，趴了很大工夫，才缓过气来。黑山爬起来要跑，一看杨宝山双手插腰，怒目圆睁，站在他面前，昂然不动，吓得他哆哆嗦嗦，跪在地上，连声求饶：“你的大太君，我的小小的！饶命！”大家见杨宝山制服了矿山上的牛魔王，又见牛魔王那副狗熊样子，不由得哄然大笑起来。正是：

煤矿工人铁臂摇，七峰山下逞英豪，
挥拳击破敌人胆，敌愾同仇心一条。

第十八回 訪同乡受难集中营 作奴隶被押井陘矿

却說楊宝山揮动鉄拳，怒打日本監工黑山，給大家出了一口胸中怨气。那黑山跑到日本警察所，告了一状。警察所正要派人前往“大房子”捉拿楊宝山，偏巧这消息被警察所的一个伙役暗中知道，便想法給“大房子”传了个信，叫楊宝山赶快逃走。那时要想从“大房子”出来，直接逃出白洞矿，是不容易的。經過工人弟兄們帮助、策划，由大家掩护楊宝山到了井下，再由熟悉井下巷道情况的老工人給楊宝山带路，經過“老塘”，从通风井口，逃了出去。

楊宝山經過一番危險，总算又逃回了門头沟。在中兴矿混了一个时候，眼看着夏天又来了，他正担心，如果像往年一样，夏天雨季一到，煤矿就关了，他該当怎么办？可巧这时有一个老朋友，从井陘捎信給他，叫他到那里去看看。他想到了那里，說不定会找到一点出路，也未可知。他在門头沟沒家沒业，沒老沒少，說去就去了。

一路无話。这天，楊宝山走到青石岭，离井陘已經不远，心里很高兴。正走着，迎头遇見了两个人，慌慌张张的跑来，他連忙上前問路。那两个人看了他一眼，略停一下，

問道：“你到那里有事？”楊宝山說：“去看一个朋友。”那兩人說：“我們劝你干脆回去，改天再来吧。”楊宝山心中詫異，問：“为什么？”那兩人說：“日本鬼子今天从井陘城里出来了，正在各村烧杀捉人，說什么这一帶有了八路軍。我們就是刚从前面村里跑出来的。你这会再往前走，岂不是自找败兴去？”說着，那兩人便匆匆而去。

楊宝山听了那兩人的話，心里犹豫不定，想：“我从这么老远的地方，已經来到跟前了，恨不得一下見着老朋友才高兴，怎好又往回走呢？再說我一个下矿挖煤的，又不是什么八路軍，日本鬼子捉我干啥？真要碰見，就跟他們說說，他們要是不信，就把‘良民証’給他們看看，也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”想着，他就又往前走。

他走了約有二里来地，看前面是一片树林，忽听一陣枪声乱响，人喊狗叫，乱乱嘈嘈。一小队日本鬼子，由几个汉奸在头前帶路，从树林里闖了出来。汉奸們边走边喊：“八路軍，你哪里跑，我看見你了，快出来投降，皇軍大大优待俘虏！”楊宝山見鬼子們来了，正想躲在路旁，讓他們过去，哪知鬼子們发现了他，一声吆喝：“八路軍的抓起来！”几个鬼子端着刺刀，蜂拥而上，要楊宝山举起手来。

鬼子的小队长，把翻譯叫过去，嘟嚕了一陣，也沒有再問什么，几个汉奸就把楊宝山捆了起来，更不容楊宝山分說，便把他帶进树林，捆在一棵大树上。楊宝山往四周一看，見离他不远的两棵树上，也捆着两个人，看样子好像是受苦的庄稼汉。那两个人，在那里向翻譯直叫：“我們都是

这附近村里的老百姓。有名有姓，你们怎么硬说我们是暗八路军。”这时，那些日本鬼子排齐了队，鬼子小队长从队里叫出两个日本兵来，那两个日本兵，立着正，听鬼子小队长下命令。鬼子小队长说一句，那两个日本兵便“哈”一声，一连哈了十几声，然后转身端着刺刀，迈着“正步”，向捆在树上的两个庄稼人面前逼去，只听一阵惨叫，那两个老百姓就遭了鬼子的毒手。正是：

敌寇杀人证如山，无辜百姓丧九泉；
殖民枷锁不打破，和平高调妄自谈！

杨宝山见那两个同胞被日寇惨杀而死，怒火往上一涌，便晕了过去。等他刚刚缓醒过来，一睁眼，忽见一个鬼子兵也正端着刺刀，向他走来。心说：“这回可要死在日寇手里了。”便昂头挺身，泼口大骂道：“你们这些混账王八羔子！豺狼畜生！今天你杀死一个中国人，明天八路军就让你百倍偿还！”骂完，他把眼一合，把牙一咬，决心待死。那鬼子兵的刺刀，说话就要刺到杨宝山的身上，岂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那鬼子小队长把手一挥，“唔嚕”一叫，那鬼子兵便忙“哈”了一声，抹身将枪扛起，走回队里。

杨宝山闭目等死，忽听那鬼子“哈”了一声，睁眼一看，那鬼子兵正转身回队而去。那鬼子小队长向站在他身旁的一个汉奸嘟噜了一会，那汉奸便来到杨宝山面前吼道：“你就是八路军！”杨宝山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不是。”那汉奸说：“你既不是八路军，怎么说八路军要杀日本皇军？要不，你

一定認識八路軍！”楊宝山說：“八路軍到处都有，誰認識哪个是！”那汉奸說：“你不是八路軍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楊宝山說：“你們抓我时，我不早就說过了嗎？我是挖煤的。你看我这手上，都还带着不少煤末。”那汉奸上前看了看他的手，回头又跟那鬼子小队长嘟嚕了一通。轉身又对楊宝山說：“太君說了，你是八路軍，杀了你倒是便宜了你。皇軍有个‘报国队’，在井陘煤矿挖煤，就讓你到‘报国队’去。”他們就把楊宝山松了綁，带到井陘煤矿来了。

且說日本帝国主义在井陘煤矿，建立了一座法西斯集中营。每次日寇“扫蕩”八路軍根据地时，就抓来一些抗日的軍民，关押在集中营里，号称“国事犯”。日寇把这些无辜的老百姓，当做奴隶，强迫下井劳动，搶挖中国的大量煤炭，供給日寇軍需。当时关在集中营的“国事犯”，共有五百多名。

楊宝山被日寇带到集中营，集中营的鬼子先給他剃头，但又不剃光，留下一圈，作为犯人記号。然后，就把他編到一个班里，問他会干矿上的什么活？他說：“是矿上的活儿，都能干，就是現在干不了。”楊宝山心想：“我这么一說，頂多他們揍我一頓，就是揍死了，也总比在这儿被他們零打碎敲好受得多。”他万也沒有想到，那个日寇听他这样一說，反而微微一笑，說：“你的大大的好。”回头便向在这里当大队长的那个中国汉奸，說了几句。那汉奸便走过来跟楊宝山說：“皇軍說了，你什么都干不了，就讓你到井下掌子头上去打

鐘，這干得了吧？”楊宝山只好答应。这并不是日寇对待楊宝山特別客气，而正是日寇的凶殘狡詐；他們認為既然把你捉到这里，反正你再也跑不出去，且放着你，慢慢把你的血汗骨髓榨干。

在这个集中营里，日寇訂下了二十多种残酷已极的刑法，专门镇压反抗他們的中國工人。别的不用細講，就拿日常生活來說，吃飯只限三分鐘，無論吃的快慢，到了三分鐘，口令一下，就不准再吃，誰要再多吃一口，就要挨几皮鞭子。大小便也有時間限制。大家都得按着規定的時間排队，听命令才許大小便。不到規定的时候，就是憋死了，把尿尿到褲子里，也不准許你单个到廁所去。再說上班时，誰要迟到了一会，無論严冬酷暑，首先剝光你的上衣，强迫你到廣場中，头上頂着砖，或是杠子，双手举起来，一罰跪，就是半天半天的不准动。冬天冻的渾身青紫，夏天晒得通体冒油。敌人并强逼集中营里的五百多名“國事犯”，無論誰走在被罰跪的人的面前，都得往那人脸上吐口唾沫，啐口粘痰。誰不这样做，先挨一頓，再照样罰跪。日本帝国主义对待中國人的这种残酷压迫，中國工人亲身受过，怎能不銘心刻骨！

再說楊宝山在掌子头上打鐘，活儿倒是不重，他見那些根本沒有下过矿井的人，对井下的活儿一点也不摸头，碰到誰有了困难，他就积极热情地帮助誰干。这样就有很多人，跟他漸漸的熟起来。都說：“老楊哥，想不到你原来就是煤矿的工人，我們有了你的帮助，真不知一天要少挨多少次打呀！”楊宝山說：“只要我会的，你們就只管找我好了。大

“家都是患难兄弟，受着鬼子的压迫，还分什么彼此呢。”

这一天，有两个工人推車落道，将鉄軌堵塞，来往的煤車都不能通行。領班的汉奸跑过来，又罵又鬧，掄着棍子，一通乱打。可是鉄軌被矿車撑开了，怎么也弄不好。楊宝山向那汉奸喝道：“住手！你讓大家搬車，就搬車得了，你为什么这样乱打人，耍野蛮？”那汉奸把眼一翻說：“他們搬不上去，就誤了出煤，皇軍怪罪下来，誰他媽的担責任？你上这儿多言多語，莫非你能把車弄好！告訴你，別在这儿充他媽太尾巴圣人！要不，我的棍子可不認人！”楊宝山忍住气說：“弄好这車算什么！你往后站！給老子騰开地方。”大家一見楊宝山来了，也都齐說：“老楊哥，帮忙吧。”楊宝山說：“没什么，有榔头給我一把。”大家就把榔头遞給楊宝山。楊宝山看了看那撑开的鉄軌，真是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，他乒乒乓乓几下子，就把那鉄軌釘好。然后，他叫过来两个工人，讓他們在矿車前面用力往后抗着，他去車后面，两手抄住車底，口里喊着“一、二、三！”膀子一使劲，只听哐当一声，那矿車就上了軌道。大家不胜感謝。那汉奸搖搖摆摆走过来说：“嘿！原来你是个老行家呀？現在矿上正缺能干的工人，你却装洋蒜，躲心靜，在这儿打鐘？回头我向皇軍去报告，派你个好差使去干干。”楊宝山說：“好差使，你去干，我不稀罕！”那汉奸嘿嘿的冷笑一陣，說：“你知道吗？你是个‘国事犯’。”楊宝山說：“‘国事犯’又怎的？”那汉奸說：“‘国事犯’便得給皇軍效劳，不然小心你的脑袋！我看你还能跑出这个地方去！”又向大家高喊一声：“怔着作什么？还不干

活！”說着，便揚長而去。

次日，那日本鬼子果然不叫楊寶山打鐘了，調他到礦下七段采煤區去當支柱工。楊寶山想不去也不行，他暗自計劃，心說：“好！你叫老子到哪裡，老子就到那裡跟你泡！反正中國人也不是好惹的。”於是，他便到了七段采煤區。

因為楊寶山是個“國事犯”，在七段采煤區，他的名兒雖然是一個支柱工，可是那七段的吳大把頭卻不光讓他干支柱的活。拉馬的沒人了，就讓他拉馬，推車的沒人了，就讓他推車，反正絕不讓他喘一口氣。楊寶山心裡惱火，總想找個碴口出一出心中的惡氣。說來事也湊巧，那吳大把頭的表弟劉永祿，外號人稱“溜溝子”，也在七段當個小把頭。他仗着吳大把頭的勢力，常常干些不拉人屎的事，大家對他都很憤恨，可誰也不願理他這泡臭狗屎。他認為楊寶山是個“國事犯”，好欺侮，就在楊寶山面前充大尾巴草雞，人五人六的指手划腳，亂支配一通。楊寶山被他氣得肚子早就發脹。已經下班了，他還不讓楊寶山上井，硬讓楊寶山再去推車。楊寶山哪裡會聽他這一套。兩個人三言兩語就說岔了，他想揍楊寶山一頓，抖抖威風。哪知一交手，就被楊寶山摔了一個四叉朝天，雷公拳頭窩心腳，沒頭沒臉，把他打得個落花流水，不亦樂乎。

“溜溝子”哭喪着臉，把他被打的事，加油加醋、有枝有葉的，在他表兄吳大把頭面前，告了楊寶山一狀。吳大把頭琢磨一時說：“他要是我手下的工人，想找个碴弄死他，還不像碾個螞蟻，可他是皇軍管理所的‘國事犯’，是臨時派到咱

們这段来的，你馬上把他无缘无故的弄死，万一皇軍来問，还不好交代呢。”“溜沟子”說：“那么，我这回挨，就白挨了？其实呢，我挨頓揍倒没什么，不过那楊宝山揍我，就是往你脸上抹屎。”吳大把头說：“这层我懂得，你讓我想想法儿。”他摇头摆尾的想了一时，猛把桌子一拍，說：“有了！就这么办！看我湯不漏，水不漏的治他，讓他小子死了还蒙在鼓里。”“溜沟子”說：“你的高招，讓我听听。”吳大把头笑了笑說：“明天下井，你就知道了。”“溜沟子”也就沒再細問，便兴高采烈而去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工人們剛到了掌子面，吳大把头便和楊宝山說：“我知道你是矿下的老行家，什么都拿得起来。咱們都是門儿里人，不說外話。你知道井下运煤，这事很重要……”楊宝山不容他說完，便道：“你是想讓我去推車？明着告訴你說，我不干。我是从‘国事犯’管理所調到你七段当支柱工的，你要沒活做，我就回到掌子头，还打我那鐘去。”吳大把头笑着說：“你放心，我不是讓你去推車，是讓你去坐車。”楊宝山說：“坐車？坐什么車？”吳大把头說：“我們七段有个大青驢子，我想交給你去用。驢子一拉車，你不就坐上車了嗎？”楊宝山一听說，讓他去管驢子，心里不由得有点动，說：“那好吧。我就去試試。”吳大把头可怎么讓楊宝山去管大青驢子呢？原来这是一条毒計。正是：

自来腹劍最难窺，笑里藏刀心太黑；
設計害人凭口蜜，狼心狗肺假慈悲。

第十九回 显本領井下馴恶畜 寻嫌隙人前丢奇丑

却說七段的那个大青騾子，野性难馴，見了人就像猛兽一般，又踢又咬。自弄到井下以后，曾有好几个工人，不是被他咬伤，便是被他踢死。因此，人人提起这个騾子，便都胆战心惊，見了它就远远的躲开。除了喂它的人以外，誰也不敢随便着手用它。再說井下地方狭窄，不比在地面上管教野性騾馬那么容易。所以这个騾子在井下，一天也沒有順順当当的干活。后来，干脆就养在井下的馬圈里，沒人再来动它了。

吳大把头叫楊宝山去管理这个大青騾子的用意，就是想借这个大青騾子，把楊宝山踢死。七段的工人听了这件事，都替楊宝山捏一把汗。可是誰也不敢明着和楊宝山說清这个阴謀，只是暗暗的告訴楊宝山說：“这騾子野性太大，你撫弄它，可千万别大意。”其实，楊宝山也早猜到了这里大有文章。可是他心里說：“我从小就放牲口，野性的畜生也見過一些，我就不信，有摆弄不了的畜牲。人既然有两只手，总是能制服畜生的。”再說楊宝山从小劳动，他对牲口非常喜欢，也頗知道些牲口特性，和怎样管教牲口的方法。这

些年离开了农村，再沒有摆弄牲口的机会。所以这次吳大把头讓他去管理那个大青騾子，在吳大把头來說，是設下陷阱害人；可是对楊宝山來說，却正是歪打正着，投其所好。

楊宝山拿了鞭子和“嚼口”，来到井下馬圈，見那个大青騾子，长得真是膘滿毛順，屁股滾圓，身高約有五尺，头尾長約八尺有余，确是一个蒙古种的好騾子。那騾子一見生人，便抬起头，豎起耳朵，猛把屁股一掉。楊宝山一看这騾子的行动，就知道它要踢人。他赶忙往旁一閃，那騾子果然飞起后腿，噹噹噹一連就是三下。楊宝山趁它緩气的工夫，一步躡上前去，掄起皮鞭，照着那騾子的前腿，啪啪啪就是几下。因为騾子靠着前腿下腹的地方，毛最少，皮最薄，筋最多，肉最嫩，打起来又痛又麻，所以騾子最怕打这块地方。楊宝山几鞭子下去后，就把那騾子打得渾身顫抖。这时，楊宝山便上前提那騾子的耳朵，好給它带上“嚼口”，不料那騾子把头猛一甩，就把楊宝山拨拉了一个大栽歪。亏得后边有墙挡着，否則就摔倒了。那騾子张开大嘴，又向楊宝山咬来。楊宝山手急眼快，照着那騾子腮帮子，哐哐哐又打了三拳，就把那騾子打得低下了头。他急忙用两手把“嚼口”往那騾子的嘴上一兜，用劲往上一提，就将“嚼口”給那騾子戴上了。俗語說得好：“牛怕穿鼻，羊怕杀，騾馬就怕嚼口拉”，“嚼口”一戴上，再野性的畜生，也沒有什么咒好念了。楊宝山用力一拉，說了一声“走！”那騾子低了低头，就乖乖的被他拉出了那馬圈。

楊宝山馴服了那大青騾子，就将吳大把头的害人阴谋

打破了。大家都非常痛快。楊宝山就天天用这騾子，駕着一挂煤車，他跨在車沿上，来往运煤。这一来，他这活儿要和那些推車的工人相比，倒显得輕省多了。吳大把头看見这种情况，非常憋气，就又想辦法，找碴兒，来整治楊宝山。

过了些日子，又正赶上日寇的“勤劳奉仕”报国日，井下大量“追煤”，掌子面上給楊宝山装煤車，已經装得超了重，还不住手，楊宝山拦也拦不住。路上，楊宝山惟恐出差錯，不敢快走。哪知走到一个岔道的地方，那路軌年久失修，被重車一压就变了形，四輛煤車失了重心，整个翻倒地下。这一翻不要紧，路也坏了，車也扁了，煤也洒了，騾子也伤了，运煤大巷也給堵塞了。遇見这种情况，一时很难恢复正常秩序，車輛越来越多，前拥后挤。煤一时运不出去，井口的絞車一停，掌子面的煤炭一堆，井下的生产就“住轆干哇”了。

井上的日寇見井口不出煤了，就急派吳大把头带着矿警下井去检查，看看是不是“暗八路”，又来破坏“勤劳奉仕”报国日。吳大把头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扯着他那“大喇叭”嗓子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今天是效劳皇軍的报国日，是誰鬧的这样？我看他有几个脑袋！大概是活膩煩了吧？”吵吵嚷嚷就来到了翻車的地方。一看，楊宝山正在那里修理鉄道，有很多工人帮助他，人人都累得滿头大汗。吳大把头一了解，这漏子是楊宝山捅的，当时又勾起了他陷害楊宝山的心事，眼睛更紅起来。心說：“这可真是‘天从人願’，我正找不到你的碴口，不想你灯蛾扑火，自投死路，看你小子这回怎么說！”他不慌不忙，走到楊宝山跟前，用脚輕輕拨拉拨拉楊宝山

說：“起来，起来。”楊宝山回头看着他說：“怎么？这道不修了？”吳大把頭說：“叫你起来，你就起来！”楊宝山說：“起来就起来，看你怎么样。”

吳大把頭覺得他帶了几个矿警，更像如虎生翼，想借这个机会，公报私仇，把楊宝山狠狠的整治一下，好在他其他工人面前，逞逞威风。这“杀鸡給猴儿看”，也是他一向欺压工人的一种卑劣手段。

他看楊宝山滿不在乎，并沒把他放在眼里，登时把脸往下一沉，装着洋腔說：“你可知道，你本来就是個‘国事犯’？今天又故意搗乱，成心破坏皇軍的‘勤劳奉仕’，你还想活不想活？”楊宝山用眼睛楞了他一下，說：“你凭着哪条，說我成心破坏？你刚一路蹶子一路屁的跑到这儿，就血口噴人！我告訴你，我楊宝山走南闖北，死也死过几回了，像你这样的，我也見過几个，我看你这小河沟子，浪头再大，也翻不了船！”吳大把頭說：“我說你破坏，你就是破坏；你說我翻不了船，今天我就要翻給你看看！”楊宝山冷笑一声說：“好哇，你翻一个給我瞧瞧。”吳大把頭說：“好！倒看看你是张三，还是李四！硬到底的那才是好汉哪！”一揮手，向身后那几个矿警說：“先把他給我捆上再說！”

那几个矿警答应一声，拥上来正要动手，哪知很多工人，見吳大把頭欺人太甚，又想到楊宝山素日帮助大家的好处，便都打抱不平，一吶喊，就把楊宝山維護起来。吳大把頭見工人們都帮助楊宝山說話，便指揮矿警說：“誰不服就綁誰！不服綁的給我打，打坏了由我負責！”几个矿警听吳

大把頭讓他們打，他們就掄開木棒，亂打工人。工人們被迫無奈，吆喝一聲，說：“打，咱們就打吧！”便向那幾個礦警沖去。那些礦警見形勢不妙，扔下棒子，撒開狗腿，抱頭鼠竄而逃。吳大把頭一看礦警們都狼狽逃走，立時威風掃地，也想溜之大吉。楊寶山心里那團無名之火，早已按捺不住，哪里容他輕易脫逃，上前一把將他抓住，也不管他鼻涕眼淚一大把，哀告連聲，就上邊拳頭下邊腳，像打落水狗一般，痛痛的揍了他一通，直打得他鼻青臉腫，胆碎魂飛，趴在地下耍起狗熊，大家才一哄而散。

再說那幾個礦警，如喪家之犬，漏網之魚，丟魂落魄，跌跌撞撞，逃回了日本警察所。一進門連聲叫喊：“工人反了，反了！井下‘八路猴子’大大的有。”把他們在井下被工人包圍痛打的事，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的說了一遍。那日本鬼子一聽，也不知這時井下到底有沒有八路軍，哪里敢下井去。便調兵遣將，將井口里外三層，包圍了個水泄不通。

敵人在井口上，張羅布網這麼一鬧騰，消息立刻傳到了井下，大家都替楊寶山等人，揪着一顆心，勸他們暫時不要上井。可是不上去，終久不是個良策。楊寶山想：“日寇捉不到我，就會收拾大家，豈不是給大家帶來了更大的禍患？”想到這裡，他便对大家說：“看來，禍既闖出來了，可又躲到哪裡去？鬼子把我抓住，頂了天，也不過是一個死，還能怎樣？”說着，他便坦然挺身，隨着大家乘上罐籠，一同上井。

罐籠升到井口，還沒拉開門，日本兵便舉槍下令，讓罐籠停住，然後將鐵柵欄拉一個縫，一個一個的往出放人，進

行检查。检查几罐之后,就由被打的那几个矿警指点着,捉走了一些工人。楊宝山乘坐的那个罐籠,刚到井口,日本兵一見罐內有个工人,头上留着一圈头发,便看出是楊宝山。等楊宝山从罐內往外一迈步,早有两把刺刀,逼近他的胸口,喝道:“不准动!”几个矿警从旁一拥而上,七手八脚,將楊宝山綁架而去。

唉!在当时日寇鉄蹄践踏下的淪陷地区,哪有什么公理好講。楊宝山等一些工人,被日寇如狼似虎綁架到警察所后,不問青紅皂白,便是一頓非刑拷打,有的当即被打成了残废,有的被活活打死;对那些还活着有口气的,最后往原处一送,便算了了这件公案。

楊宝山总算沒有被打死,又被送回“国事犯”集中营,只是已被打得遍体鳞伤,渾身上下无一好处,虽然沒有伤筋动骨,打到要害,但因伤势过重,一时也难行动。亏得同屋的难友,想尽办法,尽量的维护他,照顾他,問冷問热,端吃端喝。一直过了一两个月,他的伤势才逐渐平复。不料,前些年他在包头、大同等地,因受日寇长久折磨得下的便血症,这时又复发了;病势比前几次,来得又急又猛。俗語說“鉄汉子都怕三泡稀屎”,何况楊宝山此时吃不得吃,喝不得喝,絲毫得不到一点医疗,怎經得住整天整夜的大量便血?不多日子,他便病得皮包骨头,奄奄一息了。許多难友看着他,也都是干着急,再想不出任何好办法来搭救他。楊宝山万分悲痛,对大家說:“兄弟、哥哥們,我楊宝山經過了多少回死,有好几次,都是无意中讓八路軍給救活了,可是到現

在，我还没有看见一回我这个救命恩人。如今眼看我是熬不过去了。我死不可怕，只希望将来有朝一日，大家能替我报这深仇大恨，见了我那恩人八路军替我谢谢他们。”说完，泪如雨下。大家心里也十分难受，尽用些宽心言语安慰他，劝他安心养病，不要想的过多。正是：

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话说杨宝山正处在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境地，忽然传来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好消息。

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经过八年艰苦奋斗，终于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打垮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寇宣布了无条件投降那天，杨宝山这才拖着病弱的身体和许多受尽苦难的同胞一起，从井陘日寇集中营里走了出来。正是：

人民力量大无边，帝国主义貌庞然，
外强中干纸老虎，不堪人民一铁拳；
抗战全凭党领导，万苦千难只等闲，
杀败日本侵略者，还我祖国锦江山。

且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八年抗战，日寇投降。那躲在四川峨嵋山上的蒋介石，一向干着假抗日真反共的卖国勾当，这时一看日本投降，便靠着他不老子美帝国主义的

飞机、軍艦，調动千軍万馬，日夜兼程，向淪陷区开进，侵吞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。淪陷区的广大人民，刚刚結束了日寇鉄蹄下的悲惨命运，却又遭受到蔣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混为一体的双料的残酷鎮压和剝削，陷入新的灾难。

单說楊宝山从日寇井陘集中营出来以后，又回到了門头沟，心中不胜高兴，觉得抗战胜利了，中国工人受了日本鬼子这么多年的压迫剝削，这回可該順順气了。哪知回来一看，那国民党的天下，仍是換湯不換药，門头沟各个煤矿，除了原来那些日本鬼子換成了国民党接收大員之外，其他大小汉奸，封建把头，搖身一变，又都成了国民党的爪牙，依然耀武揚威、横行霸道，騎在工人头上，拉屎撒尿，无恶不作。那国民党的衙門，更是捐稅百出，横征暴斂，真是“拉屎撒尿都有稅，只有放屁不上捐”，把工人血汗快要榨干了。沒出多久，楊宝山就大失所望，觉得出生入死，苦熬岁月，到头来还是空欢喜一場。正是：

八年苦度到而今，胜利果实被賊吞，
汉奸把头搖身变，工人依旧未翻身。

第二十回 明灯指路工人觉醒 全国解放旭日升天

却說楊宝山回到門头沟，閑了不久，就又到中兴煤矿当了工人。同时又有朋友給他介紹了一个老婆，他从此总算有了家室。在那旧社会里，一个矿工有了家，哪会像今天这样的幸福？有了家，負担就更重，生活就更成問題了。楊宝山为了能够多掙一点工資，好讓老婆吃上一頓飽飯，便带上一点生白薯当干粮，下了井就連軸轉，一干就是十几天，也不上井，餓了就吃一口生白薯，困了就找个杓晃一迷糊，就是这样拚死拚活的卖力气，也还填不飽两个人的肚子。

一天，楊宝山刚完了活，累得渾身无力，躺在一个矿車旁边就睡着了。忽听有人在他身边輕輕喚着：“醒一醒，醒一醒！”楊宝山睜眼一看，这个叫他的人，也是个矿工，但他和这人并不認識。那人非常和气的問他：“老弟，睡在这里不凉嗎？咱們工人就凭着这条身子吃飯，要把身子弄坏了，可什么也都完了。我見你天天在井下打連班，井下活儿这样累，空气又这样的坏，日子长了，可怎么行呢？”楊宝山听了，觉得这人說話，通情达理，对人如此关心，很受感动，便长叹一声，說：“大哥，你說的这些个，我也知道，可是为了全

家吃飯，不这么干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那人說：“是啊，我听旁人說，你是个老工人，你这样干，一天能掙多少錢？”楊宝山說：“大哥，咱工人掙錢的情形，你还不了解？莫非你才到这儿来？”那人說：“对。过去我沒干过这行，是才来不久。”楊宝山說：“大家掙的錢，也不一样……”那人說：“就說老弟你吧。”楊宝山說：“我呀，这可不是吹，在工人里面，还是拿头一份的。像拿我这样工錢的，全矿也沒有多少。干一班，就拿二百万法币；可惜，这二百万法币要拿去买粮食，却只能买斤半杂和面，刚够我們两口子塞牙縫的。”那人說：“这生活，是够苦的。可我問你，你一天能挖多少煤？”楊宝山說：“少說，也有两吨。”那人說：“是啊，一吨煤可以換多少粮食？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楊宝山說：“咱沒算过这笔賬，不大清楚，反正比我掙的多得多了。”那人說：“我来到这儿以后，倒是算过这笔賬，一吨煤，至少可以換二百斤粮食。你一班就能挖两吨煤，再連一个班，就是四吨，滿打把这生产上的一切本錢都刨去，說破了天，我看也用不了一半。这笔賬你算过来了沒有？”楊宝山說：“大哥，你在賬房当过先生吧？你对賬碼倒很清楚。”那人摇头說：“賬房先生，我沒干过，算賬我可会算。你說，你一天卖的力气，能值这么多粮食，可是你所得的只是那么一点，那些粮食都上哪里去了？”

楊宝山听了这番話，心里琢磨了好大半天，才說：“这还用問嗎？都讓人家开矿的資本家賺去了唄。”那人笑了笑說：“老弟，你能想通这一点就行了。再說，資本家也不下井挖煤，煤是咱們挖出来的，錢是咱們賺的，可是咱們工人却

整天挨餓！咱們管資本家要求要求，讓他們給咱們長工錢，難道還不是天經地義、合情合理的事情嗎？”楊宝山遲疑了一下說：“長工錢，倒是好事，可是資本家，也不是那么好說話的，你一要求，人家就給你長啦？”那人說：“一個人要求當然不行，大家一齊要求，全礦的工人，上上下下，都來要求，我看這就有力量了。你說是不？”

說到這里，楊宝山也高興起來，說：“人多力量大，這事我可清楚。想當年，我們在包頭鬧暴動，就是因為人多，大家一吆喝，連日本鬼子都給吓着了。大哥，你今天說的這話，真說到我的心縫里了。我听了，渾身上下都感覺到舒坦，簡直比喝兩碗蜜還甜呢。”那人見楊宝山興奮起來，便說：“老弟，咱們今天的話，就說到這兒，你不妨多想想，也可以和熟人聊一聊，听听大家的意見，以後咱們找機會再談。”

楊宝山問道：“大哥，你在哪個掌子頭干活？有時間，我找你去。說了這麼半天的話，還沒有問你貴姓大名呢。”那人說：“我姓張，以後見了面，你就叫我老張好了。我有時候不下井，你找我不方便。以後，我有時間就來找你。”

老張走后，楊宝山越想越覺得這人說的話有道理，句句話都照亮了他的心，开了他的腦子。他心里想：“這人一定很有來頭；要多跟他近乎近乎，向他討教討教。”從此楊宝山就和這個老張，一天比一天接近起來。正是：

老張一席話，猶如指路燈；
階級壓迫在，工人要鬥爭。

这个老张原来是我党一位地下党员，当时被我党派到門头沟做工人工作。楊宝山自从和他認識以后，不断的得到他的启发，阶级觉悟就漸漸的提高了。每次楊宝山和他談了話以后，就将他說的話，再暗暗地向旁人宣传。就这样，一传俩，俩传仨，亲戚找朋友，朋友找同事，大家越串連越广泛，越广泛团結的人就越多。經過老张同志細致深入的工作，不断的利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，給大家进行团結斗争的阶级教育。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酝酿和組織，中兴矿的全体工人，就举行了大罢工。举出楊宝山等七人作代表，向资本家談判，要求增加工資；每天每人下一个班，要发七斤半粮食。第一次交涉后，资本家不但沒有答应，反而派出狗腿子，四处向工人威胁、利誘，企图破坏工人的团結。他們向工人代表說：“只要你們能領着工人复工，要錢有錢，要官有官，要房子有房子。如果跟着共产党再瞎鬧下去，可要小心你們的脑袋。”工人代表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也坚决回答：“我們要增加全体工人的工資。你們一天不答应，我們就一天不复工！我們什么都不怕！”

工人們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，軟硬不吃，去和资本家斗争时，講道理，有力量，有节制，行动統一，秩序良好。资本家害怕了，最后被迫答应了工人們罢工的全部条件。工人們这才按着計劃复了工。正是：

恶浪滔滔逆水船，党是舵手掌罗盘；
縱使礁多滩又险，揚帆冲过万重山。

中兴矿的资本家，一方面在罢工工人浩大声势的面前，被迫表面低头；另一方面他们却暗中勾结国民党反动派，指使门头沟伪警备队，逮捕了七个地下共产党员。杨宝山这时，虽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，可是他在罢工时作代表，伪警备队误认他也是个地下党员，就连他也一齐逮捕了。

伪警备队捕到这些地下党员后，连夜分头审讯，逼着这些人供出门头沟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，用尽非刑拷打。可是这些人都坚贞不屈，伪警备队什么也没得到。

伪警备队的大队长杨士诚，知道杨宝山是个矿工，他想那些人不好办，要对付一个穷工人，只要给他点甜头，大概就可以把他收买过来了。

一天晚上，杨士诚在伪警备队的大队部，请来了门头沟国民党党部书记长、伪缉察处的特务队长，设下了一个审判公堂。他们事先就说好了，有的当红脸，有的当黑脸，弄好圈套，一齐审讯杨宝山。

单说杨宝山，在他被捕以后，党就通过关系，告诉杨宝山，让他坚持。他也向党表示了决心，决不丢工人的脸。杨士诚他们，将杨宝山五花大绑，带到公堂。杨士诚一见杨宝山来了，立刻就站起来，笑嘻嘻的说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把你也逮来了？误会，误会！”说着，就命令伪刑警，给杨宝山松绑，又请杨宝山坐下。杨宝山往室内四周一看，见墙上地下，摆满了各种刑具，地当中放着一架老虎凳，墙犄角放着一个大火盆，里面火苗融融，上面烧着两把铁烙铁。这分明是故意摆下的一个阵势。杨宝山说：“你们无原无故，把

我逮捕了，今天又綁我到這兒來，這有什麼誤會？我一個工人，只知道勞動吃飯，到底犯了哪一條罪？”楊士誠忙陪笑說：“我們把你請到這兒來，是想跟你談談。我們也知道你沒有什麼罪，只要咱們能把話講通了，無論什麼重大的事情，也都可以一筆勾銷。我看你在門頭溝，混了這麼多年，也還沒弄上個家底。小弟這方面，很需要人幫忙，只要你願意干，以後咱們大家，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。你看怎樣？”那偽書記長也說：“楊大隊長這面子，給的真不小哇！啊？我看你應該迷途知返了吧？”那特務隊長把手里的盒子槍，往桌子上一放，說：“楊寶山，我先告訴你：你要敢在這兒逞刁耍賴，你看見了吧？要鞭子有鞭子，要棍子有棍子，要還覺着這些不夠味兒呢？老虎凳，鉄烙鉄，都給你準備好了，愛吃哪樣吃哪樣！”

楊士誠趕忙攔那特務隊長，說：“別這麼樣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有話好說。我看還是我來跟寶山兄弟商量，大家都先別起急。”楊寶山說：“你們要我說什麼？我沒有犯罪，你們无故逮人是犯法！什麼棍子、鞭子、老虎凳、鉄烙鉄，我楊寶山見着過，這吓不倒我！”楊士誠說：“是啊，我們知道寶山兄弟是條漢子，可是你也別太激動，商量事情嘛！”略停，又說：“我們主要想問問你，這門頭溝到底誰是共產黨？和你一起被捕的那些人，他們是不是共產黨？就是這麼幾句話，你說了，咱們就成了朋友了，你要走，馬上請便。”

楊寶山冷笑一聲，說：“你問這個呀？”那偽書記長說：“對，對，就是問這個。”楊寶山猛的往起一站，大聲說道：“不

知道！”楊士誠說：“你別這麼大火，不說，等一會後悔了，可就遲了。”楊寶山說：“有什麼後悔的？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！由你們看着辦！”那特務隊長把眼一瞪，把桌子一拍，說：“你再敢說三個不知道！”楊寶山把頭一昂，啐了一口，說：“別說三個，就是十個八個也不費難！你們听着，不知道！不知道！不知道！……”那特務隊長順手拿起槍來說：“住口！你再說，我槍斃了你！”楊寶山說：“你敢！”

這時，楊士誠也把臉往下一沉，說：“我看你敬酒不吃吃罰酒！那就讓你知道知道厲害！”便高喊偽刑警進來上刑。楊寶山想：“反正是這麼着了，老老實實讓他們上刑也是受苦，倒不如先下手為強。”想到這裡，他一回身，順手抄起那把椅子，就猛向楊士誠打去。楊士誠一閃頭，那椅子打在牆上，“叭噠”一聲，打了個四分五裂。那偽書記長一看不妙，站起來往外就跑。兩個偽刑警沖到屋裡，想把楊寶山抓住，哪知被楊寶山猛用兩臂，往後一擋，就把兩個偽刑警推倒在地。楊寶山一時也抓不到什麼得手的傢伙，看見地下有根大鐵條，正想彎腰去撿，冷不防楊士誠窺將過來，舉起手裡的盒子槍把，向着楊寶山的腦袋，狠狠的打下去，立時將楊寶山打昏。這時，十幾個偽警備隊員，一齊擁到屋裡，將楊寶山捆綁起來。楊士誠下令，將楊寶山吊在房梁上，邊打邊問。打死一回，又用冷水噴活一回，活了再問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誰是共產黨？”楊寶山還是一口咬定：“不知道！”就這樣整整的打了一夜。

從這以後，偽警備隊又審訊了楊寶山好幾次，每次都動

了很重的刑法，可是他們从楊宝山的嘴里，什么也沒問出来。他們硬說楊宝山是共产党，可是又抓不到什么証据。这时門头沟的地下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，多方設法，最后終于把这些被捕的同志，从魔爪下救了出来。

時間不久，便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年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門头沟。从此，門头沟的矿工，就从旧矿山的奴隶，变成人民矿山的主人翁了。正是：

旭日东升滿地春，山呼震破九霄云；
大山三座齐崩潰，奴隶翻身作主人。

第二十一回 庆翻身光荣当模范 重安全下井查隐患

話說一九四八年年底，門头沟解放后，楊宝山又回到了中兴煤矿，被党提拔，做了井下的采煤班长。这时全国还没有解放，党号召工人努力增加生产，支援解放战争。他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阶级觉悟不断提高，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带动全班工人，革新技术，改进操作方法，使全班成为当时全矿采煤量最高的一个班。

那时，矿工在井下采煤，还是用打眼放炮、手工操作的旧法子，劳动力费得不少，产量可不怎样高。一般的说来，每人每班的产量，按规定，采够了装零点六吨的车一车半煤，就算达到了定额。如果能采够两车煤，那就很不容易了。可是楊宝山领导的那个采煤班，由于他和工人一起，运用多年井下采煤的经验，改进了打眼放炮的办法，不光给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炮药和材料，而且把产量提高到每班每人平均四车半煤，大大的超过了当时矿上的生产指标。

有一次，楊宝山在井下采煤掌子上，和一个工人一同打眼，楊宝山说：“兄弟，我给你把钎子，你来抡锤。”抡锤的那个工人，因到矿上工作不久，技术还不太熟练，打钎子打得

不是地方。楊宝山正想指点他一下，不料那工人一錘掄来，从钎子上滑了下去。幸亏楊宝山有經驗，手急眼快，一看那錘子飞来，两手把钎子一撒，急忙往旁一閃。那錘順他的脸上擦了一下，登时就被擦得鼻青脸肿，吓得那个工人楞在那里不知怎样是好。掌子面上的工人見出了事，都围过来，异口同声地問：“老楊怎么样？”楊宝山蹲在地上，沉靜一时，緩了緩气，站起来說：“沒什么，大家不要耽誤工作，这一点伤算啥，过一会就好了。”說着他又把起钎子，和那工人說：“兄弟再来！”那工人說：“班长，我扶着你到井上，找医生看看吧。”楊宝山摇摇头說：“下了班再看也不晚。解放軍在前綫作战，受了伤都不下火綫，要繼續消灭敌人。我受了这点伤，就放下工作不干，还怎能响应党的号召呢？”那工人听了，非常感动。楊宝山一直坚持到下班，才和工人們一齐上井来。

楊宝山到了医务所，經過医生检查，給他上了药，囑咐他要休息一个星期，等肿消了才能再下井。他听了这话，心里想：“井下生产这么紧张，我这个当班长的若是歇了工，全班的生产任务就要受影响。我能坚持，就应该坚持，無論如何也不能歇班。”

第二天，到了上班的时间，楊宝山一分不誤的又来了。大家見他来上班，一齐說：“怎么？班长你又来了？看，你脸还肿着，还是歇两班吧！井底下也不在乎少你一个人哪！咱們这么大的矿，一天少出两吨煤，又有什么关系？”楊宝山說：“話可不能这样說！我們多出一吨煤，就可以多开动一

架机器，也就是直接的支援了解放战争。现在矿山是我们矿工当家作主啦，受这么一点伤就歇工，哪里还像个主人的样子呢？”大家听了，都很感动，齐说：“好！班长既然能够带伤上‘火线’，我们也齐心保证加劲出煤！”结果，在杨宝山的带动下，他这一班又把每天四车半的产量提高了一车。

杨宝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，阶级觉悟不断提高，一九四九年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。他由于在生产上忘我的积极劳动，创造了不少的优良成绩。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，被选为全矿的特等劳动模范，出席了北京市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。以后，又屡次被评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。后来，党又把他送到煤炭部秦皇岛煤矿工业学校，学习技术、文化，使他既有了实际的劳动知识，又有了一般的文化知识，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矿工。

且说全国解放后，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，我国矿山的整个面貌就从根本上改变了。矿工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和改善。像杨宝山最初来到门头沟背煤时，下的那种用土法开采，又黑，又脏，又险，又怕，巷道狭窄，空气稀薄的小煤窑，国家早已下令，全部取消，禁止开采了。

说到全国各大煤矿，无论是新开建的矿井，还是经过扩充和改造的老矿井，都根据我国地质煤层的特点，首先从采煤方法上，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；废弃了那种适合

帝国主义掠夺煤炭，又落后，又野蛮，又危险的“高落式”的采煤方法；实行了那种达到保护国家资源，又先进，又合理，又平安的“长壁后退式”的采煤方法。矿底下的各工种，无论掘进、采煤、运输……绝大部分都机械化了。从井底下的采煤掌子，到地面上装运火车，都由康拜因、割煤机、电溜子、皮带机、电机车、电镐车……好像流水一般，连成了一套机械作业线。前面故事里曾说过的，矿工们在井下劳动，人推车，人拖筐，人刨煤，人背煤，牲畜运输……奴隶式的生产方式，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陈迹，一去永不复返了。

煤矿因为是地下作业，所以国家对矿工们的劳动保护，特别注意。在矿井里不管多么深，由于有良好的机械通风设备，矿工们在井下劳动，随时可以呼吸到足够的新鲜空气。凡是那煤尘散发，瓦斯浓重的地方，都有洒水除尘的装置。主要巷道又宽又高，电灯通明。京西门头沟煤矿的巷道，由于煤层硬、瓦斯少，还安了一排排日光灯。石壁两侧，刷得雪白；双轨电车，往来如织。人们走在那里清风扑面，精神焕发，简直没有一点在地底下的感觉。每个矿工，都是头戴安全帽，上插保险灯，身穿工作服，足登胶皮靴，气魄威武，风姿豪迈。今天的矿下，因为有了通风、防水、防火等许许多多的安全设备，就使过去常常发生的自然事故，基本上可以防止了。至于矿工们的生活福利设施，像什么家属住宅、单身宿舍、电影院、文化宫、图书馆、体育场、澡塘、饭厅、学校、医院……国家都拨出了大批款项，建设得应有尽有。正是：

矿山今日屬人民，井架高聳入青雲，
巷道条条如蛛网，銀灯閃閃似魚鱗，
技术革新常常有，机械安装样样新。
朝氣蓬勃大跃进，車如流水运烏金。

单說楊宝山那采煤班，由于忠实地执行了党号召的安全生产的伟大方針，不光月月增产，年年完成国家任务，而且几年来都沒有出过重大事故。讀者看了前边的故事，都会深深的体会到，在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，矿工的生命是最沒有保障的。楊宝山从十岁到門头沟下窑背煤，在旧矿山二十年来，不知看見多少工人弟兄被活活地夺去了生命。而他自己在艰苦掙扎中，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，經過长期观察，对那矿底下发生的事实的規律，矿下地質的突然变化的特征和現象，摸索出了一套很有成效的經驗。解放后，他的这些經驗，更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党的重視。一九五五年，党就提拔他当了門头沟煤矿的安全检查員了。

說到矿山的安全检查这种事情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。解放后，国家为了保护广大矿工的生命安全，对于矿山生产，定出了极为严格細致的“保安規程”，工人們在矿下采煤，必須在安全的条件保护下面，才能进行生产。凡是在不安全的条件下面进行生产的，就叫“冒险作业”；“冒险作业”，是国家法律絕對不准許的。那做安全检查工作的人，就是要时时刻刻严格执行国家的“保安規程”。这一工作，

既要對礦上的生產任務負責，又要對礦工的生命安全負責。有時候當生產和安全發生了矛盾，就得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，根據客觀的實際情況，當機立斷，一絲不苟，作出合理的決定，必要時甚至停止生產。因此，做這種工作的人，既要有豐富的生產經驗和熟練的技術，又要能夠堅持原則，堅持制度，敢於鬥爭，敢於負責，這才能把這項工作做好。

楊寶山擔任這項工作後，常常從思想上檢查自己，他想：“黨把這種保護工人生命的重大任務交給了我，我一定不辜負黨的希望。舊社會的礦山是只要煤不要人；新社會的礦山是安全第一。我們做這種工作的，就要全心全意地保護工人的生命安全，一點也馬虎不得。”楊寶山自當檢查員後聽黨的話，責任心很強，每次下井檢查，總是細看、細聽、細敲、細想，憑他多少年來在井下積累的实际經驗，認真判斷，一般都能做到個八九不離十。從一九五五年到現在，經過他的檢查，避免了的重大事故差不多總有十來起。

且說門頭溝煤礦，地下的水源特別大，平常日子，全仗着許多大水泵，一個勁兒地往外抽水，才能够進行生產。那井下的水，抽到地面上，就可以流成一條小河。萬一井下的機器出了毛病，井下的水就要衝出巷口，泛濫成災，把機器和人一齊淹沒。解放前，資本家解決這個問題，是只要機器不要人。他們在上下巷，修了兩道鐵閘門，遇見這種情況，就把閘門“咣當”往下一關，水被擋在巷道里流不出來，越積越多，裏面的空氣，就越來越少，挖煤的工人，被活活憋死的，淹死的，不知有多少。

門头沟煤矿刚恢复生产的时候，党就号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，从根本上解决。可是负责工程技术的人员，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好临时决定，在水来了的时候，就先放闸，把水堵住，然后再在闸外突击筑堰，堰筑好了，再开闸救人。

楊宝山知道了这个决定，他反复的考虑了一番，便去找矿上的领导，說：“这种做法，我不同意。”矿领导問：“为什么？”楊宝山說：“党号召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不是为了工人的安全嗎？”矿领导說：“是啊。”楊宝山說：“照这样做，工人还是不安全，我們就违背了党的意图了。”矿领导对楊宝山所提出来的意見，很是重視。听罢他的話，便問：“請你說一說理由，咱們研究研究，看怎样办好。”楊宝山想了想，說：“旧矿山是放了闸不管人，我們是放下闸来救人，虽說这种办法与过去根本不同，但我看这办法不大牢靠。因为巷道里的水多了，闸放下后，水涌着闸，闸就拉不开了。就算能拉开，万一筑堰的时间一长，堵在巷道里的工人，能受得了嗎？”矿领导一听，心說：“对呀！”便問：“那么，你有什么高招儿呢？”楊宝山說：“我有个办法，既可以不伤人，又可以保护机器，提出来，請领导上和技术人員研究研究，看看怎样？”矿领导說：“能有这样好的主意，那当然好了。請你說一說。”当下楊宝山就建議在巷道里用柱子打上硬撑，两边用木板一夹，再在木板中間填上黄土，筑一道土坝。有了土坝，水来了就可以不用再关闸门了。

矿领导把楊宝山的建議，拿到会上去討論，很多人都不

同意。大家都說：“水的力量大，一个土坝哪能挡得住？黄河的坝够多么结实，可是黄河的水一大，还照样冲垮呢！”楊宝山却摇摇头說：“我們不能这样硬比。水固然都是一样的水，但黄河水有浪头，河水被风一吹，卷起多高，河面又寬，我不会算，那水的力量当然很猛。可是井下水，不管怎么說，一来不会起浪头；二来巷道又窄；所以我覺得筑一道土坝，可以把水挡住。”大家虽覺得他这些話有些道理，可是心里还不怎么信服。

这問題爭論了很多次，一直沒有結論。矿领导把这个問題和楊宝山的意見，反映到矿务局党委，請党委决定。党委就支持楊宝山的建議，讓他亲自领导做試驗，并且鼓励說：“就是这次試驗失败了也不怕，因为一次不行有二次，二次再不行还有三次，只要能够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，多試驗几次，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决办法，是應該的。”有了局党委的支持，楊宝山的信心增加了百倍。經過試驗，大家亲眼看見，那水虽然涨到一米多深，却被那小小的土坝給挡住，倒轉水头，流向下面巷道去了。工人們都順着事先修好的棧道，平平安安的走出来，机器也沒有遭到絲毫的损坏，大家心里不胜佩服。有些工程技术人員說，“只凭理論，沒有实际經驗是不行的。楊宝山这个挡水的办法，真是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动的大課。”正是：

理論經驗两結合，創造革新办法多；
井下水患从根治，工人欢呼唱凱歌。

第二十二回 老煤塘亲身細勘探 新社会母子大团圓

話說楊宝山做安全检查工作的最大特点,就是勤查勤看,处处做到心中有数。平时他来到井下的工作面,如果发现哪里有发生隱形事故的危險,他就特別注意那里的情况变化;向老工人打听,同技术人員研究,認真調查周围的地質情况。他常常說:“‘明枪容易躲,暗箭最难防’——矿里边那些明摆着的事故,是没什么可怕的,最难办的,是对付那些隱形事故。对付隱形事故的窍门,完全凭一套死公式、死經驗是不行的,必須根据不同的情况,作出不同的判断,立即兴兵布陣,提前防止,不能等到大雨来了再抹房,临到渴了再挖井。事情发生了,再临时抱佛脚,或是作事后諸葛亮,那就晚了。”

有一次,楊宝山来到井下十九队的采煤掌,他凭着多年的采煤經驗,仔細观察了那掌子面上的煤样,他又經過調查,知道这掌子面的上边,是一片采空了煤的“老塘”,便断定上面一定有积水,認為再不积极采取紧急的措施,就会发生重大的“透水”事故。可是当时矿里,在这个掌子面上,并没有防水的設備,采煤的工人,也沒有注意到“透水”的問題。

楊宝山把这种情况，立刻向采区反映，讓赶快布置防水的措施。有个别的人，听了他的反映，認為論据不足，一进行防水的工作，就要耽誤生产，因此，沒有十分注意。楊宝山便亲自和工人們商量，首先把工作面的支柱加固，先加强了一点防水的措施，然后又警告工人們說：“你們的头上有水，工作时要十分小心。一看见有什么动静，就赶快撤到安全地带去。”工人对他的話倒是相信的，不过也認為就是有水，上面还有那么厚的頂板，一时恐怕还透不了。要透，也得过些时候。到那时，煤都采出去了，透不透，也就沒有多大的关系了。

楊宝山不同意采区对隱形事故那种拖拖拉拉的态度。他为了能够有力地說服大家，便从一个废巷道里，爬到上面那个“老塘”去作实地查看，看看那里到底有沒有积水，积多少水？为了保护大家的生命，他觉得自己應該深入“老塘”，实地查看。他在矿底下的道路熟，經驗多，胆既大，心又細，对于某些突然发生的事故，能够临机应变，有把握巡防。他进去一看，果然发现离下边工作面，只有一米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大水坑，里边的积水，估計最少有一百多立方米，这水要是一透，就会影响下面采煤的工人。

楊宝山經過亲身調查，如实反映了这种情况。采区这才迅速地进行了排水工作，避免了一次重大的“透水”事故。事后許多工人紛紛感謝楊宝山，說：“要不是你这次到‘老塘’检查，就可能造成事故。这次事故的避免都是你的功劳。”楊宝山很謙虛地說：“这是我應該尽的責任。你們應該

感謝黨。是黨把這安全檢查的光榮任務交給了我的，我若不時時刻刻地向那些隱形事故作鬥爭，又怎么能對得起黨的托付呢？”有人便問：“你又沒長着慧眼金睛，能看透石頭，你怎能知道石頭那邊有水呢？”楊寶山笑了笑說：“是啊，當然人的眼睛是不能看透石頭的，可是你要把道理琢磨透了，說眼睛能看透石頭，也未為不可。拿咱們門頭溝產的煤來說吧，靠水近和靠水遠的，它們的濕度就不一樣，我看到你們采的那個‘槽口’，煤不應該那樣濕，我又知道上邊是個‘老塘’，我就推想那‘老塘’里可能有積水了。這種道理很簡單，並不怎麼奧妙，只要我們平常日子多留心，多觀察，多研究，多向老工人學習，就能摸出個規律來。當然，再做些實地調查，對於問題的处理，那就更有把握了。”工人們听了楊寶山的話，都點頭稱贊不止。

楊寶山自從擔任了安全檢查員，工作成績不錯，不久，黨就提拔他作安全檢查科的副科長了。後來，又調他到西山采區，負責全面的安全檢查工作。

西山采區是一個獨立采區，全采區職工約有八百人，井下有十個生產隊，楊寶山工作的責任就越來越重了。由於他對工作有崇高的責任感，所以他當安全檢查科的副科長，就不是坐在辦公室里發號施令，只支配幹部去執行任務，而是親自動手，依然下井和工人們一起勞動，有了問題，就和大家商量，及時解決。他常說，凡不直接參加勞動，只听匯報，就難了解全面情況和關鍵問題，那樣就可能犯某些瞎指揮的毛病，給工作帶來損害。

工人們齊聲贊揚楊寶山說：“我們楊科長處理礦井下的事故，就像那看病的醫生，給人看病，診出病源，說出病情，開出藥方，還熱情幫助病人，認真負責，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礦井‘大夫’啊。”正是：

仔細觀察費苦心，事事方能找病因；
診出病源親下手，人間無病不回春。

楊寶山同志的家史，說到這裡，就算告一段落。關於他在解放後的模範事跡，本來還有不少，就不再一一詳述了。

親愛的讀者們，咱們在前邊說過，楊寶山的母親郭氏，那年帶着一兒兩女，從他們的老家逃往山西去了。後來如何？想你們一定很關心。那麼，我就簡略地交代一下。

且說郭氏順着河北通山西的大道，翻過太行山，逃到山西繁峙縣岩頭村。由於舉目無親，生活艱難，不久，便經人介紹，嫁給當地的一位老貧農陳世香了。從此，便在那裡安家落戶。

全國解放後，在舊社會被害得家破人亡、妻離子散的家庭，經過黨和政府的幫助，有許許多多又重新團圓了。楊寶山從十歲離家，就和家裡斷了聯繫，算來已有二十多年了。解放後，他多次給老家寄信，不是石沉大海，就是原信退回。他將這種情況，向領導一說，領導便給他假，讓他回去看看。

一九五一年春天，楊寶山回到涞源，路過白石山東溝，先找到了他的叔叔。原來他的叔叔，在日寇那年“大掃蕩”

以后，經過老乡亲們的救濟，总算沒死。他叔侄見了面，互相把分別以后的情况，从头到尾說了一遍。楊宝山这才知道，他父亲餓死在鸡道岭坡上的山神庙里；他母亲帶領他的弟弟、妹妹們，逃往山西去了。他便向他叔叔追問說：“您可知道，我媽他們逃到山西什么地方？我爹埋在哪里？”他叔叔說：“解放后才听人說，你媽他們，大概逃到山西繁峙县的岩头村落了戶，确实的地址，可不知道。你爹死后，就被人家埋在鸡道岭的坡下，你到那里一打听就清楚了。”

楊宝山来到鸡道岭，本想找到他父亲的坟，看上一看。哪知到村里，找到老人們一問，人家告訴他說：“在那日寇猖獗的年头，老乡亲誰也顧不了誰，你父亲死后，村里就把他埋在鸡道岭坡下一棵大核桃树底下了。当时因为埋得不深，又沒个棺材，夜里，也不知被什么野东西給扒出来拉走了。”楊宝山听后，不胜悲傷，覺得再去燕窝村，也沒什么打听的了，便轉回門头沟。

楊宝山由于沒有打听到母亲的下落，心里始終挂念着这件事，每想起来，便不愉快。一次，他和矿上的會計員閑談，知道这位會計員是山西繁峙人，他就說：“在抗日战争的时期，我母亲带着我弟弟、妹妹逃到你們繁峙去了。現在我想写封信，寄到那里，打听打听。”那會計員說：“繁峙县地方很大，又沒个准村庄，向哪里打听？”他便讓那會計員說一說，繁峙有些什么村庄。那會計員只將沿着大路的村名說了一些，最后說到岩头村。楊宝山一想：“我叔叔曾經說到过岩头村，我不妨就往岩头村写一封信，反正現在天下工农

是一家，各級人民政府总会帮着找人。岩头沒有，再向旁处写信。只要人在，就能找得着。”于是，他便写了一封信，說明他母亲的年岁、特征，和当时逃往山西的情形等等。

这封信寄到岩头村公所，村干部打开一看，見是找人的信，非常注意，每次开会，都把这信給大家念上一遍，讓大家想一想，村里有沒有这个人。因事隔久远，大家一时都沒有想起来。这一天，全村召开妇女会，村长又把那封信拿出来，向大家念了一遍，說：“这信寄到咱們村，已經二十多天了。咱村要是沒有这个人，我們明天就負責把这信轉到旁的村去，請人家再帮助查找。”

說来也真巧，恰好楊宝山的妹妹楊宝星，在这天也来开会。她听了那信上所說的情形，很像她家的事。便向村长說：“我的哥哥就叫楊宝山，我們就是从燕窝村逃来的。您把这封信讓我带回家去，給我媽念念，說不定就是我哥哥找我們的。”她回到家把这信一念，郭氏还没有听完，就泪流滿面地說：“唉！我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了多少年，盼来了共产党毛主席的天下，到底把我的儿子盼回来了！”說着，她便向貼在牆上的毛主席像，深深地拜了几拜。立刻便給楊宝山写了回信，他們母子、兄妹便团圓了。正是：

一唱雄鸡天下白，万里神州換人間；
剝削一去不复返，压迫已成历史篇。
千村高歌翻身曲，万戶齐呼解放天。
昔时处处工农恨，今日家家月儿圓。

